

蕉風

月刊

立天下之
心位
下
道
心



378



老梅 鍾正山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95/84.....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垚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
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
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目錄 · 目錄

論述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謝川成 2

短篇小說

黃昏昏黃 *向晚 10

他來自湖裡 *公羽介 16

遺傳 *荒野狼 19

多年後 *無眉 22

詩

相忘 *周清嘯 14

黑魔 *駱耀庭 15

早城 *蔡聯源 18

下午 *楊川 18

短片 *化拾 25

悲之旅 *唐珉 26

蜘蛛網 / 別 *蔡多泰 26

鈎 *傳承得 26

我坐在河源 *黃河影 26

散文

日子 *岸若 15

風向

沒有文化的沃土 *金在紋 21

憤怒的大多數 *童玉顏 21

風聲 *編輯室 27

專欄

無題 *黃潤岳 28

零仃洋上嘆零仃 *梅淑貞 30

長篇連載小說

紅塵 *鍾瑜 32

風箏 *諸家 47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號三七八期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試論小小說的特色

楔子

*謝川成

近一年來，我發覺本地的文學雜誌及報章副刊有兩個頗為值得大家注意的現象。首先，專欄文章或方塊文章在這一年內有如雨後春筍，比比皆是，到處可見（註一）。方塊文章的顯著增加對馬華文壇甚至整個華人社會不無影響，至於影響的程度則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在此只提不論。

另一個現象是，小小說（報短篇）的出現。蕉風月刊及報章文藝副刊刊登了不少小小說，而刊登的數量似乎有越來越多的傾向。

我覺得，小小說（或極短篇）的增加是自然現象。小小說極短，若處理成功，可讀性頗高。況且，現代讀者為了省時間，也較喜歡看短小精悍的文章，只須花幾分鐘就能讀完一篇作品。

不過，我們不要有一個錯覺，以為小小說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以前就沒有。其實，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小小說的產量也相當可觀。這些古典小小說，有些是神話，如「夸父追日」，「女媧補天」等，有些是先秦諸子的寓言故事，如孟子中的「齊人有一妻一妾」和「揠苗助長」，列子裡的「愚公移山」，韓非子裡的「守株待兔」，莊子裡的故事；有些則是鬼故事或軼事瑣說，如荀巨伯，孔文舉等，在『世說新語』裡多的是這類故事。這些故事，既有情節，人物鮮明，都是不錯的小小說。

（一）小小說的字數

小小說亦被稱為極短篇或微型小說。就篇幅而言，小說可分為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及小小說。小小說或極短篇，顧名思義，比短篇小說更短，字數可能只有幾百字而已。

外國一位作家愛渥德（Mered Elwood）把小小說分為四類，一是「濃縮的短篇」（Condensed Short），字數從一千八百字至二千左右；二是「普通小小說」（Regular Short），字數從九百至一千七百；三是小短篇（Shoriest），字數從七百至八百左右；四是花邊小說（Vignett），字數在六百字以內。

以上的分類乃根據字數的多少而定其類型。一般說來，小小說的字數是有限的，那麼，還是否意味小小說比較容易寫呢？

有一點我們必須要弄清楚，小小說並不是短篇小說的濃縮。它本身也是完整的有機體，除了擁有頭、尾及中腰三部份外，同時也具備一般小說的各種條件，如人物、情節等。小小說乃以最少的文字去呈現內涵，這內涵可以是大的，也可以是小的。簡言之，小小說不能像長篇小說那樣慢慢敘述，它着重呈現的是事件的關鍵性部份，旨在「以短短數百字讓讀者在瞥之下看到一幅生動的人生畫面，或聽到一個人物的真摯心聲，或感受到一份特殊的情緒，或領悟到一點可貴的真理。總之，只要作者的手段高妙，他就可以令讀者在最短暫的時間中，獲得一份最精美的精神享受。」

(二) 小小說的敘事觀點

所謂觀點，就是英文裡的 Point of View，意思是說，作者在寫小說的時候，他從誰的立場或地位來敘述故事，用誰的眼睛去觀察小說裡的事件。(註二)

最常見的幾種敘事觀點是：

(一)全知觀點 (The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

(二)第三人稱觀點

(三)第一人稱觀點

(四)客觀觀點

在運用全知觀點寫作時，小說作者是小說世界的主宰，他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換言之，作者的權力很大，也享有自由。他一直控制着所有事情的發展，他完全了解小說人物的外貌，內心世界及思想言行。他不僅懂得人物的現在，他也知道過去，甚至可以預測人物未來的命運。

初學者在用全知觀點時往往濫用了他的自由。因為過於自由，作者就毫不顧忌的從這個地方跳到另一個地方，從一個時間跳到另一個時間，情節的銜接過於突然，如果處理不當，將失之於沒有邏輯結構，故事發展不能令人滿意，不夠合情合理。另外，由於情節跳接得太快，讀者可能跟不上，他會覺得這只是作者的許多片斷經驗，因而傷害了小說的完整性。

我覺得，全知觀點比較適合用來寫情節複雜曲折，人物衆多的長篇。全知觀點不是不可用來寫小小說，我擔心的是，這種觀點的自由性會使作者不自覺的進入一個危險的境地，那就是，他只着重於告訴讀者他所知道的东西，而忘了把它呈現出來。所以我建議，初學者應盡量避免使用全知觀點，除非自己對所有觀點運用瞭如指掌，深切的知道各種觀點的長短處，否則的話，還是用其他的觀點來寫小小說較妥。

所謂第三人稱觀點即是從「他」的眼睛來看世界，而這個「他」可以是小說中最重要的角色，也可以是一位配角，但他與主角有密切的關係。

在採用第三人稱觀點時，作者的自由就大受限制。他並非什麼都知道，他只是通過「他」的觀點，把情節，故事，問題呈現出來。作者也可透過「他」的眼睛描寫其他人物，唯不能深入人物的精神狀態或心理活動。

凡是在小說裡用「我」來敘述故事的，便是用第一人稱寫成的作品。第一人稱有兩種，第一種，「我」是主角，是小說中最具關鍵性的人物；第二種，「我」只是個配角，「我」的所見所聞所說所想所為，不一定是重要的情節，但有烘托主要情節的作用。「我」雖不是主角，却與主角有密切關係，所以，他的出現或存在有時是爲了烘托主角的重要性及增強小說情節的戲劇性。

當「我」是主角時，我們會覺得作者在講他自己的故事，其實不然。我們應該分清楚小說作者和小說人物之間是有分別的，因此，「我」的故事不一定是作者的故事。

用第一人稱寫小小說的好處在於，他能予讀者以「親切」及「直接」的感覺，讀者也較易接受這樣的作品。我覺得，第一人稱非常適合用來寫小小說。

所謂客觀觀點，即作者只是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他只是敘述正在發生的一切事情，他只能報告，呈現，不能分析，更不能解釋。作者就好像一架錄影機，把具有代表性的情境錄起來，再向讀者展現，讓讀者自己借助於想像去猜測人物內心的狀況。

客觀觀點也適合用來寫小小說。小小說情節簡單，人物不多，篇幅短，可借用客觀事物的描寫去反映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

爲了方便討論，讓我們看看下面兩個例子：

家中小白豬失蹤之後，媽一直很氣惱。當初媽決定買這條白豬來貼補家用，爸嘮叨了半天，說了一大堆，媽氣不過了，咬牙用存了很久的私房錢買下。沒想到一時疏忽忘了關豬欄，居然給他逃跑了，媽爲此自怨自艾難過了幾天，媽的心情不好，家中靜下來，我和爸講話都得小聲小氣的。

一個多禮拜以後的一天，我在客廳，媽在廚房忙。突然，碰的一聲，爸撞開門衝進

來，「看，這是什麼！」爸兩手舉得高高的。

「小白豬！」我和媽同時大叫出聲來。爸把牠送到媽面前，邀功似的：「我在湖邊找到牠的時候，脖子上還套根繩子，可能是隣近小孩捉到了養著玩，玩膩了才放牠回來的。」

接過小豬，媽一遍又一遍地撫摸著牠滿是泥巴的頭，竟流下淚來。

爸走過去，一反平日粗聲粗氣，溫柔地輕攬她肩頭。媽臉有些紅，輕躲開爸的手，擦擦眼淚，掩飾的說：「我看看飯好了沒有。」

客廳裡只剩下我和爸，他把頭舒服的靠著椅背。我說：「爸，可惜這隻嫌小了點兒。」爸從椅子上跳了起來，震驚地瞪著我。我笑笑：「昨天我看到你去找古叔公的。」

「好傢伙！」爸一邊笑一邊摸口袋找烟，又頹然的搖搖頭：「我以為你媽“配給”我的烟錢裡東扣西扣好不容易才省下來的「私房錢」，這下倒好，得戒烟了。」

我走到廚房，媽在炒菜，「好大的油烟。」她撩起衣襟，擦拭一下眼睛。

「你爸和你說些什麼？」

「沒有」

「真的沒有？」

我心虛的垂下頭：「什麼也沒有。」

「大概是說這隻豬怎樣弄來的吧。」媽說「他也真傻，豬是我養的，怎麼會認不出來呢？」她彎腰摸摸小豬的頭，神采煥發，彷彿年輕了許多：「倒是我和你爸生活了四十年，居然不知道他有這麼好的演戲天才。」

離開廚房，背後媽的聲音傳來：「告訴你爸，衣櫥裡有我替他存的兩條長壽。」門外，爸躺在搖椅上，面對著滿天雲彩的黃昏。

小白豬——李捷金

最近，天民的心情總是莫名的低落，性緒起落不定，時常在跟自己過意不去，像十二月陰晴不定的天氣。

日子是機械化的。上午的時間，是在巴利內幫父親做生意。他唸的是下午班，每天都要頂著毒熱的太陽，踏著腳車去上學。

不知為何，最近，他總是在逃避克彬，有時兩人在交叉路口碰面，但他總是佯裝不見，加快腳車的速度，朝學校踏去。

放學時，他也喜歡一個人，不像往常，他總是和克彬，肩並肩的踏著，一邊輕聲慢語的交談。

其實，兩人的興趣是十分接近的。

有時，天民自己認真仔細的推敲，難道就這樣莫名其妙的隔開了嗎？

漸漸的，隔開，竟成了習慣。

克彬倒像個無事人，在朋友面前，仍然可以落落大方的談笑自若。克彬並沒有察覺出什麼異樣。天民知道，克彬是個不拘小節的人，克彬不會知道，其實兩人之間已有鴻溝的存在。

在教室內，或實驗室，天民變得更為沉默了。一整天，看著別人嘻嘻哈哈大聲說笑，他却可以悶聲不響。有時和克彬正臉接觸，也只是匆匆帶過，一個淡淡的微笑，或一聲恍然大悟的「哦」打招呼。

天民的內心，是矛盾的。其實，他倒是希望能與克彬在一起，像以往，可以毫無拘束的交流。

但是，一旦在一起時，却變得無話好說了。彷彿是兩個沒有共同語言的不同星球人。

天民覺得這僵局，令到雙方尷尬和難堪。雖然他想極力珍惜，但卻沒有機會。

天民順理成章的成了個獨行俠，多數人都和他格格不入，甚至有同學在背後叫他做「怪人」。

不管別人怎樣看待他，他在乎的只是克彬。但是，克彬並不會了解他，從來沒有。

某個假日，天民再次醒來時，已接近薄暮時分。天地仍是一片亮澄澄，腦中一片恍惚。

他坐起，望出窗外，這一刻，雨竟下了起來，下在金亮的光圈中。
他漸漸陷入一種孤絕的境域中……………。

陽光或雨——林燕何

以上兩個例子，「小白豬」用的是第二種第一人稱觀點，「陽光或雨」用的是全知觀點。我覺得在「小白豬」一文中，作者用「我」作為觀點人物是恰當的，因為它不但自然，而且還予人某種親切感。這個故事的旁觀者是家庭中的一個成員，而這篇小小說所描述的又是家庭中所發生的事情，因此，由家庭成員來敘述家庭裡的事，「親切」之餘，它尚予人真實、直接的感覺。

「小白豬」所要表現的最重要的是老年夫妻的羈縻情深。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是「我」的爸爸和媽媽，「我」，嚴格說來，只能算是個配角，有整個故事的發展中，他雖有一些主動的談話與動作，但並不影響情節的動向。「我」最主要的任務是敘述有關「小白豬」的故事，他的偶然參與也只不過是自然的發展，有推動故事的力量，但不影響情節的發展方向。

我之所以說「我」的主動動作不影響情節動向，乃是因為，「我」的主動動作其實也是為了方便敘述而已。當爸爸買了另一隻小白豬回來時，他告訴媽媽是失去的那隻。「接過小白豬，媽一遍又一遍地撫摸著牠滿是泥巴的頭，竟流下淚來。」後來，媽媽就到廚房，他就很難再敘下去。「我走到廚房，媽在炒菜，『好大的油煙。』她撩起衣襟，擦拭一下眼睛。」簡單的幾句，就把重要的一幕交待清楚。媽媽前後流過兩次淚，讀者開始一定以為她找回小白豬喜極而哭，後來又一定以為她擦眼睛是因被油煙薰出淚來，到最後讀者才恍然大悟，原來，媽媽不斷流淚，不是「喜極而泣」，也不是被油煙薰，而是對老伴的感激。這樣的手法相當委婉，不無暗示性。倘若採用全知觀點，作者在敘述之餘，還要兼顧主角人物的內心狀況及精神面貌，效果可能就沒有那麼好了。

林燕何在「陽光或雨」中採用第三人稱全知觀點。這篇小小說所要表現的是主角「天民」因某種特殊的心理，漸漸與好友克彬甚至其他的朋友「疏遠」了。其中句子如：「天民的心情總是莫名的低落，情緒起落不定」，「天民的內心，是很矛盾的。其實，他倒是希望能與克彬在一起，像以往，可以毫無拘束的交流。」在這裡，作者過於了解主角的內心，連他的精神面貌也清清楚楚的告訴讀者，主角及其他人物完全沒有機會表現自己。

簡單地說，像「陽光或雨」這樣的故事，全知觀點是不適合的，如果採用客觀觀點，創造一些戲劇性的情境，多一些動作，讓主題通過戲劇性的動作呈現出來，讓讀者通過這些動作及作者安排的其他暗示或蛛絲馬跡去揣摩小說的內涵，效果應該較佳。

總的來說，我個人認為，客觀觀點頗適於小小說，因為，作者只須把重要的，關鍵性的事情呈現出來就可以了。由於作者提的不多，所以它的暗示性較豐沃。另外，全知觀點並不是不能用，我擔心的是作者採用這種觀點時會情不自禁地介入小說故事，造成所謂「作者的干擾」（Authorial Intrusion）。正如上述「陽光或雨」的作者就犯了這毛病，他太過着重於「告訴」（Telling），而忽略了「呈現」（Showing）。

（三）小小說的題材

在寫小小說的時候，題材或素材的選擇是很重要的。本來，文學作品的題材應該包羅萬象，什麼都可以寫，為什麼要限制小小說的取材範圍呢？舉凡人生現象，社會現實都是很好的題材，小小說也應該處理，只是小小說的限制在於本身的篇幅太小，對好些事件情節往往不易處理得周詳妥當，因此我們不得不對小小說的題材作一番選擇。

在我看來，小小說的題材應該取自人生。其實，人生是非常豐富，複雜與多變的，因此，人生有如一座無底的礦，只要我們努力開採，不怕沒有收穫。換言之，人生裡頭有許多有趣的故事，這些故事都能成為極短篇的題材。

值得注意的是，小小說作者所摘取的題材應該是人生精彩的片斷。這些精彩的片斷本身具有娛樂性，作者也可把自己的思想，通過戲劇性的安排，表達出來。請看下面的例子：

「七月份調整新水，大概可領到九千六百多元，……………摩托車該換了，不！得先買件大衣送小雯……………」張林心中盤算着，不禁露出得意的微笑。

他又想：「例行的八點上班，八點半到辦公室簽完名，去拐角豆漿店吃早點，九點多見回來，抽支三五，泡杯茶，然後看報，由國家大事瀏覽到分類廣告，也就該吃中飯了，下午一點打鐘，管他的，躲在資料室裡睡到兩點再說，兩點半……………Coffee Time，三點半再報到……………」

「張林！電話。」

「喂！喂！那裡呀！什麼？台南長途電話……………喂！喂！阿美呀！幹嘛又跟小弟弟吵呀！什麼？錢不夠！……………把媽接到台北來啊！……………住在你們那裡不是好好的，又可以幫妳們燒飯，洗衣服，帶小孩……………喂！喂！不行呀！我錢不夠用呀！」

（夏本清——我錢不夠用）

這篇小小說裡面的故事很簡單，也很精采，某人的薪水調整了，得到九千六百元，有一大堆東西要買，但是，當他接到家裡的電話，要他接媽媽來住時，他却告訴家人：「我錢不夠用啊！」

從這一則小小的故事或人生片斷，我們可看出人性的諸般面貌。像故事裡頭的張林，是一個只顧自己，不顧家人，不孝順母親的人，還有，他很注重錢，很會斤斤計較。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可以說是一篇具有思想性的作品。也就是說，作者在處理這些精彩的人生片斷時，他可把自己的思想也寫進去。

除了處理人生精彩的片斷外，小小說作者也可以選一些陳舊的，世所公認的，平常得沒有人注意的哲理來處理，如：「人不可貌相」，「臨危見人性」，「患難見真情」，「先敬羅衣後敬人」等，都可用來創作小小說，只要處理得巧妙，這些真理亦可變得新鮮有趣，使讀者耳目一新。還有，作者在寫的時候，也不妨注入自己對這些人生哲理的看法，可通過一個 Mouthpiece 講出來，若可能的話，從小我擴大成大我，把當前社會裡一般人對這些真理或哲理的看法寫出來，這樣的小小說不僅具備思想性，而且還具有時代性。

要使作品具有思想性與時代性，小小說作者亦可針對當前的一些社會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後面的隱憂，可能的後果，作一番簡單的探討。這種探討只須點到問題的核心就可以了，不必長篇大論地，詳細地鋪陳出來。請看下列：

「李太太，八一年出世的小孩過幾天就要去報名登記了，妳知道嗎？」

「知道。其實這幾天我很煩，覺新又在外地工作沒有回來，我真的不知道該把孩子送進那間學校好！」

「這容易啦！我們這頭村只有一間華文小學，不送進這間學校，難道要把孩子送到六里外的國民小學嗎？」

「送進本地學校當然好，但還有許多事情要考慮啊。」

「我就不像妳這樣想了。我已決定把小成送進這兒的華小就讀。理由很簡單，第一，這是一間華文小學，華人子弟當然要學華語啦；第二，學校在村內，無須搭巴士，這可省了車費；第三，孩子可以自己上學，不必大人護送。妳又擔心什麼呢？」

李太太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還是依我吧！以後小華和小成就可結伴上學了。」

「到時再說吧！」李太太隨便回答一句便走回家。

過了兩天，覺新回來了。夜晚就寢時，覺新似乎急不及時的要做那回事，李太太被吻得快要窒息，突然推開丈夫說：「過兩天孩子要報名讀書了，你看要送去什麼學校好？」

覺新無興緻地說：「隨妳便吧！有書給他讀就好了。」

「你說得倒輕鬆，你有沒有想過孩子的將來啊？隔壁林太勸我把孩子送進本村的華小，可是在華小要讀三種語文，孩寄能應付得來嗎？還有，畢業後還得讀預備班，白白浪費一年，太不值得了。」

覺新點了一根香煙猛吸，似乎在沉思，在昏暗的燈光下煙頭一明一暗，沒有人知道他內心到底想什麼。

李太太續說：「唉！我們這一代已夠苦了，應該為孩子的前途着想。」

「前途？什麼前途？我們的孩子會有前途嗎？十五年後又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別再為這無聊的事煩惱了。妳把孩子送去那裡讀書都可以，只要省錢，只要孩子知道自己還是華人就可以了。」

到了報名那天，李太太帶着孩子的報生紙搭巴士到六里外的國民小學辦理新生入學登記手續。

（謝川成——抉擇）

這篇小小說所處理的題材是大家熟悉的。孩子的教育，父母親的決定如何影響下一代，這些都是問題的核心，在這裡只是點到為止。這些問題其實是當前許多父母親所面對的。作者從小我出發，慢慢勾出與大我的關聯。就題材看來，此篇小小說具備了時代性與社會性。

（四）小小說的題目、情節與結尾

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應該從題目至結尾都是好的，成功的。小小說亦然，讀者在讀任何一篇小小說之前，他最先接觸到的是題目，他看了題目之後會不會接下去看小小說的內容，這就要看小小說的題目能不能引起讀者看下去的興趣。因此，小小說作者應該對小小說的題目多費些心思，盡量選一些引人注目的題目。

好的題目能夠引發讀者的好奇心與興趣，使他樂於將整篇小小說讀完。例如「幸福家庭公司」這樣的題目，讀者看了一定感到有興趣，他內會問「什麼是家庭幸福公司！」，「這間公司做什麼生意？」題目只引起他的好奇，但沒有洩露天機，讀者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就不得不讀完整篇小說了。

作者如果能在小小說的題目中反映出某些「人生動態」，往往更能予人深刻的印象。例如：「妻之出走」，「怎可罵人」，「母親的眼睛閃亮著」，「殺人井」，「電腦愛人」，都以小小說中最重要的動作取名，它們是不是有很強的吸引力？

接下來，讓我們談談小小說的情節問題。首先，我們需要分清楚情節和故事。根據佛斯特（E. M. Forster）的看法，故事是「按時間順序安排的事件的敘述。」他認為，「情節也是事件的敘述，但重點在因果關係（Causality）上。『國王死了，然後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國王死了，王后也傷心而死』是情節。在情節中時間順序仍然保有，但已為因果關係所掩蓋。……對於王后死這件事，如果我們問：『然後呢？』這是故事，如果我們問：『為什麼？』就是情節。這是小說中故事與情節的基本差異。」（註三）

小小說的情節不宜太複雜。太複雜了，小小說的篇幅可能承載不起。我的看法是，小小說的情節愈單純愈好，一開始就進入情節，不必慢慢鋪敘或說理太多，這不僅能加快小小說的節奏，亦可避免拖泥帶水之弊。

情節之單純，迅速發展尚不夠，作者還得在小小說的結尾花一些心思。為了要吸引人，為了要令人讀了有深刻印象，小小說的結尾必須力求精簡有力，出人意料或真相豁然大白，或在情節上有一個逆轉或反高潮。

因此，小小說作者應用心安排結尾。精簡有力的結尾不僅發揮了小小說簡而不繁的藝術特質，也使情節圓滿結束，使小小說完整。

其實，讀小小說的趣味有時乃建立在結尾的成功與否。好的結尾能使讀者回味無窮，它不一定揭露懸疑的答案，它有時只是作深一層的暗示，或完全不提什麼，留下一片open ending，讓讀者去猜想。

讓我們看看下面的例子：

我們二年十班有個大塊頭，她叫李娟娟，多秀氣的名字，可是她本人却是肚大腰圓，掌如菜盤，手指頭就像今日公司門口賣的熱狗，所以我們私下都叫她「寶島沈殿霞」，雖然同學都常同她開玩笑，但她媽媽是二年九班導師，也就不敢太過份，免得「惹火

燒身」。

不過娟娟也有我們崇拜的時候，那就是學校舉行拔河比賽，在這一個星期時間裏，娟娟才真是我們的天之驕女，尤其在午飯的時候，大家自動把便當最好吃的送給她，她都照單收下，真是揚眉吐氣，此其時也。

「預備！嘟！」體育老師一聲令下，十班同九班啦啦隊，立刻尖叫「加油！加油！」這是今年拔河比賽冠軍爭霸戰，連校長都親臨現場觀戰。

我們可愛極了的娟娟，把大繩一頭圍在腰上，雙腳斜撐着地，真是穩如磐石，雖然九班在她們導師（娟娟的媽媽）喊叫指揮下，有節奏的用力拉，也不見半點進展，相反地，那個繩中央的紅布却慢慢向十班移，九班導師又急又氣，拼命揮動紅旗，披頭散髮，聲嘶力竭。而我們的導師，却把皮包像鏈球般甩，正在緊要關頭，繩子突然一鬆，九班同學人仰馬翻，大家只見娟娟哭着跑回教室。

「怎麼啦！娟娟！」大家圍着她問長問短。

「我媽好可憐！我從來沒看過她那個樣子，我好難過……………」

我們二年十班就是在這場親情倫理的感人場面下，向二年九班伏首稱臣了。

（辛芬珍——孝心）

報紙電影版上刊出「亂世佳人」重映的廣告，心裏真是高興。這部片子我和妻都慕名久矣，却始終不曾看過，今有這等機會，我們豈可放棄？當下，便決定花個晚上時間去欣賞。

正當我和妻在戲院裏全神貫注於銀幕時，前座的女孩，不時側過臉，和旁邊一位長髮而魁偉的男士咬耳朵。隨着銀幕上影像的變換，她的聲音由於周遭的靜肅而顯得更清晰，成了令人不快的噪音。聽她的口氣，這片子她似乎已看過三、四。每一個場景正要出現，她便急忙告訴她的男友——緊隨着，銀幕上果然出現了她的「預料」，她更是推推那位男士，高興地一疊聲：「喏；你看，我說得沒錯吧！」

她說得很對，我却是愈看愈冒火了。她不僅擾亂了我欣賞電影的喜悅，她的「旁白」更剝奪了我探索內容的樂趣。我再也忍耐不住，便探身拍拍她的肩膀：「小姐，請用妳的眼睛『看』電影，我們將很感謝妳！」

她先是驚訝，又有點生氣，向鄰座的男朋友嘀咕一下之後，倒真的乖乖地不說話了。

妻拉了我一把，低聲說道：「你要惹麻煩了，你看她那強壯的男朋友待會兒不找你麻煩才怪呢！」

影片很長，中間有五分鐘的休息。趁這空檔，我到販賣部買點飲料，正當我走向販賣部時，無意間瞥見那位男士緊跟在我後頭。我有點著慌，想到社會新聞版上瞄人一眼就惹來的兇殺案，心裡有點發毛。

我走得稍快，他也迅速跟上來，愈靠愈近，冷不防，他一手扳過我的肩膀，另一隻手迅速握住我的右手。

他說：「先生，謝謝你。我自己實在沒有勇氣對她這樣說。」

（清溪客——旁白）

「孝心」裡的主角是李娟娟。作者在寫時，一開始就介紹李娟娟，換言之，一開始就進入情節，這裡小小說的特色之一。

這篇小小說敘述的是女兒對母親的孝心。情節的發展既迅速，又簡單。娟娟對母親的愛與孝心是無可置疑的，這一點可從她最後關頭不忍看到母親的可憐相而突然把繩子一鬆看出來。

第二個例子勝在結尾出人意表。小小說中的「我」以為叫那女孩不要講話之後，她的男朋友可能找他麻煩，所以，中間休息時，他很謹慎。這麼巧，那位女觀眾的男友也出來了，而且還向他的方向走來。我們都以為會有打鬥的場面出現，可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那位男友居然握住「我」的手說：「先生，謝謝妳。我自己實在沒有勇氣對她這樣說。」這樣的結

束，很多人都沒有想到吧！

(五) 小小說的形式

所謂形式，就是如何或用什麼方式把小小說的情節告訴讀者。我們知道，事情的發生有先後之分，同樣的，小小說裡的各種活動，事件，或情節的發展，也必有其一定的次序。這種次序與時間有密切關係，作者根據什麼次序來發展情節這點很重要。

最常見的小小說形式是順序體。所謂順序體，指的是作者在處理情節時，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後而寫，非常清楚地交待事件自發生到結束的整個過程。

順序體是一種相當直接而又簡單的形式，相當適合用來寫小小說。由於小小說的特質是精簡，因此，只要時間不太長，順序體是一種很好的形式。

在我所讀過的小小說中，最常使用的就是順序體，而且都處理得相當不錯。因此，我覺得，小小說初學者野心不要太大，完全掌握了順序體這種形式之後才設法謀求變化，用其他不同的形式來寫。

小小說還有其他形式，如回顧體或倒敘（Flashback）及意識流形式。所謂回顧體，即先呈現結果，然後才倒敘事情發展的過程。兩相比較，回顧體與順序體剛好相反，它並非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後而寫，而是一開始就寫出了結局。

所謂意識流形式，即小說情節的發展乃根據主角意識的變化起伏而定。由於意識的流動往往與現實中事件發生的次序不同，意識流形式往往予人出乎常理之外的印象。

我不鼓勵初學者用這種方式來寫小小說，因為初學者往往覺得意識流形式是一種極端放任的形式，或認為這是一種想到寫到的形式。因此，如果沒有足夠的認識，最好不要嘗試，免得淪為多亂無章的夢囈。

(六) 結語

以上所討論的只是小小說的一些特色，尚不夠詳盡。從這簡單的討論中，我們發覺，小小說是一種值得大家嘗試創作的文類。

本地已有人開始寫小小說了，只是數量還不夠多，佳作也少見。然而，我相信，寫小小說的人會愈來愈多，希望日後有更多佳作出現。

（怡保吡叻女中華文學會文學講座演講全文）

註(一)星洲日報的專欄名稱爲「星眼」，由六位作家輪流每天寫一篇。目前在「星眼」撰寫文章的是麥秀，溫任平、丁雲，方野，清嘯及永樂。

南洋商報有「南洋茶座」，每星期天見報，由七位作家執筆，他們是林風，陳玉水，舒生，園丁，黎川，洛克及白金漢。

中國報有「湖濱茶座」，由六位作家執筆，每天一篇。目前在寫的作家是何謹，陳政欣，張樹林，潘望，采多，陳欣。上述所列只是比較明顯的專欄而已，其實還有不少專欄，只要讀者細心看，應不難看到。

註(二)胡菊人在「小說技巧」一書內這樣解釋觀點：「照字面義即從什麼角度觀看之謂。用於小說，則有兩義，一是「由誰來敘述故事」，通稱爲「敘事觀點」。另一義，則可稱之爲「見事觀點」，即在小說的「本身世界」中，人物的樣貌，場景的現況，人物的姓名，事件之發生……是通過什麼方式，而呈現出來的。」

註(三)若要更深一層的了解什麼是情節，讀者可參考佛斯特著，李文彬譯的「小說面面觀」裡的第五章。此書由台灣志文出版社出版，列入新潮之庫九十。

其他參考資料：

(一)極短篇 1，聯合報叢書，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十次印行。書末附錄幾篇討論極短篇的文章，拙作某些論點乃借於此，不敢掠美。

(二)極短篇 2，聯合報叢書，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六次印行。

(三) *The Craft of Fiction*，Perly Lubbock著。

*向晚



黃昏 昏黃

這個黃昏不過是無數黃昏裡的一個黃昏。經過許多她以為是不尋常的黃昏但事實却是無數黃昏裡的一個黃昏之後，這個不尋常的黃昏只不過是無數黃昏裡的一個黃昏罷了。

通常是在黃昏，一天的勞務都在這個時刻暫告一段落。衣車畢了。屋內打掃乾淨了。晚飯在飯鍋裡煮好了，熱騰騰的炊煙一縷縷的冒出窗外，夾着海水的鹽味，在靜謐的黃昏裡微微的瀰漫，偶而掠過的習習和風，把那縷炊煙帶得更長、更遠。

每個黃昏都是一樣的，尤其是在這個古老淳樸的小漁村。燦爛的晚霞燒紅了天空，海面上剪影似的點點歸帆，岸上守望的婦女，喧嘩笑鬧的小孩，或者是兩三隻疾奔急跳的野狗，狂吠着圍繞附近那一家的矮籬芭互相追逐打轉，使她的眼珠也不由自由的跟着轉呀轉得眼花撩亂起來。

這個黃昏彷彿比以往的無數黃昏更長了些。事實上，在這個黃昏之後的每一個黃昏都長了些，不尋常了些。

在做完了一天的勞務之後，她就如常的坐在屋外的矮木椅上納涼。漠然的一張臉，視若無睹的讓來來往往的人群自她跟前經過。黃昏的海風括上她稍白的髮絲，微僵的面容，還有那在風沙飛揚過後，點點顫動的眼睫毛，有一下沒一下的閃呀閃。

海風在這天的日暮時分吹得很緊，海浪翻騰得更厲害，三五成群的家禽在狂風裡此起彼落的號叫，許多窗戶呼呼作響；時不時有些焦急的女人提着急促的腳步前前後後的向她招呼：

「阿清嫂，風打了呀！」

「阿清嫂，我去海邊等漁船。」

「阿清嫂，怎不進屋裡去？」

阿清嫂這樣、阿清嫂那樣的叫個不停，而坐着的却絲毫不為所動，只是儘管用她那雙空洞的眼睛迷迷惘惘的凝視着面前飛沙和雲層。

三兩成群的年輕人跨進阿清嫂的視線。一個接一個的指手劃腳大肆比劃，再搭肩扶背的走遠。然後又是第二批人，打魚網的，背小孩的、年長的、年少的……。突然之間，有人猛的向她這兒指指點點了好一會，接着那群人分開來，其他的都走開了，剩下一個遠遠的筆直的走過來。

那人的身影在狂風沙的吹襲下顯得有些搖擺不定，他一步一步的由遠而近，由近而清晰。阿清嫂只管眨巴眼睛。他走得更近了。有一些飛沙沾到阿清嫂的眼睛，她胡亂的用手揉了揉然後，意識到停在自己面前的，男性的一雙腳。

「……………」阿清嫂莫名其妙的瞄了他一眼，這個陌生的男人。

「妳是不是……………」唔，我，我——」那個猛的出聲，剛一開口，就結結巴巴的嚙嘴起來，嘴角不自然的左右牽動，聲音也發抖了。「我」了好一會，他就拼命咬住下唇來鎮定

自己。阿清嫂靜靜的瞪着他，瞪得他更心慌，也更語無倫次了。

「我，我回來了呀！我是說，呃，八年前，那一次是被海盜……………嗯，妳不相信我說的話吧？我……我是……」他嚥了好幾次口水才說得出來：「我是阿清呀！我……………」

我——是——阿——清。

阿清嫂如坐針氈的直彈起，心臟「咚咚」的打鼓，全身的血液刷的衝上腦袋，雙腳顫抖得快軟倒在地。阿清！她忘情的伸出手，可是那隻手却在半空中垂落，癱軟。她又恢復了冰冷的態度，木然的瞪着來人，臉上覆了一層冰霜。風沙呼嚕嚕吹得好響，雞啼，狗叫，還有人們的叫嚷聲四面八方的合攏了來。

「我真的是阿清啊，我是他，我回來了。」那人急得又叫又喊，又抓腮又跳腳，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樣。

他說他是阿清。阿清嫂竭力打量這人。他的頭上頂着一堆枯草似的乾髮，滿臉風霜，削肩佝背，身上還套着一件極不合身的白恤衫，衣角微微的在風裡晃蕩。

「八年前，我獨自上深海打魚，可是一直打不着，所以我誤闖到公海去了，誰知道……」他垂下眼睛：「遇上了海盜——你們都以爲我死了，可是我沒有，我連船帶人的被他們拐到印尼，回不來——」

「阿慧。」他說得激動，一把捉住她雙肩，眼中迸出喜悅的光芒。「我回來了呀！阿慧，妳好嗎？我是阿清啊，妳認不出我了嗎？」

她厭惡的甩掉他的手，聲音生硬又冷酷。「你不是阿清！你不是阿清！」她忽然開口，然後乘他發怔的一剎那遠遠的躲開一邊去。

「你不是阿清，你不是，你不是……………」她瞪着他麻木的重覆，一遍又一遍。「阿慧。」他急得大喝，可是她却叫嚷得更大聲了：「你不是阿清，你不是阿清……………」

「阿慧，妳怎麼了？我真的是阿清啊！」

「你不是他！你不是，不是不是……………」她越說越激動，越說越大聲；他也越聽越激動，越激動越心急，慌慌張張的伸出一隻笨拙的手，要蓋住她的嘴巴。她沒命的躲開，更加嚷叫得語無倫次。

「你不是阿清，你胡說！他沒有你老，沒有你醜，沒有你瘦，你騙人，騙子騙子！」

「我真的是阿清。」他又是一怔。「阿慧，妳看清楚，我真的是阿清啊！」他無可奈何的輕喟。

「你不是。」

「我是阿清，我是。妳看看我。」他發狠的抓住她，把她的身子一板，逼到自己的面前來。

「你不是不是……………」她大搖其頭，滿臉的淚。

「阿慧。」他懊惱的大吼。她一怔，他乘機按住她下巴，提到自己的眼下。

「我真的是阿清。」他疲乏的說。

她壓低哭聲，瞪大眼睛釘住他，眼淚一行一行的淌下。

他的臉在她面前放大。他的臉形削瘦，雙眼無光彩，頰骨畢露的，皮膚粗糙且嘴唇乾裂。她瞪着瞪着，他忽然溫和的咧嘴一笑。

「啊……」她驀地大嚷。「你不是阿清，你缺了兩顆門牙，你不是阿清……」

她甩掉他，「碰」的關上門。

夜深了。

屋內的哭泣聲一陣一陣的傳出來，裡面沒有一點燈火，有好奇的鳥兒飛到屋簷上駐立。天上昇起了明月，月亮好圓、好遠、好亮。

一個矮胖的黑影走向阿清嫂的屋外，彎下身子扶起另一個長黑影，安慰他：「阿清哥，先去我家住吧，明天再來。」

寒風緩緩的吹過，屋簷上的小鳥兒拍拍拍的鼓動翅膀飛上夜空。

❖❖

❖❖ ❖❖

❖❖

阿清嫂哭了一整夜。早上醒來時，眼睛腫得似大紅桃，臉色很憔悴。當她梳洗後，坐在鏡前，面對着鏡裡的自己時，眼睛又濡濕了。

「阿清。」她麻木的梳着自己的頭髮，喃喃的說着，哭着。

鏡裡的人影靜靜的梳着頭髮，說着，哭着。冷不防從鏡裡伸出一隻手來，把阿清嫂揪進裡面去了。裡面好黑，沒有月亮，只有那滿天星斗，嘲弄似的向她眨巴眼睛。

「阿清！」她用雙手在嘴旁繞成圈子住大海喊叫。「阿——清！阿清！……………」

漆黑的海面上沒有一絲光綫，唯有那海浪單調而響亮的衝擊聲，一陣一陣地狂嘯亮號。村民疏疏落落的守在阿清嫂的身邊，手裡高舉着火炬，火焰的光芒照亮了臉上的憐憫之情。

「阿清——」她緊緊的向遠方眺望，張大眼睛，聲嘶力竭的狂喊他的名字。

層層海浪滾滾翻騰，呼嚕嚕的拍激出朵朵白色浪花。

「阿清！」她突然叫着飛奔下海，但是一剎那間，她的身子被人攬腰抱住了。「妳要幹什麼？」她聽出是鄰居阿吉的聲音。「他回來了，我要去接他！」她急得要掙脫他的手。「你放開我，我要去接他，他回來了呢！」她急得跳腳，却怎麼也掙不出他的手臂。

「妳說什麼？」阿吉不解的問，用盡了力量，硬生生的把她夾回岸上。

「他回來了，你沒看見漁船嗎？哪，就在那邊……………」放手啊你。」她惱了，狠狠的往他手臂上大咬一口。「哎喲……」阿吉吃痛，手臂不由自主的縮回去。她的身子一鬆，急不及待的掙脫而去，但却在下一秒鐘被另一隻手接了過去。

「阿清，阿清……………」她的身子動彈不得，眼巴巴的望着海上的燈火一明一滅的游移開去，最後在黑暗中消滅無踪。

「阿清……」她靜止下來，把嘴唇抿得成一直線。就這樣，讓村民把她攬腰抱住，眼珠定定的對着海面凝視好久好久，然後她轉過臉去，輕輕的說了句：「我要回家了，你快放手。」

阿吉帶着懷疑的眼光放鬆了手，小心翼翼地試探：「阿清嫂？」

她對他淒然一笑。「他死了。」她轉身向着回家的路途，一挪一挪的邁開腳步。

村民面面相覷，一行人在原地發愣了好一會才匆匆的追上前去。

阿清嫂赤着雙腳在溫熱的沙灘上蹣跚而行。一路上只看見一明一滅的微弱燈火在黑暗中緩緩消失。夜風吹緊，背後海浪聲聲催促，她的眼前一黑，終於軟倒在沙灘上。

「唉！」阿清嫂對着鏡子痴痴的嘆一口氣，腦海中浮出阿清高大魁梧的身影。阿清。她把頭俯在梳粧台上，梳子掉到地上去了。

屋外的陽光白冽冽地從窗口射入，帶來了滿屋子的朝氣；公鷄咯咯的啼叫聲傳入耳鼓！天大亮了。天亮了，該去買菜，打掃屋子，車衣服。可是她實在不想動，好像一動就崩潰了似，全身好僵硬，連她的頭，也像是壓了整十斤大石塊。

七點。八點。九點。十點。四個小時過去了。阿清嫂的家門還沒打開。風聲扣得木門「啞呀」作響，好像在叫：阿慧，阿慧。

半個小時又過去了。阿清嫂終於從冗長的回憶中甦醒，伸個懶腰，故作振作的抖擻精神，把屋內打掃個乾淨。當她一打開大門，就驚訝得發不出任何聲音。

「阿慧。」那人可憐巴巴的立在她面前，眼睛紅了，背更佝了。

阿清嫂怔了一會就想關門，然而那人迅速的把手一按，壓在大門上。

「我在這兒等了老半天了，阿慧。」他開始說。阿清嫂瞪着他那隻雞爪似的手掌，心中頓起疙瘩。「我不認識你。」她說。

「我是阿清，阿慧，我真的是阿清，難道妳真的不認識我了嗎？」他向她說道，又似是喃喃自語：「八年了，整整八個年頭，我被海盜綁到印尼之後，他們把我丟到一個森林，搶了我的漁船走了。我什麼也沒有，沒有錢，也不認識人，只好在那兒當苦力賺錢，這次是偷渡才回得來……………」他說得聲音都嗚咽了。

「阿慧，他們說我失蹤之後，妳天天發瘋了似要往海裡跳，妳不相信我已死，妳說妳要等我，我一定會回來的，現在，我回來了。」

阿清嫂只眨巴眼睛，化石了般。那人說一句，她的心弦就一收縮，風吹過臉上，把她的皮膚撫得又緊又乾。

「阿慧，我是阿清，我回來了啊！」那人又說了一遍。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她喃喃的說，固執的加重語氣：「你那麼瘦，那麼老，那麼

醜，你怎麼會是阿清？你要知道，阿清是很高大很結實的。」

「阿慧。」他打斷她：「那是八年前呀！」

阿清嫂猛的抬頭望他，臉色紙白般，血液剎那間全凝成硬塊。可是她還是不斷搖頭：「你不是阿清，你不是……」

「阿慧，唉妳——」那人沮喪的摔摔頭，皺着雙眉用手背擦了擦鼻子。阿清嫂突然全身一震，直往屋裡逃去。重重的關上大門，再把背部抵住門口。她把眼睛閉得好緊好緊，可是那人摔頭皺眉擦鼻子的神態，還是深深的烙在心版上。

門外，那人弓着身子，疲乏的將頭支住大門，嘴唇緊抿着，臉孔扭曲，一顆豆粒大的淚珠掙扎着爬出眼眶，沿着臉頰滑下去……

❖❖

❖❖ ❖❖

❖❖

已經有半個月了。十幾個黃昏靜靜的嘆息似的溜走了。悲傷的歸人再也不敢打擾阿清嫂，他跟着收留他的阿吉一起出海打魚了。每個黃昏，在漁船歸來的時刻，他就扛了魚網遠遠地從阿清嫂門前走過，風乾的臉上流露出一副無助的神情，海風把他的大衣裳吹得東晃西盪，遠遠望去，就像一個木手木腳的活稻草人，而且，越來越像了。

阿清嫂似乎平靜了一些，只是黃昏時她再也不肯坐在屋外納涼了。她也不和鄰人打交道，因為他們經常有意無意的透露那人的行踪，然後老着臉皮帶着窺探的表情試她的口氣，一雙眼睛睜得老大，喉核骨露骨露一上一下，陪小心的放低聲音：「阿清嫂，妳想阿清回來時，會變成什麼樣子？」或者是：「八年了，好快呀，我的孩子也上小學了。老了，老囉！」諸如此類，直把她惹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冒火的把他們全轟出去。

「不會的，他不會的。」她在每個黃昏把自己關在屋裡，用盡腦力回憶阿清的形象，一點也不肯接受他衰老變醜的事實。「他不會變的。」她一直的肯定自己。在她心中，阿清永遠是年青英俊的。「怎麼會呢？我不相信。」她告訴自己，可是心頭像長了長根線，一頭擊到那人的身上去，一想到阿清，那人的模樣就在眼前清晰起來。

「他不是阿清，絕對不是。」她一遍一遍的否定他的身份，好像這樣就能把他排斥掉。然而在每個黃昏，從窗口遠遠的望出去，那人走路的身影晃呀晃的，莫名其妙的，她竟悄悄地觀察起他的一舉一動來了。

❖❖

❖❖ ❖❖

❖❖

這天清晨阿清嫂起了個大早，偶然掀起窗簾，她望見他正背着魚網緩緩的走向海邊。晨曦的天色一片灰濛濛，灰得有些不尋常，彷彿天空撒下的一張黑巨網，張牙舞爪的對他當頭蓋下，而他却視若無睹的一步一步迎上去……

阿清嫂全身僵硬了，只那麼一怔，她就風馳電掣的衝出門外，十萬火急的向前狂奔，頭髮被風吹散了，在半空中一甩一甩。

「阿清，今天不要去，好嗎？」八年前的一個凌晨，阿清嫂感到心緒不寧，瞪着準備出海打魚的阿清担心的說。

「阿慧，妳怎麼了？」阿清放下手裡的魚網，走了過去，用手背擦她的額頭。「妳不舒服嗎？臉色這麼難看。」

「沒有。」她順勢捉住他的手。「你今天不要去打魚好嗎？」

海浪的衝擊聲漸漸響亮，空氣中嗅得出鹽巴的氣味。阿清嫂跌跌撞撞的全速疾奔。

「傻瓜，我每天都去打魚，不然我們吃什麼？」

「今天不要去，好嗎？」她幾乎要哭出聲音。「我怕……」

「阿慧。」阿清吃了一驚，急忙把她攬進懷裡端詳：「你怎麼了，到底什麼事？」

「阿清。」她「哇」的哭出來，邊哭邊說：「我有個不祥的預感，你這一去，會……」哭聲咽住了下面的話。

「不要哭了。」他輕輕的拭掉她臉上的淚，佻皮的說：「阿慧，你知道嗎？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把你弄哭，妳的眼淚簡直多得可以把我淹死。」

「不許說『死』字。」她驚叫，深深的躲進他懷裡。

「妳什麼時候忌諱起來了？」他輕輕的推開她：「起來，不要耍賴了。」

「可是……」

「放心，我不會出事的，就是死了我也會回來。」

「你又說……………」她大發脾氣。

「不說不說。」他向她扮鬼臉，她才破涕爲笑。

阿清出了家門，她掀開窗簾目送他走。那天的天色一片灰濛濛，灰得有些不尋常，彷彿天空撒下的一張黑巨網，張牙舞爪的對他當頭蓋下，而他却視若無睹的一步一步迎上去……………。

「阿清。」阿清嫂邊跑邊喊。「阿清。」一聲比一聲嘹亮。

前面的人大震，怔一怔，背轉身來，看見阿清嫂，他的眼珠快跳出眼眶來。

「阿清，你不要去不要去……………」阿清嫂趕上來，瘋狂的拉他的手。

「阿慧，妳怎麼啦？」他反手一拉，她就乏力的整個人倒進他懷裡，嗚嗚咽咽的邊哭邊嚷：「不要去不要去……………」

「阿慧。」他內心起了很大的震顫，眼睛濛上一層淚影。「我聽妳的，我不去了。」

她抬起一張淚痕滿面的臉，深深的凝視他。「你不要再離開我了，阿清。」

「阿慧。」他推開她望了一眼，再重新擁入懷中。「妳終於認出我了。」他低語。

「不，我很早就認出你了，就在你回來的一個月後，我就知道，這就是我的阿清，只是……………」她靠在他胸前細訴：「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我只好躲在家中等你，等你來要回我……………」

「妳爲什麼不去阿吉家找我？」他打斷她。

「我不敢，再說，我……………」她的聲音一頓。「我老了，我很醜。」

「不，妳不醜。」他喃喃地說：「我比妳更老，更醜。」

「你又爲什麼不再來找我了？」

「我不敢，我怕看見妳哭，我要等過些時候……………。妳怎麼會跑出來的？」

「我怕再會有另一個八年。」

「傻女人。」他低頭羞她。

「阿吉呢？他怎不和你一起去打魚？」她把話題轉開。

「他病了。」

「我們回家吧！」她提議。

「不，再站一會。」他不肯動。

「站到什麼時候？」她懶洋洋的問，也不肯動。

他沒有答她，只是更緊的擁住她。雞啼了。天快亮了。

相忘

多年前的結盟相交
攜手闖蕩江湖的年少
曾跋涉千里只爲赴一個約
曾挑燈不寐只爲堅持一個信念
高談過大江南北的盛事
縱論過千古英豪的壯舉
可以爲兄弟之情兩肋插刀
可以爲結拜之義赴湯蹈火
向千萬人說，我們是最親的弟兄
最完整而永不分裂的圓

而世事的變遷遠在掌心外
而感情的變幻只在一念間
曾歃血爲盟的濃情化成淡然
分手後，執意要相忘於江湖
不再回首，不再攜手
一場錐心泣血的變色風雲後
各自流落一方守自己的星宿
偶而想起，歲月的記憶已斑駁
留下太多的傷疼和怨言……。

*周清嘯

稿於一九八四年七月廿八日

日子 * 岸若

(於是日子就如是走了一圈又一圈。匆匆。掛在那堵淡綠色牆面的日曆才說是六月的開始，在原地轉了個彎。抬頭。又說是七月了。)

他們說這是你過了十八個三百六十五天的日子。

於是我便用左手按着肚子把上半截身體當然包括了頭部朝下作了個九十度的姿態後再仰起頭來讓剛長成齊肩的黑髮在空間劃了個漂亮的弧度後大笑起來了。不可收拾。笑得眼尾流出了一些什麼。微濕的。液體。

我把五隻手指用力覆蓋在聽筒上。T在隔了幾條街的一端握着話筒發愣。他也許聽見了我歇斯底里的笑聲。却不明白自己究竟說了些什麼好笑的話題，竟能挑起我少有的笑聲。或者他不曾聽見什麼而以爲我早已擱下了聽筒，竟在我的笑容尚未收斂以前就卡的一聲把電話掛上了。但這不能怪他。在我放下話筒之際忽然想起自己輕顫的五指是否已將聽筒緊緊按着。在我狂笑的當兒。以致他全然被隔絕在笑聲以外。但是與不是都已不再重要。而時間這條頑皮的小魚在我思想凍結着時飄忽的，游過。

而T是善意的，對我說那樣的話。只不過希望我快樂起來，却招來我一頓的狂笑。彷彿再沒有比T的話更滑稽的了。是的。滑稽。或者什麼都不是。我活得很好很快樂。T却要我別折磨自己。在初聽時的震撼消失後我就有一種很好笑的感覺了。我一直討厭聽那樣

的話。彷彿非要我從口中死命擠出我不快樂四個字才甘心似的。而我這一段日子以來的努力已逐漸能把自己的喜怒哀樂掩飾得一乾二淨。生活在沒有過去沒有將來的日子裏，我想我是快樂的了。而T總不時有意無意的想揭去我外表已然復原的傷口，讓我再次血淋淋的面對現實與過去。直到我就在午夜鐘聲打了二響後，讓疲倦萎縮的身軀躺在冰冷的土敏土上。讓醞釀了許多時日的河水無聲的泛濫在河堤兩岸……

而我需要的不只是這些。陽光即使如何刺瞇在我身上已起不了作用。快樂是我隨意牽一牽嘴角的笑容。沒有T的日子，我總能過份清醒的讓自己的理智戰勝感情，當一具會笑會哭會走動却没有感情的傀儡般麻木的過日。不快樂的生活着。

蛾是生命的詮釋。日子是燈是焰。蛾明知故犯的投火，自有它聰明或愚笨的理由。我們都是一群身心俱累的蛾，雖有心却無能也無權揮手過問每一個生命的快樂與不快樂。

而上帝賦於我的生命除了讓我當一隻正統的蛾外，還付諸於我一種叫感情的累贅。在生存的權力仍未喪失以前，我很安份的做着像每一隻蛾份內該做的事。譬如投火。譬如求生。除了蛾，我仍須得抑止自己在感情方面有任何情緒的波動甚至流放。在筋疲力盡之餘，有人罵我冷血。而我緊記着的只是不要讓自己栽在上帝手中。

而竟有人嚷着上帝永遠是公平的呢。

忘了T或許我又能忘掉許多過去。或許我的傷口會完全

復合，再度神采飛揚起來。我不會苛求很高，即使那只是一場空蕩無謂的笑與快樂。

而快樂是極抽象的一種我祇能稱它爲東西的「東西」。有誰能告訴我他是真正快樂的呢？我置疑。

但更令我難以置信的是日子竟然在人群中選中了我作爲他開的其中一場玩笑的對象之一。

日子。

是一尾飄忽莫測的魚。

八四·七·十八

黑魘

小引：八月八日、蒲種礦湖發生鉄船傾覆的慘劇，造成七人死亡。

一夜之間，湖旋天轉
鉄肢鋼骸一幢猙獰的黑魘
軋軋壓將下來
壓向二十朵驚惶的臉
壓向四十枝奮力撐起的手

第二天，號洶聲中
十三朵驚悸猶存的臉
被人救起，剩下七朵
沉——沉在黑濁的湖底

被魚，噬噬
嚼個稀爛

* 駱耀庭



「我愛妳。」查舒亞的耳語，就彷彿伴隨着湖畔的徐風輕拂過來。

她其實聽不清楚，可是看得仔細他上下運動着的嘴唇。

在國外住上兩年，即使外文熟極而流，她還是無法完全去除剛來唸書，因為特別留心外語發音的準確性，逐漸培養起來的尤愛關注別人講話時口型運作的小習慣。

她一直沒發現這點，是有次查舒亞惡作劇，才猛地察覺到的。

那個秋天，宿舍外頭的楓、樺，與其他許多不知名的樹木都已經沾染上不同層次的火紅、金黃，與殘綠了，每次黃昏踏着不用清掃多久，很快又遍佈落葉的草地從圖書館做完功課回來，不是家的宿舍，可能住久了，次第長出感情，也竟有回家的溫暖感。在吃晚餐以前，她渴望躲進它懷中去發上一會兒楞。靜靜的坐在窗前或躺在床上，天色闇暗，她亦通常不太願意去伸手亮燈。

她剛來時也是秋天，下了飛機，坐進接機校友的二手汽車，奔往三十哩外校園的遙遠公路上，成畝成片的一望無際連天平原衰草，竟是恁地飄零，回想到面前將要應對的未來日子，雖然不見得一定出現狂風暴雨，初出遠門的她輕易又心底一酸，眼淚泛滿了眼眶，泫然欲滴。

校友該是見怪不怪了，兩人談話如舊進行，不過並不刻意逗引她開腔便是了。

十八歲的她出遠門，腳跟一跨出就得繞過大半

他來自湖裏

*公羽介

個地球。極快的，縱有喜怨，又是一年的尾聲。剛到國外的生活懸空感覺，隨着時日，是一點一滴沉澱下來了。

如今，她寄居一棟男女混合宿舍，四層樓高的建築物，單層住女生，雙層住男生。查舒亞屬於研究所，她則是大學部。

查舒亞惡作劇的前半個月，她首次答應當查舒亞的舞伴，參加他班上的萬聖節派對。也是第一次，她與查舒亞靠得那麼攏，聊上這無數話。

舞會以前，如果查舒亞沒旁的事忙，他老愛黃昏佇立在二樓寢室窗口往她慣走的方向眺望。等到她發現這情形，已是隔了好一段時日。

站在窗前，於適當的時刻，查舒亞往往能見到這位異國高挑個子女郎，經常穿着裙子蹣跚往前行來。如此執着的穿着裙子，他好像一次也未曾見過她修長的雙腿套上過牛仔褲。本地的女學生，除非週末換口味或週日上教堂，否則等閒不作裙裝打扮的。

對於他，她另外還有個特點，就是首次繞着湖邊走過，當他瞧見她線條優美柔滑的脖子在一池晚霞盪漾的天光樹色倒影前航過，他總情不自禁的把她期許為一隻姿態悠遊的天鵝。她頭上往後一揚一頓的中長濃密黑髮，則應該是天鵝頭上披掛着的神秘黑紗。

這頭天鵝並不多話，嘴角却始終飄浮着一朵若隱若現的微笑。

他看見她走近，又喜歡對着樓下的她喊話，有一搭沒一搭的閒扯幾句。

那個秋天的一個黃昏，查舒亞老樣子又與她作出高空對話，起初他大聲說着笑着，等她進入情況了，這頑皮鬼却慢慢的減低音量，祇不斷的跨張着其嘴部說話的動作。

剛開始她也沒發覺任何異於尋常之處，黃昏的草地，經常會有許多同學像小鳥出巢般的在耍鬧，或玩塑膠飛碟子，或溜狗，或呼一聲踩着滑溜板飛馳而過，她讀得懂他的唇語，就以爲是周遭的聲浪過高，才把他的聲音掩蓋下來了。不過由於他的對白還是「聽」得一清二楚，她也就沒必要煩他調高聲綫了。

再後來，怎麼他動着的嘴唇竟然間歇性的吐出一些她「聽」不懂的話來了，她原以爲他說得太小聲，可又不像呀，他嘴巴動得那麼厲害，這次她乾脆是一句也聽不懂了。

直至他笑出聲來，她才感覺事情有點不太對勁。他沒向她解釋，她也沒追問，表面上祇當他發神經，就走回宿舍去了。

事實上，她懷抱着謎題，狠狠的想了它一個晚上。最後到底弄懂了，第一個反應是「我也不笨」，接着是邊回味邊偷笑，笑過後却又明知查舒亞開這玩笑雖然並不具惡意，心底還是忍不住湧起了一陣惆悵之情。查舒亞終歸是外國人，而且不用前往外國去運用外語，他是無法明瞭這個玩笑所可能惹起的觸痛的。

查舒亞終於歸是外國人，向來居住在地廣人稀、資源豐盛的年輕國土上，祖先所遺留下的記憶裏，最悲慘的恐怕亦無非是三十年代的經濟大恐慌。

但是，他可能因為是研究生，比大學生痴長了幾歲，把大學部愛玩的新鮮把戲都好歹嘗過滋味了，所以即使性格明朗得偶存皮性，依然帶着份安祥的氣質。

那份觸痛，她是事隔數月後才告訴他的。這時他們已經比較接近，甚至可說被派成了一對，暫且不管她如何不肯在其他華裔同學面前大方承認。

「我愛他嗎？」她用手撥了撥被風吹散的髮絲。冬天真的是過去了，暖和的風裏，光禿的枝桠已漸次的長出了蓓蕾嫩芽。這時她與查舒亞分別坐在蝌蚪湖兩端的二張公園椅子上。

她甚至還不夠了解他呢。譬如他的家，就算是在學校的隔壁州，她也一次未曾作過探訪——其實查舒亞邀約過她共往歡渡聖誕的，誰知她心裏突地泛起了股莫名的恐懼感，答應之後結果又反悔了，才沒去成。不然就可見着他的雙親與唯一的小弟了。查舒亞不會明白她的，事實上，連她也並不確切明白自己。

蝌蚪湖不大，湖上長年累月都有大群的鴨子呷呷戲水，靠近湖邊往不深的湖底瞧去，一層厚厚的墨綠色，在尚未親眼看見有人被丟進湖裏再爬上來之前，她的確是不知道那是些什麼的。

想到她當時驚叫的模樣，查舒亞嘴邊掀起了漣漪般的笑意。

綠色湖妖亮相之前，他與她只不過偶而在宿舍一樓的電視室或走廊處碰過面。他注意她容易，因為她是外國人，她留心他或者就比較困難了，對於她，他不外是無數本地人裏的其中一個而已。

那晚她從圖書館裏出來，蝌蚪湖就在她宿舍外面草地的不遠處，還沒走近湖邊，她就隱約聽到幾位男生嬉鬧的聲響，緊隨着嘆通一聲，馬上引起一陣鬼叫聲，她心底暗驚：「這些愛玩鬼，不會是月夜裸泳吧？」

她儘管好奇，可也不敢走前去探個究竟，照舊往宿舍方向走去，而且加緊了腳步。就在宿舍的轉

角陰暗處，猛地冒出一個來勢兇兇的黑人——但又不是黑人呀，怎麼全身顏色不一致的，而且濕漉漉，不斷有流動的物體往下滑跌，她全身肌肉一緊，尖叫声下意識的從喉嚨衝出。

這個黑人，不，在燈光底下看，他該是個綠人，也被她的尖叫声嚇着了，他一時忘了開口，反而想用手勢去安撫她的驚嚇，然而當她看見他伸過來的綠手，又是愈加叫得歇斯底里。

他，綠色湖妖，自然就是查舒亞了。他路上披掛的綠衣，全是一一鴨糞。

事後他向她道歉，她才曉得原來住在他們宿舍有個不成文的規矩，便是那天那個人生日，其室友或是舍友就可以全權處理，把壽星丟入湖底去餵鴨屎。

這頭綠色湖妖，她從湖尾往坐在湖頭的他偷眼瞧去，中間隔了池頭寬尾細的湖水。他倒是尊重她的，她曾與他約法三章，每當她突戴上某件衣物，這就暗示她心情不好，想單獨靜一靜，那時如果他心情尚佳，他就算不能靠近她，他都愛找一個看得到的地方，守候着她。

等她望向他時，他就會用眼睛或唇語向她訴說他的關注。她有時嫌煩，便很不高興外國人怎麼動不動就愛口語言或身體動作一覽無遺的出示他們的感情。

關於這點，查舒亞曾經辯解過：「為什麼明顯表現出來的關懷就不是真正的關懷？我同意，東方人有他們的一套含蓄表現方式，但是，那其中就沒有流於公式化的虛偽一面嗎？」

「你看，你又把亞洲人統稱為東方人了。」她心裏暗笑道，雙眉往上挑了挑。

她望着他，也沒反唇相譏，只是愛憐的在臉上親了親。這些生活習慣上的差異，還關係到當事人的性格投射，又何必多費唇舌去一爭長短呢？

查舒亞明白臉上縮緊的肌肉，兩手於是往兩旁一揚，聳聳肩，無可奈何的笑了。每次他們為一些生活習慣上的差異發生爭執，無論誰輸誰贏，結局總會是她把他當作一個能言善道小可愛似的，親他，令他好沒脾氣。

他第一次吻她，是舞會一個月之後的事。更早的時候，他當然也想過吻她，然而她都巧妙的迴避開去，他也不願意強迫她。

她親他，先是長滿短齊絡腮于思的柔軟面龐，隨後是高挺的鼻尖，再接着是藍眼深上棕色眉毛旁的額頭……她不會忘記，他第一次吻她時，她有多麼的害怕，不是害怕他不愛她，而是害怕她會愛上他，而且又渴想嫁給他。

嫁給外國人，那是不可思議的，父母又會是怎樣的生氣？

他吻她時，他閉上的眼睛，是不曾留意到她臉上掠過的不安與迷茫的。她眼角閃過的淚光，則是她惋惜從小到大一直以爲有天有個同族的男子吻她，她這江南女子就會感覺到滿天杏花如雨般的洒到她頭上去的。

而事實不然，查舒亞滿身鴨糞的來自湖裏，他也不懂得何謂杏花如雨。他吻她，就如一頭咻咻的小獸。

戀愛令人患得患失，與外國人談戀愛愈發是缺乏安全感。

「我愛他嗎？」她心底注滿了溫柔的痛楚。

多麼的怪異，親人一致公認她長得最像一世活在大陸鄉下，一步也不會邁出家門院子的祖母，如今，她却不但飄洋過海，甚且帶着祖母的臉孔與一位外國人談上戀愛。

「查舒亞，查舒亞。」她在心裏不斷的輕呼着他的名字。湖畔的風繼續吹着，她是一點不夠勇敢的，只能以年輕，細小的心靈，猶疑的愛着，他們相愛得夠不夠深刻，時間也許會慢慢告訴她答案，也許不。

早城

一過六時便有人推開大門
看太陽把隔夜的牛奶潑下來
看衆蛇無可奈何垂成
一首長長的歌
看不願醒來的人
扭斷鬧鐘的頸項

究其實這是時間問題
他們說這樣子早晨
可抽油水不少
所謂一日之計
譬如上廁所譬如打太極譬如刷牙洗臉
而且，牙膏的味道也蠻新鮮

所以，很多人去打繩結了
半個世界一齊熄燈
一齊讀早報
一齊服用鎮定劑
電話響起來
摘下帽子的那人
道一聲好好聽的早安

然後，我們看到上帝也穿着牛仔褲走來
手挽菜籃
上帝是最守時的
也是最遲醒來的那個——

不如說整座城

* 蔡聯源

下午

鄰家竄來陌生的馬來歌謠
一隻黃貓小心翼翼躍下圍牆
落葉偶爾掠過一些鳥嘯
我在想着這空漠的時間
應值什麼時分
而蟬鳴似續還斷
而陽光略帶憂色
整個天整個地
除了特意製造的聲響
都想別人誤會它已經死去
恍惚中我只是多疑的石雕
淺淺的影子在風裡變形
先是四肢後爲臉色
心傷的風景摔了一地的怔忡
所有的形象剎那重逢
於是你是河，我是魚
在流水潺潺中游去
直到姿勢與顏色改變
而喧嘩在燃燒中升起

* 楊川

遺

傳

* 荒野狼

果之二

我的兒子去世已經一周年。我們父子難得交談幾句。我只記得那個雨夜他憤怒地喊道：「我不如撞車去死好了！」然後他就大力地把門砰的一聲關上，冒着雨駕車出去。那是他留下來的最後一句話，我連多看最後一次背影的機會也沒有，來不及跟他多說一句。我再聽到有關他的消息時，是警察局撥來的電話，問我這個人是不是我的兒子，我說是。警察局說他所駕駛的三菱牌車子跌進下雨泛濫的溝渠中，警察還說出車牌號碼，以確定是我的車子。警察拐彎抹角地查問了一大堆，最後才轉入正題說我的兒子因為水的壓力打不開車門，活活的被困在車裡面溺斃，等車子吊上來，亦已經太遲了。

我唯一的兒子。我趕去醫院看見他蒼白無一點血色又腫又硬的軀體，我忍不住抽噎地哭起來。我怎肯相信那可怖的屍體就是我的兒子。他才二十歲，沒有快樂過的孩子，人生的一半路程他都還未走過，他就這樣先離我而去。以後幾個月我的腦海裡都禁不住浮起這樣的影像：我的兒子在車內掙扎着打不開車門，他把車窗較下，溝水却大量地湧進來，活活地把他溺死。我想當時的情形大概就是這樣。可憐的孩子，死得這樣痛苦。他說要撞車去死我相信那只是氣話，他不是故意去尋死的。

那夜我的兒子很不快樂，我不知是不是我的過錯。我去清除他的房間時讀到他的日記寫着這樣八字：「生無可念，死不足惜。」我竟哭了一整夜。他還年輕，為什麼要對人生如此悲觀、絕望？從小他就不愛和我說話，開口總是吵架。高中畢業那年他說同學們都在出國升學，我說我無能為力，他竟說他的一生都被我害了，我聽了三天三夜不能睡覺。我承認我欠他很多，所以儘管在經濟上有困難，我還是成全他和同學出國去。沒想到第二年他就回來，什麼也不說，開始找工作做，不願再回國外去。我罵他和他吵架問他原由，他閉口不說一句話。他去世後讀到他的日記我才明白，原來外國學費大幅度提高，他不願增加我的負擔，才忍痛放棄他喜愛的學業回來。我們兩人都有苦衷，却都不瞭解。我一直為兩人之間的不能溝通而責怪自己。

我兒子去世後兩個月我才把噩耗告知他在澳洲的母親。他母親趕來時，當然也只能見到兒子的墳墓。少不免她和我吵一頓，怪我遲遲不告訴她，又哭又鬧的，說我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沒有好好照顧到兒子。潛意識中我是故意給她懲罰的，教她無法見到兒子最後一面而遺憾終生。但是，她又何曾盡到做母親的責任？兒子如此下場，她也要負一半責任。

因之二

我和青蓮的結合，只因為她懷了我的孩子。那時我們都很年輕，才十八九歲吧。一半好玩，一半為了好奇，當時誰會想到後果呢？等生米煮成熟飯，她家父母找上門，我讓父親毒打了一頓。我不能推卸責任。我和青蓮結婚，三個月後我就做了爸爸。

青蓮一直和我父母親合不來，連帶我也牽連進去。我兩邊不討好，父親本就討厭我，母親說我結了婚就變成媳婦的兒子，青蓮更挖苦說當然是自己的父母最親。

青蓮家人將移民澳洲，竟然莫名其妙地也要我跟去，我當然不肯。兒子那時才滿一歲，青蓮連兒子也不要，竟隨她家人走了，來信她說她在那兒等我帶兒子一同過去。父母親健在，我又是父親唯一的兒子，說情說理我也不能丟下他們。幾年後，青蓮回來和我辦離婚手續，兒子她也不願多陪幾天，又匆匆趕回澳洲，不久我就收到喜帖，她和一位本州過去唸着醫科的大學生結婚了。

果之一

兒子稍為懂事後，不是沒有問起過自己的媽媽，但我不懂如何向年紀小小的他解釋。父母也不知向他說了甚麼，一晚回到家他竟拉住我問他母親是不是壞女人，為什麼不要他，是不是他不乖。我是個不懂說話的人，只好罵他亂問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他把頭埋在沙發怕我聽見偷偷地哭起來。

我覺得兒子是需要一位母親。所以我就娶了慧貞進門。新婚那晚，我拉着兒子的小手放

在慧貞手上要他叫媽媽，兒子迅速地掙脫把手縮了回來，口裡叫道：「我要媽媽！我不要後母！」慧貞很窘，半刻才曉得逃入房裡哭出來。我發誓那次是我第一次痛打我的兒子，我是逼不得已的。

我發覺我和兒子越來越有了距離，他不給慧貞友善的眼光，不叫她母親。三個妹妹，他不和她們玩在一起。有時我瞥他一眼，他瞪着我以那種帶着怨恨的眼神，不是一位十多歲的少年所應有的。我不知如何才可以靠近他一點。如果不是必要，他從不開口說話。就是開口，也是冷冷的一兩個字，充滿着敵意。有時實在忍不住破口罵他，他睬也不睬，他越不睬我越要罵，罵得起勁，冷不防他會突然冒出類似幾句：「你罵夠了嗎？你要我去死嗎？」令我一時愣着罵不下去，只想狠狠揍他。

兒子做了不止幾件傷心事，令我又氣又疼。慧貞說我不在家時，他大模大樣的在家抽我的香烟。他才十二歲，我就發現他有手淫的習慣，但這種事我又不曉得如何向他啓口說是不好的。他愛把他房間裡的音響設備聲浪放到最大，儘放那種怪喊怪叫的所謂新浪潮音樂。我講他時他就頂嘴：「那你們看錄影帶就不吵嗎？」我年輕時也曾讓父母傷心，因果報應，想不到兒子如今傷害得我更多。我也爲父母痛苦過，我兒子難道比我更痛苦嗎？我不知道，我來不及問他，那晚他回來無頭無由地說要結婚，我罵他連個固定工作都還沒有，拿甚麼養人家的女兒？他就說他已和人家睡覺了。我氣得說不出話來，我想起十八歲那年自己做的傻事，兒子如今竟又重蹈我的錯誤，他會後悔的。我忍着心頭氣問他：「你們很相愛吧？」他不耐煩地大聲叫道：「這你不用担心！」我生氣了，我的手不聽使喚的狠狠擱他一巴掌。他是我兒子，我爲什麼不用担心？兒子怔住，又用那種怨毒的眼光瞪我，然後失去控制地叫道：「我不如撞車去死好了！」我沒有阻止他。我們都很憤怒。每次我們吵架他都是這樣駕車出去，半夜後他又會自動回來的。

可是那個雨夜，我的兒子一去不回……………。

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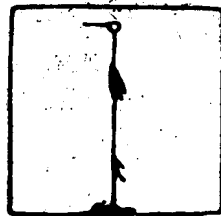
我的兒子令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我本來有個哥哥。大約在我五歲那年，哥哥帶我到河邊釣魚。河岸很滑，不小心我跌進河裡。那時我不識水性，哥哥爲了救我也跳進河裡，反而遭洪水捲去。父親大概便因此而恨我一輩子。我想，上天給我一個懲罰，我使父親當年失去一個兒子，如今我自己也失去一個，算是賠給父親吧，而且都是死在水裡。有一回我聽見父親和母親在吵架。父親說：「當然，兒子又不是你的。」母親就哭了起來。那時我不明白。稍爲長大後才知道哥哥和姐姐原來和我是不同母親生的。他們的母親在生哥哥時去世，父親才娶母親的。就因爲這樣，姐姐因爲我害死了哥哥而恨我，時常乘母親不察時欺負我。我小時候真怕她，我多懷念時常保護我陪我玩耍的哥哥。

母親只得我一個兒子，把我管束得很嚴，經過那宗意外，更是不許我離開屋門半步。家裡本就沒人陪我玩，姐姐又欺負我，我小時候真寂寞。那時家庭環境大概不好，平時很少見父親，晚上回來却盡見他和母親吵親。那時祖母還在，她也常常爲難母親，我常看見母親在哭。

父親常失眠，愛在深夜裡收聽電台新聞，電波很吵，使我不能睡覺。幾乎每夜他都半夜醒來，在黑暗中抽着烟，一支接一支的，然後咳嗽，常常我被他吵醒而感到害怕。

父母親吵架愈來愈激烈，時常把我也罵進去，使我很難受。姐姐早嫁，父母不和應該是主要的原因。入中學後我也開始不愛回家，反正回家總要輪流讓他們罵。時常我想，既然他們如此不相愛爲什麼不離婚呢？那麼做兒子的也許會好過點。如今我相信我的想法是錯的，我和青蓮及我的兒子就是一個例子。不相愛的夫妻，離不離婚，做孩子的都一樣會痛苦。

青蓮本是我班上的同學。那時同學之間很流行開所謂的生日派對，我們就是在那種場合下做了平生第一件糊塗事，也造成了以後我兒子及我們的悲劇。青蓮因爲懷孕而不能繼續上學，消息傳開去後我也被校方開除了。一時的差錯改變我一生的命運。正如我兒子在他日記中寫道：「他們是真的相愛才把我生下來嗎？還是他們只爲了貪婪那幾分鐘的快感？」我仍回答不出這個問題。我只想告訴我兒子，我愛他，無論怎樣，雖然我表達不出來，但我的兒子已聽不見了。



*圖

沒有文化的沃土

*金在紋

在一個經濟研討會上，有個發言人，循例進入正題之前，先說說笑話，他說馬來西亞是塊如此豐饒的土地，人們不必怎樣去苦幹，便自會開花結果。聽的人都笑，因為是一語雙關。不管是不是笑話，此地確是塊沃土，是一百巴仙的事實。還有，從外面來的人，也都說本國三大民族的文化多姿多彩，文化遺產十分豐富云云。這就奇怪了，因為一輩子住在本土的「大馬製造」子民，總是口口聲聲的說這裡是個文化大沙漠的嗎！那麼，究竟誰的話才是真實的反映？

像在下金在紋，雖然有個彷彿是「向東學習」之下的高麗名字，事實上却是如假包換的「Buatan Malaysia」，也和大多數的有文化有品味有知識的本地子民一樣，認為這裡物產豐盛是豐盛矣，但是人們的心靈，却個個俱是「精神空虛俱樂部」的成員，有金錢可撒有光陰可擲之餘，只會胡搞些「形而下」的喫喝玩樂，對於稍微精緻些的藝術，却是一竅都不通。或許，那些說本地文化遺產豐富的「遊客」，只看到到處林立的回教堂、寺廟、印度神廟；各民族的服裝互異；有些喫飯用刀叉，有些用筷子夾菜，有些却是五爪金龍，便認為是七彩繽紛的多元文化。誠然，宗教、喫、喝、穿都是人類的文明，可是這些只能算是最本能的文化。而我們所說的文化沙漠，指的却是高層文化的匱乏。而「精神空虛俱樂部」的成員日衆，原因也是因為他們在溫飽之餘，沒有辦法參與一些能啓發心靈的活動才有致之。別的不說，人口超過二十萬，國民收入冠於全國的八打靈，竟連一間蚊型的圖書館都沒有，便是沒有文化的最好註腳。

憤怒的大多數

*童玉顏

那個和我們一衣帶水的島國，他們的頭頭對輿論的緊緊控制，在短短的幾年內，由多言堂變成二言堂，最近又由二言堂變成一言堂，我們這裡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一群，還毫無心肝的拿來當作是笑話來笑謔。唉，其實這真是人類的慘劇之一啊，怎能輕描淡寫的當作是笑話呢？可是，我們的力量是如此卑微，除了豎起一根中指之外，又能做些甚麼嗎？

還好，我們還是個多言堂的社會，我們還有不同意的自由。可是，我們仍然有我們的不滿。因為，我們多言是多言矣，但還是受到個別的集團所操縱，有很多時候，不過是某個集團的代言人罷咧。所以，我們通常只能看到局部的真象（那還是好的了），而不是全部的真象。大眾傳播媒介受某個集團操縱，替他們粉飾兼宣傳，是全世界都有的現象，本也無可厚非。不過，最叫我們這些沒有背景沒有靠山的人憤怒的，就是我們的多言堂傳播媒介，只是把新聞報告出來就算數，而沒有進一步的去分析新聞。大眾傳播媒介的功用，其實並不只限於一部錄音機，它還有啓迪民智、領導輿論的責任。可是我們的本地媒介，却大大的令我們失望。他們以為我們都是些有腦的小人物，只會追看歌影視版，我們靜靜乖乖的不出聲，便拿我們當作是「沉默的大多數」看待。事實上我們不只是沉默那麼簡單，而是大大的生氣，氣得說不出話來。天天看到那麼多刀來劍往的文告戰，還有那麼多似是而非的胡言亂語，不生氣又怎樣？

我又回來了。

回到這個當初被迫離開的小城。

它一直沒有甚麼顯著的變化。從機場下市區，沿途仍是一些青翠的樹木和一大片荒涼的空地。

它與我日夜朝思暮念的家鄉仍舊一樣。

我把臉靠在車窗上，任熟悉又有點陌生的風景在眼前如飛似的往後退，往後退……一如時光若能倒流……那麼，唐……

歷史一定會改變。心在隱隱作痛，每次想起唐，都是一樣感覺，都已經十年了，這個心病老是醫不好。

十年滄桑，人事幾番新，唐還好吧？他現在做甚麼呢？我有一陣找他的衝動。

可是，我瞧了瞧全神專注駕駛的父親。這麼多年他也老了，過去吆喝我打我的威嚴不見了，而兩鬢却陡地抹上一片白，我現在才知道父親是這麼蒼老憔悴的。

如果當初父親慈祥和藹，如果當初父親用我渴望的方式來愛我，那麼今天，……今天相見肯定沒有這麼多遺憾！

我擰擰頭，妄想擰去這些纏了我整十年的事情。

然而，想見唐的心却越來越熱烈，越是近故鄉越是有這種衝動。

唐，我回來了，隔別了十年的滄桑田，我終於回來了，你等着吧，我一定要見見你。

噢，唐，唐。我想你。

甫到家門，媽已喜極而泣的迎上來，眼眶紅紅的用她肥大的身子把我擁在懷裡。

我更用力的抱着她，頭枕在她多肉的肩膀上，就像小時候遇到委屈對着她傾訴一樣。

咱母女倆擁着一團，待父親拍拍我的肩時，我和母親才拭掉眼淚對着微笑。

我激動得無以復加，環視全屋子的傢俱佈置全都保留我走時的樣子，只不過加了一台錄影機，黑白的電視換了彩色。對着這個熟悉的景象，我有太多太多的感觸，彷彿又像以前，我只不過去看了一場電影回來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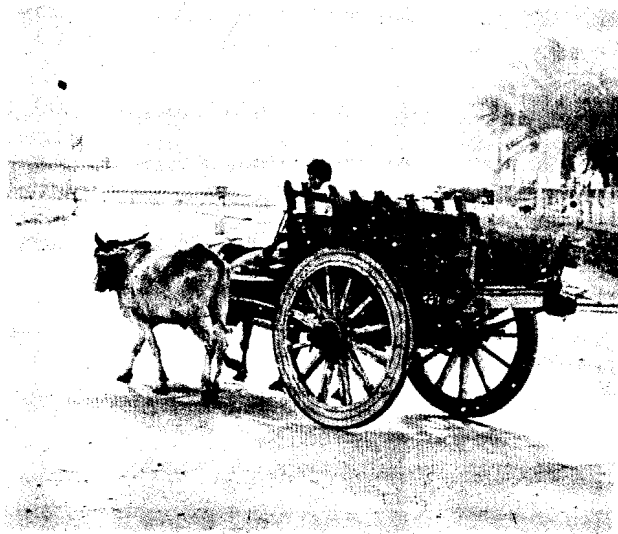
飯後，母親小心翼翼的問我：「亞男，怎麼不見偉琪陪你回來呢？我們也有多年未曾見過他了！」

我掩飾的說：「啊，他最近比較忙，公司擴大營業，他常常要忙到七點多鐘才下班的，而我回來又不是有甚麼事，就不要他陪了。」

母親彷彿鬆了一口氣：「如果是這樣也難怪他忙了，不過要小心，忙壞了身體就不值得了。」接着不放心的又追問：「你們的感情還好吧？」

多年後

*無眉



我聳聳肩：「都老夫老妻了，有什麼爭執退一步也就是了，難道還會大打出手不成？」

母親安慰的點點頭，說：「這樣就好了，我和妳爸當年不也是這麼樣麼，他火爆性子，老是粗着脖子罵人，我不也忍到今天了麼？現在大家都是一隻腳踏了進去的人了，以前的恩恩怨怨還提它做啥？妳會這樣想就好了。」

我聽着母親嘮叨得沒完沒了，心中的波動却未能平伏，我說了一個謊，欺騙了這兩個善良的老人，然而，我能告訴他們說偉琪生性風流不羈，又喜流連夜生活，我已與他離了婚了嗎？

我能嗎？能告訴他們女兒的丈夫是一個典型的二世祖，坐吃山空的紈袴嗎？

能嗎？我默然。

其實我不應該再回來這裡的，我總不能忘記過去發生的點滴，許我深心裡仍對他們有些許的恨意，只是這麼多年來，理智與懦弱的感情不容許我斷絕親情血脈，畢竟他們是生我養我護我育我親愛的父母。我縱有千千萬萬的不滿，千千萬萬的怨憤，仍得喊一聲爸、媽。

而一直以來他們都視我如掌上明珠，對我呵護備至，對我無微不至。

只除了唐……他們第一次不應允我的要求，並且冷然的漠視我的哀求，以前途的大前題把我送往外國，還強迫我嫁給曾偉琪，一個他們眼中年青有為的青年。

現在想起來，我仍是痛恨自己當年的懦弱，居然聽憑家人的擺佈，而放棄我此生唯一深愛的人。

啊，唐，唐，我按著頭，欲想追回以往美麗的片段。

嫁給偉琪的初時，我也曾想一心一意的對待他，但是午夜夢迴時，睜開眼睛想到的總是唐微笑的神情。而後偉琪開始按耐不住平靜無波的生活，回復他從前夜夜笙歌的糜爛，初時我也有同他吵，可是過後他總是依然故我，不知悔改，我寄情事業就更少理他了，對一個沒有愛情的人，我的胸懷廣闊如天空，却也益發思念唐了。

而那天，我同偉琪說離婚，要回家鄉看望多年不見的父母。

偉琪起先不肯離婚，還說：「怎麼，我們現在不好嗎？各自為政，妳有妳的工作，我有我的去處，姓我的姓總好過妳成為失婚婦人啦！怎麼啦？不是這麼快便找到第二春了吧？」

我氣極，指著他說：「曾偉琪，你別太過份了，容忍是有個限度的，我不想掛著個曾太太的虛名回故鄉，現在同你商量，也不過是給點面子你，不然的話，你準備接我的律師信吧！」

偉琪嘻皮笑臉的說：「嘖嘖，幹嘛這麼大火氣呀，什麼都好商量嘛，妳一向都給我諸多自由，如果我現在以這件事來難為妳也太不像話了，何況妳家鄉這麼遠，回到那邊去做甚麼事都無人知，與其我頭上變色，倒不如索性放妳一馬好了。」

我氣得說不出話來，不過他這個人是不會說一句好話益人的，如果不是他作賊心虛的話，他不是會為別人着想的人。

第二天，我們就去律師樓辦理離婚手續，房產汽車我都不需要，銀行共同戶口我拿大部份，還有以我私人義開的戶口也都歸我所有。

有時想來是一陣諷刺。

當初熱熱鬧鬧的結婚，於今分手了也像分遺產似的，好好一個完整的硬硬要瓜分兩部份，活像小時候玩的家家酒。

人生如戲，慶幸我們沒有孩子，可以自由的來去，我與曾偉琪的四年婚姻便這樣結束了。

父親要我陪他去喝茶，我就有點奇怪，又不讓我拉著媽一道去。

我正納悶著。

父親便開口了：「亞男，妳十年未回過來，覺得山打根變得怎麼樣了？」

當初不是我心甘情願走的。父親，是您迫我上飛機，迫我離開故鄉，還有離開您看不起的唐！

我極想喊出這些年來累積的怨憤，然而我勉強壓下心中的記憶，輕快的說：「都這麼多年了，總有一定程度上的變遷，不過變化不大，還是我當初熟悉的故鄉。」

父親領首不語。

我試探的說：「爸，您是否有什麼話要和我說的？不妨坦白說出來，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

父親迅速看我一眼，彷彿下定決心，說：「亞男，已經是這麼久遠的事了，我本不想再提起，但是我知道妳仍在乎的，何況妳現在並不快樂，我看得出來，所以，唉……當初，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只希望妳能原諒我當年的昏庸。」

我驚訝得看著父親，萬萬猜不到他會說出這麼一番話來，而慌亂之際我一時找不到話來掩飾我的失措，唯有默然。

父親瞧著面前的咖啡，又接著說：「有時我自己想起來也覺得做得太過份了，我是專制了一點，但我這麼做也是為妳好，唐安明高中畢業身無長物，正是毛頭小子一個，怎麼能維持一個家？怎麼能養得起妳？」

想起往事，想起唐，我的心頭漸漸熱了起來。

「爸，過去的事別提了，我從來沒有怪過你們，我還有思想知道你們是愛我的，只是用錯了方法而已。只是您這麼說唐是不公平的，唐不會一生一世都這麼窮，即使他是，我也會跟他的，爸，您了解嗎？我愛他，而且我們計劃好婚後我找份工作，我們兩個維持一個家不是太難的事。而我也不想結了婚便像尊活菩薩似的供在家裡，得閒不是打麻將便是逛公司看錄影帶，爸，我並不適合這種生活，我們還打算……」，我苦澀地停住了，怎麼了我？越說越起勁，說著十年前的夢想，彷彿以前的種種歷歷在前，噢，唐，唐。

我摀住臉，不想淚影朦朧的雙眼攤開在父親面前，我麻痺的感情不會因為對著父親而稍移動一點，除了唐。

我握著電話筒，以顫抖的手撥著電話，心情是矛盾複雜，一陣陣巨浪湧襲心頭，我有些不能自持。舔了舔乾枯的嘴唇，我以不自然的聲音問：「請問唐安明先生在嗎？」

電話那頭傳來一把悅耳的女子聲音：「請問哪位找唐先生？」

該怎麼說呢？我思量著。

電話傳來喂喂的詢問聲。

我於是說：「就說有位姓周的老朋友找他好了。」

唐，唐，我終於回來了，你高興嗎？

瞧着桌面上父親給我却被我捏得皺皺的地址：唐氏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唐安明。

我驕傲的笑了，畢竟唐不是父親心中的那類人，唐發奮圖強，白手興家，現在擁有自己的事業，証明我並沒有看錯人。

是吧？唐。我有點安慰。

驀地電話筒裡響起一聲喂。聲音穩重低沉，充滿男性魅力。

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這是唐，十年不見，我仍舊一下子便認得他的聲音。多少回夢裡他握着我的手低低說些只有咱們倆才懂的話。

我不爭氣的眼淚一下子湧上來了；鼻子酸酸，十年來所受的委屈怨憤，使我哽咽不已。

「是唐嗎？知道我是誰嗎？」我強抑下波動的心。

「誰？小男嗎？是妳嗎？小男？」唐不住的問。

「是我，我回來了，你好嗎？」我平靜的問。

「小男，小男，真是妳回來了，妳現在哪裡？我立刻來，我要見見妳。」唐急促的說。

「我在家裡，我也很想見你，你現在有空嗎？方便出來嗎？」

「甚麼話？沒有空我也來的，妳在家等我，十分鐘後我來接妳，記住，等我。」

我放下電話。如放下一塊積壓心裡多年的大石頭。

唐未變，仍是以前急性子的唐。

他十分鐘後便來了，我匆匆上樓換衣服打扮。

十年不見，我不若當年十七歲時的模樣，然而總得打扮好一點見他，我不想給他瞧見我的憔悴我的消瘦。

下午的咖啡廳沒有什麼人，冷冷清清的，却最適合我們分別十年來第一次再見的心情。

唐向侍者要了咖啡。

「沒有想到過了這麼多年還能再見妳，小男妳未變，仍是當年的妳。」

我細心地瞧着他，這個男人曾經是我深深愛過的。當初剛抵達外國時，人生地疏曾經忍不住飛回來，却禁不住父親厲聲喝罵，母親流着眼淚的哀求。

我聳聳肩，咖啡送上來了。

唐挾了三塊方糖放進咖啡裡，問我：「沒記錯吧？還是這麼喜歡吃甜。」

我點點頭，欲想忍住往上湧的眼淚，這麼多年他仍記得我喜歡喝甜，仍記得我要三塊糖。

「怎麼不說話？我沒有變得很厲害吧？」唐瀟灑的攤攤手，想使氣氛輕鬆一些。

「唐，見到你我太高興了，簡直高興得說不出話，不知該說些甚麼，彷彿有許多話要同你說，但現在坐在一起反而想不起來。」

唐點點頭，說：「我了解，因為我也有同感，這些年來我也曾幻想再見妳時的情景，沒有想到會這麼樣的，噢，有時想想也好笑，當初咱們都太傻了。」

「傻？當初咱們太傻？那些日子我爲了同他一起，向爸爸編了一大堆謊話，傻？他居然這麼說？我的心的心冷了一半。」

「小男，告訴我妳的近況好嗎？」唐關心的問我。

我振振精神，如背書的說：「我很好，四年前結婚，丈夫掌管一間貿易公司，生活平淡，我自己也有一份事業，談不上好也說不上壞，就這麼簡單。」我再聳聳肩。

唐驚訝的問：「怎麼，妳不是去了一年就結婚嗎？我在妳走後，三番四次向伯父伯母打聽妳的消息，他們起先不肯告訴我，後來在我多次追問下，才透露了給我聽，說妳將要訂婚了。」難怪剛才他的神情冷冷的。

我瞪大眼睛不能置信，說：「沒有哇，我在六年前才認識我的丈夫，還是父親介紹的，父親同我說在我走後不久你便閃電結婚，我以爲你一時之氣……………」

「妳知道嗎？我前年才結婚，一直以來我不死心，不見妳一面我無法娶另外一個女子爲妻，然而，妳走後便一直沒消息，我不免心灰意冷，後來我媽病重要我找一個人好讓她安心，我才結婚，對象是一個平平凡凡的女人，但是對我很好，家裡打理得井井有條，我也不再有甚麼希求，沒有了妳，是誰又有甚麼關係？小男，這些年來我時時刻刻想起妳，然而知道妳婚姻幸福，幾次我按下想找妳的衝動，沒想到今天還能再見妳。」唐搖搖頭，無奈的說。

我吸一口氣，上天弄人，還有甚麼好說？如果早幾年不聽爸的話，那麼現在我將是唐安明太太了，只是，爸這麼做——唉！

我笑笑，說：「唐，都這麼多年了，現在說來已是昨日黃花，得知你有個好妻子，事業成功，我已感到欣慰了，至少今天我們能再見已值得高興了。」

我拍拍他的手。

唐黯黯的說：「也只好這樣了，如果一切能改變的話……………」

我笑笑，有點苦苦的味道。

如果！這麼多個如果，如果能改變，時光能倒流，我們是否還會有這麼多遺憾？

車子停在家門口時，我向他伸出手，有點依依不捨，十年未見再分手未想到這麼困難。

我說：「再見，唐，珍重。」

唐握着我的手，說：「小男，妳也保重。」

我失神的輕輕的點了點頭。緊緊的握着他的手，無言。

咱們相對凝視。大家都知道以後永遠都不再見了。

我的手有些發疼。

縮回手，忍着心下車。

唐驀地問了一句：「小男，妳快樂嗎？妳的婚姻快樂嗎？」

我一楞，考慮着該怎麼回答。

唐說：「好好珍惜自己。有甚麼事情可以找我，再見。」他眼裡有太多的無奈。

我看着他退車，離去。

這個男人也將從我生命中永遠的離去了。

也許他和父親都知道我在說謊，然而他們都不想使我難堪。

我騙不到他們的。我知道，從他們了解的眼神中我看到許多許多的憐惜，只是十年滄海，我們都不再是當初的毛頭小孩，得爲自己做的事情負一份責任。

唐已娶，有一個溫暖的家庭，一個賢淑的妻子，我還回來幹嘛？我還留在這裡做麼？

對着這個充滿回憶的故鄉，我有太多的矛盾，去遠了老惦念這裡，回來了却又受不了許多古老的記憶，古老的舊傷。

我得走了，見了唐，也了却了心中多年的願望，父母的身子還建朗，可以互相作伴，似乎每個人都有他們的歸處。

除了我，我應該往哪裡去呢？

給我時間，我得慢慢想，總會想出一個供我駐足的地方。

是，我得替自己打算打算了。

短片

*化拾

第一個畫面

擺設得體的客廳，男人坐在沙發上，架起二郎腿，翻閱着報紙。他時而皺眉，時而不忍似的嘆息。小孩抱着玩具小熊出場。

第二個畫面

小孩的眼瞳浮現隔鄰小友伴躺在床上無神的模樣。他拉扯男人的西裝衣角，撒嬌般央求：「爸爸，你和我去看小明好不好？他生病了！好可鄙哦！」

第三個畫面

男人的臉映上薄薄的霜，充滿威嚴的聲調低喝：「小孩子不要理別人的事，爸爸沒空和你玩。」

第四個畫面

小孩漲紅了臉，含着欲哭的委曲，退下。男人的視線始終沒有離開國際新聞版上的圖片。

第五個畫面

那是一幅戰爭的圖片，炮火濃烟下是血肉模糊。

悲之旅 *唐珉

東京 華麗高貴的木美人
 一張死臉板冷森森
 都四月開初啦 櫻花居然不開
 不歡迎這心懷敵意的人？
 當年恨恨地對愛人調侃：
 好男兒四海皆家
 「血之盟」呵 等你一萬年
 愛人狠心把我的指頭咬破
 邱比得喝醉了酒
 我誓言給這盲眼的傢伙永恆的詛咒
 素國何為家？
 愛人拈着襟上的血花
 揮淚拂袖回奔故土
 我不知伊是否一如東京的面影這般冷
 箱根途中
 富士山神聖之美
 沉我於當年伊反覆對我吟唱
 「荒城之月」的鄉愁裡
 這可是什麼奇特的民族？
 山可恃水可依
 浪人暴走族又會落寞到那裡？
 當年伊為何不肯為我留下？
 且看車窗外昂昂然展示
 雄美之姿的山川壑谷
 引大和總為祭 以整體為依歸
 我 原非與伊有臍繫之親何
 而我又為誰堅持留下？
 我也愛我頭上的麗日
 我也愛我脚下芬芳的泥土
 然我的矜持竟是那般虛偽
 我的社會傳統裡沒有氣蓋山河的歷史
 今天我的弟兄們仍在開笑話
 生命的錯失？
 不言悔 亦無羨慕之情
 瞧！蘆之湖仍封冰
 櫻花她真的不開啲
 者番果然虛行？

(四月八日往來古之江戶與五湖之間)

蜘蛛網 *蔡多泰

天網
 是一跨空的八卦
 陣局已佈
 敕令已發
 誓殺擾夢的不速客

千絲萬圈
 媚眼眨動招搖
 誰是探花者
 當擁你而細語耳際
 當溶你為我的多情

別

一揮手
 就那麼地把雲揮上
 幻化一陣小雨
 細細碎碎地
 語別了又話別

走吧
 何患不見
 這世上
 我們都是客旅
 各奔着自己的路

此處
 他鄉
 我們終再相遇
 這驛站
 那驛站

釣

曾一度橫掃翻飛
 舞出一場流星雨
 劍法正輕盈
 一脈血路
 自你眸中瀉落
 淹沒風塵滾滾

當你已非劍的主子
 驀然回首
 星星自你眉尖亮起

於是散髮衣飄
 再輕輕揮去
 掌心無汗
 冰江上，一影孤舟
 你正自釣中
 走出

*傳承得



我坐在河源

*黃河影

我坐在這河的上游
 全心的投入
 孤獨以外的寧靜
 駐守 窺視
 一株纏樹的枯藤
 如果

它萌發新芽
 我會想要
 換一件衫，戴一頂毡帽
 如果

它的根伸延
 我會想要
 穿一雙草鞋，背起鋤頭
 如果它斷了數截
 跌碰着我的頭
 我不會閃避阻擋
 最多我
 把它燃燒
 灰燼就撒在這河
 這河的水流下去
 之後
 我坐在這河的上游
 用最原始的心靈
 傾聽

河的思想
 藤的遺志
 草的花夢
 我坐在這河的上游
 烏雲在天空顫抖
 我坐在這河的上游
 一種期待伴着我



*落花辭枝

文藝青年

這是一本大型的雜誌式合集，作者陣容包括了馬華文壇三代的文藝青年精英。編排新鮮醒目，內容更是多彩多姿。

郵購處：Goh Mooi Choy,
27 Jalan 22/36,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售價：M\$2.50

他們十五歲

林思維著，短篇小說集。售價\$2.20。

本書作者用最淺白的文字，將他和一群少年相處的不平凡故事忠實的寫出來，反映了一群正在成長中少年的不平衡心理發展，從而引發出許多值得關注的少年問題。

作者在此之前著有『心痕』（小說）和『因為我年輕』（散文）。

黃花鄉鎮

梁誌慶著，散文集。售價\$4.00。

梁誌慶，自一九六九年南文會成立起即擔任秘書職至今，他擅長寫散文和詩歌。著有散文集『向陽的生命』。

『黃花鄉鎮』厚180頁，收錄31篇作品，分2輯，第1輯「黃花鄉鎮」，第2「文學因緣」。

以上2書郵購處：朋友書籍代理（WONG SIW AN 王綉曉）T. S. 18, Jalan Jabar, Parit Jawa, Muar, Johor.



* 山水

無題

*黃潤岳

今年八月份讀者文摘各地短訊中，有一則頗為有趣的報導：在羅馬尼亞，政府要控制打字機，以免有反政府的文件分發出來。政府的命令是任何人對社會秩序及國家安全有妨礙時，不得擁有及使用打字機。據說元朝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候，漢人家庭連菜刀也要幾戶合用一把。社會秩序及國家安全之不易維護，自古已然，中外如一。

當馬來西在緊急法令期間，進入大小新村，都要檢查。許多東西都是不准攜帶的。我從新加坡回來，在士姑來便被扣留過好幾次。我知樂藥品食物之類，是不准攜帶。想不到生雞蛋却不受限制，我為孩子們買的電動玩具，因為有電池，電池便是違禁品。學校有位老師，家住新加坡。週末回家順便帶幾本作文簿去改，在新山關口遭遇到麻煩，要等候政治部認識中文的官員來逐本檢某。華文書籍也是一樣。故友曾鈺忱兄著『紅色的半個地球在轉動』，封面是紅色的，便曾使一些朋友蒙了不白之冤。

我有一位緬甸朋友向我傳揚佛教，航郵寄我一本圖文並茂的畫冊，在郵局被扣留，我還奉召赴政治部，詳細詢問寄書者身份與我的關係之類。那位官員讓我翻看了同樣的一本，因為上面有毛澤東的相片，因此，我只能可望而不可及。並且要我回信與那位朋友，說我看過了那本書，謝謝他就好了。

另有一則短訊，國際火葬同盟的代表在西柏林開會，在最後一晚的惜別音樂會中，有本地樂隊演奏“John Brown's Body”。報導這段消息的意思是這John Brown's Body也可以來作火葬之用罷。正好像某女士出殯行列，樂隊演奏「風流寡婦」一樣。

提起這首世界名曲，在緊急法令期間也是不准唱的，因為中文的歌詞是「團結就是力量」。我在龍引做校長的時候，遊藝會中學生口琴奏出這曲，那位英國民政長官立刻提醒我：這曲是不可吹的。我說：這是John Brown's Body。他一面笑，一面說：你的學生們知道這是「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有甚麼不對呢？在許多國徽王徽上都有拉丁文的United is Strength。這首中文配詞的世界名曲由於左派的唱出來，便變成了紅色歌曲了。

我想起了滿清時代的文字獄要誅九族。「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寫此詩的人是不是立意誹謗滿清皇朝？「維民所止」決不是「雍正去頭」！

有很長一個時候，毛語錄是禁書，連大陸來信貼了有毛語錄的郵票都得消除。後來在某次大選時，連毛握手的大相片都貼出來。真是卅年河東，卅年河西！

我在馬六甲做校長的時候，每年校慶遊藝節目是最頭痛的事。禁歌目錄一大半，逐條查對無誤。可是到了唱出來又不對了。後來，連歌詞對白都要一一送審。再後來，彩排時有人要來審查通過。學校當局，兩面為難。要表演的，總是怕掛一漏萬，寧可失之嚴，不可失之寬。彼此在鬥法一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秧歌原是我老家的民間藝術。秧歌舞成為大逆不道的遊藝節目。有一晚，我特別約了一位懂得跳秧歌舞的老師，秘密的在我家表演。我實在看不出它怎麼會危害到國家安全。我也看見過一位很「前進」的青年朋友，指導跳某一種當時若干青年們所熱愛的舞蹈：男女各一，右手高舉，左手相挽，慢步轉圈。一學就會，人人都會。這位指導是嫡傳的。他一下場就不同了。右手食指要豎立，兩眼要凝視指尖。這麼一來，整個舞蹈便完全改觀，變成了莊重和統一。

「倫敦大橋要塌了」也是很流行的兒童餘興節目。那時候的所謂「前進」就是祖國至上

和反英反殖地主義。倫敦大橋要塌了便意味着英國帝國主義要垮了。這似乎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事。可是，我在倫敦參觀某些小學，他們小學生也在唱倫敦大橋要塌了。他們完全沒有滅自己威風的感受。我們喊打倒英國殖地主義，他們有堂哉皇哉的殖民部。我們要打倒英國帝國主義，英國人却自稱大英帝國，並不感到有任何被打倒的必要。

我在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熱帶教育系讀了一年教育文憑。這熱帶教育系原名殖民地教育系。因為戰後許多殖民地都獨立了，才改換名稱。在英國人的眼中，殖民地既無不敬、亦無輕視之意。

古人說：防民之口，勝於防川。你不去理他，倒沒有甚麼事。愈要去禁，問題愈多。不准唱不准跳的，唱一下跳一下，更有味道。例如林連玉的回憶片片錄，列為禁書之後，大家搶着看。當時某些進步的政治團結團體，指定成員要讀。真是寒夜讀禁書，一樂也。

我那廿多年的華文中學校長生活，可以說大部份花在這種激盪和衝擊中。在校內舉行月光會，要申請批准。去山上海邊，任你們做甚麼都可以。為什麼自己的學生不可以在自己的校園內來唱唱跳跳呢？

十多歲的小毛頭開口祖國閉口祖國。這不完全是祖先文化民族意識的嚮往與熱愛，滲入了政治意識的鼓舞與引誘。我是土生土長的君自故鄉來。我時常會有啼笑皆非的尷尬。甚麼是前進呢？甚麼是進步呢？誰又不想前進、誰又不要進步呢？

不久以前，我遇到一位青年，香港來的，已經是加拿大公民了。在加深造，在加就業，生活方式完全北美化。他對我說：讀者文摘是帝國主義的腐化刊物，有甚麼好看？聽說他的家中掛了巨幅毛澤東像。他鄙視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他瞧不起西方文化。他却在加拿大拿了兩個學位，申請到一份待遇好的工作，家中有電視，也有電腦。他的父母辛辛苦苦的送他來加拿大讀大學，還替他買了一棟房子。可是他羞與他父母為伍。他認為他們土頭土腦，和他們在一起，好像會降低他的身份。可憐的父母，一直都在容忍和遷就這個獨生子。

這使我想起從前許多坐在冷氣房中為貧苦勞動階級不平而寫文章的人。這使我想起我在某市街頭親眼看見某些領導群眾示威遊行的人，當警察要逮捕的時候，他們逃之夭夭。我無意苛責他們，我只可憐那些受影響的。

在卅年代，我看到；在五十年代，我經歷；在八十年代，還有重演的。人是愚笨呢？還是聰明？一九二七年毛澤東有菩薩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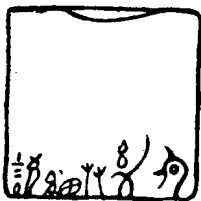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綫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鎖大江者其龜蛇歟？一九四九年他再有七律：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收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滄海桑田，人間正道。誰也跳不出這個框子。除也好，破也好，甩也好，丟也好，人總是人。羅素說：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是一種宗教，因為信念用感情化或權威式而非理智性的去灌輸。於是唱團結就是力量或倫敦大橋要塌了，便是一份滿足，便是一份參與，便是一份光榮。

今天我們看到羅馬尼亞政府管制打字機，覺得有趣。三四十年前，我們學校要買油印機油墨紙張，不也要登記麼？但是我偷閱到的地下軍印制文件，書寫端正，印刷清晰。由此可知叢林深處，人才輩出！管制不了的事太多了。

卅年風水輪流轉。眼看他砌高樓，眼看他樓塌了。我記得有位資產階級的門友，完全靠剝削勞工，剋扣薪津起家，兩夫婦趕時髦，講前進。家中有許多「祖國的」，他們也去過祖國。我只有連聲讚好，心中却蠻不是味道。當那一陣風吹下來的時候，吃的從白菜鯉魚到大花生，用的穿的，更不用說，百貨公司滿架滿櫥都是。曾幾何時，那一陣風又慢慢息了。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最後，誰也沒有想到，連我自己在內，我倒先到了天安門，也去了韶山。從前所歌頌讚揚的，是甚麼？從前所反對、要打倒的，又是甚麼？當我與幾位官員泛舟頤和園的昆明湖中，想起慈禧太后把建海軍的錢，修了這個園，我幾乎要感激她給我有幸作一日遊。在南京登紫金山、遊玄武湖，我只有背蔣都拉的金陵懷古：玉樹歌殘秋露冷，胭脂井壞寒蟬泣。到而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還是古人說得好：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人，人到底在搞什麼玩意呢？



* 人間集

零仃洋上嘆零仃

這一句詩，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出自于右任的手筆。其實，這句詩我在整整二十年前只聽過一次，也從來未在任何印刷刊物中看到，可是，這抑揚頓挫的七個字，却在我的心海裡湧起過數不盡次數的浪花（文藝腔在此處是必需的，因為二十年前是我最熱衷當文藝青年的時代。）。我還記得，那個炎熱難堪的下午，放學喫過午飯後，我又像平日一樣，坐在二姐的裁縫店裡，一邊做其車衣妹，一邊聽「麗的呼聲」廣播。然後，在一個談談說說的節目中，有一個聲音極美的香港女播音員，清清楚楚的以粵語唸出這首于右任的詩來。詩題是甚麼早已忘了，整首詩究竟是首七律抑或七絕更不能記得了，而只有此句，這要命的七個字，却彷彿打下印模似的嵌入腦膜裡，緊緊的追隨了我二十年。也許，只有等我把它的前因後果寫下來，寫得詳詳細細的，它才不會如影隨形的跟隨我了吧。

記得當時聽到此句詩後，我也覺得有好一陣子的納悶：真的有一個海洋，叫做「零仃洋」的嗎？就如南來的先民，他們把本地區的某一個海洋，叫做「七洲洋」，其實那就是南中國海的俗名；那麼，零仃洋是否真有其洋？到了今天，我還不能肯定。除非有人自告奮勇告訴我，否則，我也沒有這個時間去尋根究底。關於于右任，除了知道他是個有名的書法家之外，他的生平，我亦略有所涉獵。他所生存的時代，正是個多難之秋，撇開地理名詞不談，單以詩論詩，便已表達了當時一般感時憂國而又束手無策讀書人的絕望與無助感。但在另一方面，把「零仃洋上嘆零仃」移過來此時此地，也是我們一部份人的最佳心境寫照。我只籠統的稱為一部份人而未指明他們人數的多寡，因為我真的無法知道，他們的確實人數有多少。只是，我確確實實的知道，這些心亦有感焉的人是存在的。

二十年來我對這句詩念念不忘，依照自己私底下的分析，也是本身亦有「零仃洋上嘆零仃」的感嘆吧。那麼，就讓我先從「小我」談起。自我有記憶開始，父親便一直都在外地工作，每兩個星期才回家一次；母親對於兒女只是一貫的不耐煩，除了日常對話外，從不說其他事；兩個姐姐比我年長十多歲，興趣差異距離太遠，而且大姐在我五歲時便已遠嫁；兩個弟弟又小又不懂事；只有我夾在中間，變成名符其實的夾心餅。做夾心人是件既吃力又不討好的事，所以我的興趣，在猶未正式學讀書前，便已全神貫注放在文字上了。開始上學後，生活也趨向活潑，因為同班同學有五十個，常在一起玩的也有五六個，比起未讀書前的呆板無聊，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一年級年終考試過後，我考到第三名，賞到一包圖書畫筆的獎品，坐在手中笑不攏嘴之際，那個考第一名的男同學，昂首挺胸的踱到我的桌前來，一臉瞧不起的神色說：「哼！第三名，拿到些臭東西！」我望了望他手上的獎品，確是比我豐厚很多，便覺得十分羞恥難堪。平日的伶牙俐齒都不見了，只剩下一陣卑微的傷感。也是自從那一刻起，我才發覺，在一些強悍之輩的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如何的單薄。如果我有所謂孤絕感的話，也是從那時起才萌生的。

二年級時，有一天我看到我隣桌女同學的姐姐帶點心給她喫，她姐姐是一個約二十歲模樣嬌嬌打扮時髦的女子，令我不羨慕，等她走後，便悄悄的對我的同學說：「等我們長大了，可以自由出街了，我去你家找你好不好？」她家在大門樓，離我家不很遠。豈料那女同學只笑了笑，沒有作聲。本來熱情高漲的我，被她那麼不以為然的悶聲一笑，就彷彿一頭栽進冰川裡，整個人從頭到腳都涼了。第一次自告奮勇主動交友便出師不利，令我不難為情，也影響了我，以後的生命。自此次「打擊」以後，我便從不主動與人打招呼，只等別人親自送上門來。二年級過後，我與那女同學便不再同班，當然也不再是一起玩的小朋友了。上了初中一後，有好幾次在巴士站遇見她，她總是訕訕的，把頭轉向另一邊去。我亦不甘示弱，也不去故意看她。可能她有些自卑感，因她小六會考不及格，進了私立中學。就這樣，大家都互相假裝沒看見對方，可是我的心却忍不住在說：「老同學，你的心可真狠啊！」不過，或許她也作着同樣的咀咒吧。而事實上，我的交友失敗經驗還來日方長呢。記得在三年級時，一個和我同班三年坐在隔排的女同學，不知如何打了我一下，我也以牙還牙有仇必報的推了她一把，後來兩個人都覺得自己喫了虧，便哭哭啼啼的雙雙告到級任面前去。豈知那白白胖胖的班主任竟然訓斥道：「你們兩個都壞！」說完便不再理會，自去批改作文。天呀，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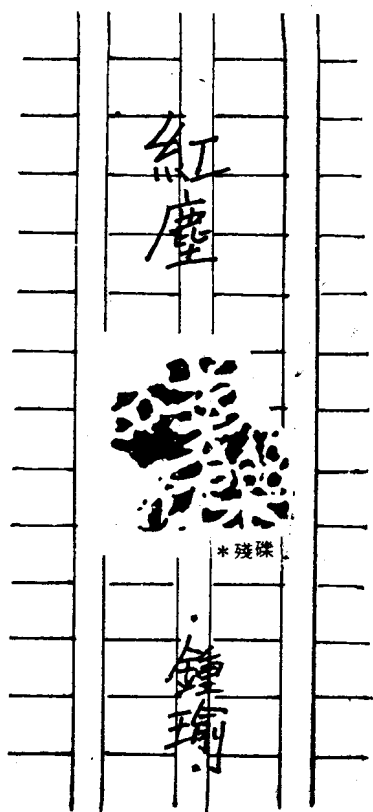
來我在老師眼中是個壞學生，這個打擊非同小可，令我沮喪了好長的一段時間。經此事後，那女同學和我便不再和好了。再後來她大病了一場，病得頭髮都脫光了，不久後便退學。我看到她那病懨懨的瘦弱模樣，已不再對她記恨了，換上來的是可憐與同情。可是碍於自尊心，始終沒有恢復友誼。然後她便永遠的脫離了我們的學校生活。

我現在的朋友當中，沒有一個是我小學時代的同學。我們那一屆的畢業生共有三百多個，可是一個個都像「人間蒸發」一樣，驢歌一唱，便消失得無影無踪。只有一位姓伍的女同學，和我是同籍，也一起升上修道院女校，然後是美以美男校。雖然同學總共是一十四年，但是中學時代，她在文科班，我則選擇理科；而她是虔誠的基督教徒，而我曾經一度對天主教入迷，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所以始終沒有成為手帕交。讀書時代的感情已經如此淡薄，一畢業後便不知所踪，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不過，在中四與中五這兩年間，我確曾有過一位攬頭攬頸的最佳拍檔。因為我們無論走到哪裡都形影不離，正所謂親密得如秤不離鉈，而她姓楊是潮州人，其他的同學見到我們便以福建話大叫「楊梅」「楊梅」，「楊梅」在福建話裡是「搵粥」的諧音，有些還索性做出搵粥入碗的動作來取笑我們。那同學也有好些驚世駭俗的思想，此只列其二。她曾斷言她這一輩子是不會結婚的，因為要一生一世對着一個同樣面孔同樣思想的男人，是多麼厭倦和乏味的苦差。我便自告奮勇，教授她一個妙法，便是訂做幾十個不同的面具，叫她未來的丈夫輪流戴上，這樣便不會日久生厭了。她聽了，捂着嘴眯着眼笑（這是她的慣常小動作），我也覺得洋洋得意，因我想出來的妙計是既新鮮又有趣。我們那時同樣是十七八歲，正是春心蕩漾時期，連級任老師都給我們一些擇偶指南，因為擔心我們會在日後遇人不淑，所以，我們同學之間談起這些結婚的問題，也是不足為奇的事。那楊姓同學另有一個驚人的思想，也是與婚姻有關。她認為，一般人的結婚對象，都是同一地區的居民，這完全是地理原因，與緣份全無關係；所以，他們未必是適合對方的，但因為他們太過懶於去追尋，便因循苟且的過一生。她睜着圓圓黑黑閃閃有光的眼瞳，滿懷憧憬的對我說：「說不定，那個人現在南美洲某市某鎮，也在等着我呢！」但這種美麗的幻想，實在太渺茫了，我也一樣的措手無策。可是她沒考上中六，最後還是進了黃昏班，與我同在美以美男校。她家離開學校只隔着一條大路，經過一段羊腸小徑，便是她那所幽幽深深的房子。我在上午上課，下課後去找了她幾次，可是已經話不投機了。她絮絮不絕的說有個「死佬」如何死瞪着她，而那男人是如何的醜陋如何的差勁云云。言下雖有悻悻然之意，其實是暗自窃喜。我聽了驚異得說不出話來。只不過是幾個月的時間，那個有着驚人思想的女孩，怎會搖身一變，變成一個一塊錢可以買上一打的平凡女人呢？對於這一個疑團，十五年後的今天，我仍然還是想不通。到了中六第二年，我便聽說她與一個親戚的兒子訂了婚，然後便不再有她的消息了。我們這對當年攬埋一齊死的最佳拍檔，便是在如此這般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解散了。

在學院讀書時，我再也沒有積極的和某一個人特別要好。因為功課實在太忙，大家都忙着演奏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都來不及。不過，我們三男同學三女同學在八打靈租下了一幢排屋，住在一起兩年多，大家早晚一起讀書一起喫飯，倒是成了好朋友。其中一翁姓的女同學早已和其中一男同學配成一對，出入形影不離，只有那李姓女同學與我作伴。可能是性格使然，她對人總是淡淡的，已經是近乎太上忘情的階段，和我的熱情熾烈是格格不入。雖然這樣，她也是我那幾年最要好的朋友了。我還記得，我們曾一起看過好幾部夜場電影，其中一部是簡羅素的『男朋友』。那晚，我們一人帶了一把雨傘，不是担心下雨，而是巴士站附近有個流浪漢，看到女孩子便會跟踪。而我又實在想看那部電影，便央了她去以壯胆色。果然，散場後走下巴士，那傢伙真的在附近徘徊，一見到我們，便追了上來。我們拿着雨傘向他示威，他果然不敢跟上來。畢業後大約一年，那同學也搬走了。我們之間的故事也跟着完了。大概是兩年以前，我在金河遇見她，只作了泛泛之談，後來她說要回家去，我答應送她，她堅持不肯，也不知為甚麼。

我現在的朋友，都是以電話聯絡的居絕大多數，見面的少之又少，這也包括了中學時期的兩三位同學。人們有刎頸之交有道義之交，我却只有君子之交。但這決不是我的選擇，因我私心裡還是希望有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可是我却徹底的失敗了。四海之內竟無一執友，難怪我亦會有「零竹洋上嘆零竹」的嘆息了。



張權在陽光細節的油加里樹下，隨意擇着一垛石墩，坐着並瀏覽，車影人影滔滔不絕的街前街後。他喘了一口氣，才注意到街衢的橫側，有一排樓宇，讓戰火焚燒得，只有一團亂瓦和焦炭。在那裡，正有幾個婦道人家的，正在朝着污糟邇邇的斷垣殘壁，焚燃着厚疊的冥紙，和燒起齊嶄的清香和臘燭。一個梳髻的老婦，珠淚縱橫的，一手捶胸，一手拍擊着沙塵滾滾的地面，在呼聲搶號的啼嚷着。旁邊幾個婦人，在拭着連連的涕淚時，不住用黯啞的聲氣，對她撫慰着。一輛運載着英兵和辜加兵的軍車，如獅子吼的發着巨響。在湧起一重使人發噁的廢氣後，軍車就如怪獸似的，輾過稀軟發燙的瀝青路，往另一個目不能睹的，沉默的戰場開去！——街上少數人，被婦人的哭嚷聲吸引了。人們也只是稍為歇下腳，隨便向可憐的老婦溜望一眼。在火燙的艷陽下，人人耐不住熱氣的，向街外的各陰蔽處走去。一個西洋傳教士，渾身都是宗教服飾的，他正路過街頭，朝哭叫中的老婦耽望幾眼。他似乎很瞭解似的，隨之默默的禱誦了幾句。他在胸脅上輕劃了十字，然後漫步走向熱鬧喧嘩的街市中。他走過張權的面前，二人相距逾丈。但彼此却心有靈犀的，向對方投以善意的一眼。張權好像憑感覺，聽到傳教士，不住撲跳的心房，和他帶點酸楚和憐憫的嘆息聲。

沿路而走時，張權終於向一個三輪車伕，打聽到老字號「陳記洗衣店」的所在。在行行重重間，隨着時光的流逝，和他心情的逐漸沉重，他想起阿蘭。真不知道，這一番的重睹，彼此將又是一種怎樣的感觸。和彼此又將，面對一種怎樣的抉擇和取向！人生真的是，一場沒有理路的牌局。你明明有的，最終竟然局面驟變，你失去原有的一切！而你沒有的，也許在一天微明的時候，在惺忪睡眠之間，它就立體而具體的，昂然的攤擺在你面前！——這一切，都像夢一樣的玄虛和無着。一切都出現在，生命無痕的軌跡中。一切都讓個中人迷惑，墜在其中，而不知道真相的逐漸大白！——張權就蹣跚着腳步，向生命的大白，逐漸蠕步而進！他方才隱聽到傳教士的心跳。此刻，他的耳膜摒擋了外界的一切雜音，他聽到自己的心跳，如巨鼓的敲打着。聲音頻震得，使他心腦麻癢得無已克己！

走着已是夕陽西照的時分了。抬頭所見，沿街的電桿線上，可見到啁啾飛來的雀鳥，齊齊密密地，列矗在半空上。街下已有少數的店舖，亮起了熠熠生輝的霓虹燈。張權站立在一片彈子球場外，透過半幽明的燈火晃照，他看到這屋宇的後半間，是被戰火毀炸後的廢墟。前間的彈子球場，是新近才設立起來的鋪子。其門外，連新的招牌仍未鬆上。可是，在黑黝的屋簷下，可見到已褪去大半色彩的字蹟：「陳記洗衣店」。在門階外，仍可見到碎裂的石塊。一具救火局用的水龍頭，也被炸歪了半截。一絡如絲的水柱，正涔涔有序地，向街面上流去。張權踏在濡濕的地面上。他怔怔的，望着這片半破舊的房屋。內心裡一直往下沉。他感到惶懼，也感到震驚。他不知道阿蘭母子今在那裡！也不知道，遭逢到這一連迭的劫難後，阿蘭母子將何去何從！也不知道，他遠自西城而來，是不是仍然能夠，在這新繁榮逐漸掩蓋舊劫難的南城裡，找到阿蘭母子！找到他的新希望，和新期盼！

張權搓着冰冷的雙掌，在路畔的石墩上，頹然而無奈的呆坐在那裡。彈子場內，流出了單調而無美觀的碰擊聲。幾個精力過剩的青年人，正把轟然恣意的譁笑，肆無忌憚的，往街外傾潑着。街心上的行人，在暮色將濃的時候，趕緊提著腳步，向各自的家門走去。巴士車每輛都擠滿人。人人臉上都露出歸家的焦切。腳踏車如樂隊演奏的鈴聲，聲聲催動張權愴痛的心頭。他把兩只手掌，緊捂着臉。他感到自己的臉龐，燥熱得使兩掌灼痛。他很懷疑自己是不是有淚。但用手指拭一下眼窩，答案是否定的。他只是交織着失望、傷痛、流落、和牽掛的種種情緒。他一下子，幻想到驚濤百丈的海洋上，一只母鳥抱持着一只雛鳥。越過烏雲和狂風的險阻，而向一線曙光的天穹飛去。那母鳥的恣態，表現

了無比的剛毅和勇決。牠在風暴和風濤之下，仍然穩身地飛向，光明的彼岸！

一重夜風，兜頭罩向張權的天靈蓋。他轉瞬間想起阿蘭那副堅強和勇毅的神情！她飽經世患，在淡淡的愁悵中，經常可見到，她一瞥而過的剛強。那種光芒，只是瞬間而過的事。如果，它能夠發酵而擴大，一定能夠穩穩地，硬朗地和所有劣勢和頹勢，作一豪情和邁越的決鬥和周旋！——張權兀地裡，樂觀而亢奮起來。他摔摔腦勺，好讓自己能夠，重新調整一下思維。他感到，失望只有讓人更失望。失望的補救辦法，就是重燃欲望。一定要矢意的把她找到，即使是天涯、是海角。只要稍聲聞到她的踪影，他一定有辦法，在人海茫茫裡，把她全身的撈尋起來！

過了一條街衢，走落一片半熱鬧的遊藝場。張權仰望星稀的黑夜，感到一路上向人探聽，無不是戰時的酷殺和殘忍。一個老者畏縮在街角上，他用中國方言，對張權談論日本軍人的奸淫擄掠。他花了好些唇舌，最後才恍惚記憶中，記起「陳記洗衣店」是在戰發初期，讓日機投彈炸毀的。那屋子只炸去了半座。前間的人只負了傷，後間的店主人，和他的妻小，都在深宵夜靜之時被炸死了！屋子讓炮火燒了一夜才熄。人們在搶救中，才發現店主舉家，除了顏容稍為可辨之外，全身大都被燒焦得透滿腥氣。人們事後也傳說紛紜，在店主遇難的那個晚上，雖然空襲的警報頻仍，人們仍可見到，各式行藏鬼祟的壞蛋，仍然冒着炸彈的轟炸，和烈火熊熊的現場，進行卑鄙無恥的掠劫。有人明明在炮火後，只是肌膚上輕微沾傷。掠劫者為了消滅罪証，他們在搶劫之後，往往把傷者，重新推湧向火場，要活活把傷者焚斃才設計逃逸！——「陳記洗衣店」也讓人掠劫一空。有人說，好像見到一群蒙臉的人，在人群雜沓中，把貴重的物資，往黑暗的街隅裡搬。有人挺身相阻時，不知那裡，兀地響起了鎗聲。試圖相阻的人，有幾個受了傷。接着就沒有人，再敢出來徒事相阻了！

張權在遊藝場的大門外，讓碩大無比的閃灼燈火，照得他身上，微微的泛起暖意。他抬頭望向半空，只見兀出板籬外，一座五彩燈火，不住在旋轉的飛天輪，遊曳在星花點點的夜空。人聲的喧鬧四面而來。一片在販賣兒童玩具的攤檔，在檔門外懸置一只擴音器，一曲「何日君再來」在幽怨地播唱着。張權望着飛天輪旋轉間，耳畔却縈迴着，戰後回歸後，不時聽到的「何日君再來」。他感到渾身有一種疲累的感覺。飛天輪上，孩子們歡呼夾着驚訝聲，使他兀地，想起阿蘭的孩子。一個身似飄蓬的母親，攜帶着一個，猶在稚年而充滿童幻的小孩。他們此刻，身在那裡，人在那裡呢？如果他們如

今猶在南城，張權決意在這裡尋覓他們！而如果他們不在呢？

帶着酸楚而悠長的嘆息，張權人已隨着人流，被一團光燦的燈火吸引了，而踽踽獨行，向遊藝場的大門內走去。他和其他人一樣，購置了入場券，順着燈火幢幢的內場，毫無目的地漫遊着。一群婦女各携着自己的孩子，在各式瑰麗的機動玩具前，指指點點的叫鬧着。一個碩壯的男子，在滿額泌汗的，力扳着一具，特殊設計的角力機。只要人客有力量，把角力機的最高力率達到了，機器的鈴聲即行響起。人客就得到一件應有的獎品：一包平價的外國香煙。

場內的熱鬧，隨着夜的越深，而逐漸興旺起來。地上的泥絮和亂草，早已被人群踏得稀爛。各式攤檔上，聘請了花枝招展的小姐，在頻頻向男性顧客拋媚眼。或偶然說幾句，帶着半點含蓄的挑逗話。——幾個年青人圍着一片骨牌檔，在興高彩烈地賭博着。另一群年青人，則發洩似地，抬着汽鎗，把前面的玻璃瓶具射得稀爛。一個年青貌美的女子，則在半垂着眼瞼，用似有似無的笑容，去鼓勵年青人，拼命的射擊和花錢。

張權冷眼旁觀，這一幅使人心熱又心涼的浮世繪。他心熱的是，人們為了生活生存，不得不把尊嚴和自傲，完全捏碎，而在這如幻的人造燈火下，搬出一副毫無真情的笑靨。他心涼的是，一幅肆憚尋樂的圖景，則如繪如影的流轉在他眼前！人們把剩餘的精力，統統的虛耗在，這種絕無意義的玩藝上。而戰火才撤炮不久，人們的創痛猶未痊愈，一幅醉生夢死的影像，已在這苦難的土地上，隱隱然的，已蔚成一種風氣和時潮！

走過一排熱鬧的攤檔，張權才特別注意起，每一個抱持着孩子的女子。她們在張權的眼瞳內，幾成了尋覓阿蘭母子的線索和憑藉。他在每一個背影相似的女子，稍為在他的眼膜內漾晃了一下，他就不顧一切的，提快起顛蹶的腳步，越過擠擁的人群，向她們的面前越去。可是，在他喘咻不休的時候，他才發現自己消耗了不少精力！他感到肚酸難當，肚腹內也溢起咕嚕的飢餓。他感到精神已陷在疲廢中。一種又渴又餓的衝動，使他走近遊藝場的茶攤內。

茶攤是供應冷熱飲品。這裡擺置了幾張籐桌和籐椅。幾個花容月貌的女子，各據着散置的籐桌上啃瓜子。一個馬來少女，穿着傳統窄身衣裙的，把她窈窕的身材顯露無遺。她遞給張權一盅濃茶，和一碟澆滿乳油的糕餅。然後，眯着眼線，對張權眈眈望着，一邊啟動她櫻桃似的小嘴，把每顆黑瓜子，咬得噼啪響。

張權滿身不自在的，坐在關節略有鬆脫的籐椅

上。他感到背脊湧起麻癢，臉頰有難當的燥熱。但他仍然埋首啜茶，並把糕餅大嚼的吞食過半。他的略形狼狽，使馬來小姐噗哧的笑出聲來。她對張權用英語說：「我從未見到過你，先生！你是外地來的？——」她有一雙嫵媚於閱人的眼睛，很快就看出了張權的來歷。張權把糕餅嚼盡，才呷了口茶，很感愜意地說：「這是你們馬來人傳統的糕餅，真的很不錯！」他由衷的用英語說。馬來女人燃了一根香煙，遞給他，並說：「謝謝你的欣賞！」她自己噴着煙氣，把她那種女子特有的風塵味，盡然的流露出來。

張權看到她，那副充滿誘惑性的身材，和噴煙長長地，捲縈在張權的頭顱。他感到自己陷在一種網羅中。一種強烈的挑逗，發射自女子震動的眼瞳間，也在她蠕動的唇皮上，一種如磁的吸引力。使張權的心房，撲跳不休的，而致於痠痛。他沒有再看馬來女子，只是低着頭，吮着甘香如醇的泊來煙。四外傳來遊樂場的愉聲。一重炮響劃空而來。接着，星兒疏落的黑空，爆出繁麗如彩球的煙花。花球相迭而炸，又是一長串無盡無尾的花絮。伴着清風而送，灼亮的花絮，如流雲似的，飄向無垠的蒼空。遊藝場內湧起，人衆的喝采聲和鼓掌聲。大家頻聲叫好！張權也由衷地，讚美說：「真美麗的煙花哦！——」

馬來女子也將嬌嬌的身軀，挪近張權而坐。她如蘭的脂香氣，薰得張權腦膜昏眩。他不無尷尬的，對着女子傻愣的一笑，儘管內心有話欲說，一時竟也說不出聲來。女子向他吐了一口煙，說：「我問你嘛，你是那裡來的？——」她眼中透出一種廉價愛情的誘惑。但張權只佯作不知的，對她說：「我從西城來的，小姐！」他的語氣裡，充滿着誠懇的意味。女子又是神經質的，哧笑後，說：「西城，我去過！那可是宏大的城市哦！——」她說着羨慕的話，也用媚然的眼，盯着滿臉燥熱的張權。「其實，」張權把香煙熄熄，吞了一口涎沫說，「我家遠在西城的市郊。我只能算是個鄉下人！」張權感到自己，像在說着最幼稚的話。他的心跳更遽劇烈，臉上的紅暈兀地浮現出來。

女子的格笑聲，無來由的爆炸起來。她揚着染上紅指甲油的手指，對張權指晃着笑說：「鄉下來？我從未見過這般斯文的鄉下人！——」她笑得咳嗽起來。張權也真弄不明白，她的語意究竟是什麼。他只是視膜難堪地，一骨碌把殘盡的茶水，往苦澀的喉嚨裡灌去。馬來女子終於止住笑，對張權垂問說：「能不能告訴我呢，你來南城做什麼，嘍？」她把臉龐，幾乎枕在張權的肩膀上。這使到張權慄然心驚。他只好敷衍地說：「我是來走走，探訪老朋友的！——」他說着的同時，遊藝場湧起雜沓

的人聲。有人高叫說：「又要燃煙花囉！——」接着，人人都抬頭望向，墨深如漆的黑空。遊藝場不知那裡，又傳來抑揚的中國絲竹樂。另外也有高低起伏的馬來樂曲。茶攤的隣座，幾個中國女子，正侍候着幾個英國人。他們在豪飲着啤酒，在放浪形骸的，說着粗鄙的笑話。一個梳着孔雀屏髮式的女子，正讓一個微有酒意的英國人擁吻着。旁邊的人在叫好。遊藝場內的遊客，無不讓這新奇的一幕吸引了。幾個無聊的中國人，正涎着貪婪的臉色，看着英國人，把中國女子，如老鷹攫小鷄似的緊攬在一起。

煙花如火山驟炸似的，把一天都披掛上，又紅又綠的艷彩。那爆裂聲，在張權聽來，絕不似是，如遊藝場內，人衆那般的如癡如醉，衆心歡騰！他記憶中，那幾乎四年前的一個黑夜，在山風呼嘯中，蜿蜒的山路上。一隊載滿各色俘虜的日本軍車，正讓埋伏在山巔間的抗日軍，施行酷烈的轟炸和射擊。一天都是光燦耀眼的燃燒彈。彈花如煙花似地，把黑夜照如明朗的白晝。人們抬頭仰望間，燃燒彈又轉化為殺人的利器。在一蓬高聳入雲的煙氣下，一輛被命中的軍車，如負傷的怪獸，發狂地向黑幕重圍的山坳衝去。一群受創的俘虜，在彼此發出各自的語言。他們在慘厲的哀嚎中，連人帶車地，沒入夜霧蒼茫，和黑漆宛如地獄似的深谷去。

人們用各自的語言，喊叫着同樣悲苦的口號。那種隨着深墜幽谷的、倏然不絕的叫苦聲，在張權的耳膜裡，一直縈響了幾年。而今夜，在遊藝場的升平喧鬧中，他又聽見，煙花如繁花似地，燃亮在黑墨如漆的蒼空上。他宛似心頭被戳似的，渾身泛起一重疙瘩。他喉膈裡一陣酸甜，有欲嘔的感覺。他連忙用手捂着嘴巴。那個馬來女子，却在煙花卜卜鳴唱中，用馬來話，輕軟地，在張權的耳畔，說着這樣的話：「先生，如果你心感願意，可以到我的家居來談談！——」她說着的同時，臉龐上泛着撩人的春意。她水汪汪的眼珠，如勾魂似的，在張權燥熱的臉龐上遊動。張權感到心跳劇烈。他嚥了一口涎沫，把內心衝溢起來的火燄熄熄。他揚起蒼白的手掌，揮了揮，說：「不，我還要找我的老朋友去！——」他幾乎舌根打結的，好不容易的，才用馬來話說完這句話。天上這時，却突然的爆開連環式的火環，把全場人都吸引住了。大人小孩，都齊聲歡呼中，不歇鼓掌和躍腳。幾個如瘋癲的中國人，興奮得擁着他們的女伴。在女子誇張的嬌笑中，男人和女人，各各擁作如一團滾圓的人球。天上煙火燃燒得熾烈中，張權已付過了茶賬，自己一人，擠過雜沓的人群，向遊藝場的大門外走去。一路上，他熱汗浹背。他喘氣咻咻中，還清楚的記得，在他拔步向茶攤外走時，那個杏目圓瞪的馬來女子

，咬牙撇嘴地，對他用不清不白的話語咒罵着。她不屑的，對張權指劃着，用英語馬來語，甚至幾句的中國話，數說着不堪的語言。但張權腳勢雖欠靈便，但轉眼間，他已朝着馬戲團的所在走去。一只大笨象在帳門前，向人晃動着嘴巴，向途人招攬着。一個五彩打扮的小丑，在殷勤的向人衆分發傳單。帳幕後傳來鼓聲和鑼聲。帳幕前，一天繁亮的燈泡閃亮不休。有人正向路過的張權，遞送了一幀傳單。後者興味索然的，連免費傳單也沒有接受。四處的人衆，像潮湧似的，向狹窄的馬戲團窄門裡走去。張權則呆立在，幾式賭博性質的攤檔前，讓自己稍爲和緩一下氣息。他放眼，望向遊藝場內的紅男綠女。一雙雙的麗影，在他的眼瞳內閃灼。他忽然有一種，全世界的幸福，都不再屬於他的感覺！他胸口裡有一種鬱悶的難伸。他感到，一種被馬來女子挑撩起來的情慾，在他的胸臆內，熊熊烈地地焚燒起來。他喉乾氣喘的，連忙走近一具水龍喉。他把水開得嘩啦作響。把整個頭顱，放在水柱裡濯洗痛快。他好不容易氣喘過來，人偎在一柱電燈桿下，用手撥拭滿頭的水漬。他靠在電燈桿下，却聽聞電燈線上，啁鳴不休的雀鳥，和感覺到雀鳥的糞便，宛似雪雨般撒滿一地。人群正被熱鬧的歌台，吸引了注意力。幾個鶯歌的女子，正旋扭着水蛇似的腰肢，在扯着喉嚨，高唱熱情高漲的流行歌曲。另外有幾個中國人在曠地上，表演着中國功夫和雜耍。那個賣葯的赤膊男子，正用如簧之舌吹噓着。人們把過道擠得水洩不通。幾個警員在維持着秩序，但場面的混亂則一如故舊。

張權滿頭濕濡，但內心的清明，却使他思緒得以回復平穩。如熾高揚的慾念，已被他用涼水灌熄了。他心頭內感到無比的清徹和恬然。泛身都漾起一種舒然感。他舉步向遊藝場的門柵外走去。這時候已告夜深，但遊藝場的高潮節目仍未掀起。一座竹綴的戲棚，正在開演着地方戲曲。那是哀楚動人的「趙五娘千里尋夫」。弦樂奏得悅耳悠揚，台下的觀客，看得如癡如醉。觀客中，張權注意到，竟摻雜着幾個歐洲人和一群似有文化的馬來人印度人。人們在煙花表演過後，正熱衷於遊藝場內的各式雜耍和餘興。

張權望望飛天輪的巨影，在黝黑的天空上旋轉。上面載着各族的小童，他們正在高空上，用驚訝的眼光，瞪望着燈花如海的地面。有一個小童的哭叫聲，自黑空上隱隱傳來，使得遠在地面的父母親，正用雙掌捲成喇叭狀，向高空上的孩子，頻頻呵哄。——張權瞬間間，又想起阿蘭母子！他心頭裡一陣抽搐，一種無名的酸痛，湧自胸腹的深處。他掉頭向遊藝場外走去。四處的喧樂聲已吸引不住他。他此刻想到的是，要繼續尋訪阿蘭的下落，只要

他仍在南城，一直耽一節時間，他相信，在這小小的城鎮裡，要找到一個初來乍到的女子，也不是一樁很難的事！他相信他鉄鞋踏破之後，一定如願以償的找到阿蘭母子！他有這樣固執而強烈的自信！

想着想着，張權已走落，路燈寂照的街頭上。背後離他漸遠的遊藝場，各種繁鬧的聲響，已漸歸於岑寂。而周遭，已被一種小城鎮，特有的空漠和寥落浸沒了。路上只有街燈射照下，微然的光輪下，可見到綽綽不定的人影，和聽到有人斷碎的談話聲。四周隨着夜風和虫鳴，讓人感覺得到的，只是宇宙間，全然的寂穆和噤響。——張權沿街而行。他蹣跚的身影，和稍爲顛蹶的腳姿，使他惹起黑夜行人的注意。一個偶在孤獨街燈下的女子，翻着夜鳥似的眼睛，嘴上噴着煙捲，身上發出清淡的脂香。她向張權眨眨眼的流盼着。但張權已轉入大街，在一排破廢的屋宇前行走。這裡經戰時的轟炸，屋宇已毀壞過半。在幽黯的街隅下，仍可見到戰時遺置下來的沙包，堆疊在凹凸的路面上。每一只沙包，都被流彈射得綻破。人們乘着半幽明的街燈，竟可見到各族的流浪者，蜷縮着身軀，在無蔽的沙包周沿，鋪了一片破席在歇息。張權在路燈下，佇腳掏出香煙，自己燃了一支，在鼻裏地噴着煙息。在夜風如妖魅般撲過來時，張權眼前一閃，有一個蓬頭散髮的男子，用生硬難聽的中國方言，向他說：「先生，請行個好，給我一支香煙！——」他露出求乞者的手勢和眼光。他的眼眶下陷，頰骨墳起，兩手不住的顫抖。十足是一個落魄途窮的社會遺棄者。

張權輕嘆了一口氣，把衣袋裡的整包香煙，掏出來並遞送給他。張權沒有則聲，只用感慨和憐憫的眼光，望向這個一臉塵垢的中年人。張權還沒說話，中年人已滿臉喜悅和感激的說：「謝謝，先生！謝謝你！——」張權劃了火柴，爲他點燃了一支煙。二人在光火的閃耀下，總算有一瞬間的功夫，看真切了對方。張權感到，中年男子身上溢出一種羶腥味。中年男子却看到，張權一副疲累的臉容上，嵌着兩只蘊藏着同情和諒解的眼睛。二人都不約而同，輕舒了一口氣。兩個人都有各自說不出的滄桑。只是，張權仍然在滄桑後，執意和頑強地找尋新生。可是，中年人在落魄後的沉淪，使他已無機會掙扎起來，而走落街頭，做一個嗟食殘羹的流浪者！

「你是新來乍到的，先生？」中年人噴着煙圈，曇着一雙沾滿眼垢的眼睛，望向張權說。後者隨着他，二人一道坐落在路畔的石墩上。望向月黑風高的天蒼，良久，張權仍然沒有回答他的話。四周廢屋的牆角下，不住傳來露宿者的鼻鼾和囁語。幾只叫春貓，在暗溝裡叫嚷和追逐，一群野鼠，竟然

四處流竄的，在街頭上奔跑。——中年人提起雙腿，採取盤坐的姿態，坐在冰涼的石墩上，用裊裊的煙氣，把他的說話伴隨着而來。「我一眼就認出你是外地人，先生！我在這城鎮滯留多年，幾乎每一個本地人，我都會認得的！——」他說着，聳聳肩，畏縮着身軀，好像要驅逐身上的寒意。街頭上寂靜如恆，偶然才有一輛三輪車疾過。車斗內隱隱可見，一個脂粉滿臉的女子，正在風寒的黑夜中，不住眨動那雙水汪汪的媚眼。張權銜着煙捲，內心百感交集。他吟然的嘆了口氣，對中年人說：「我確實是外來的過客。我到這裡來，本要尋訪一個故交舊友！——」他說到這裡，想到阿蘭母子的音訊杳然。他心亂如麻的，把兩手相搓着。掌心中佈滿熱氣，使他內心裡，溢起一丁點的禦寒暖意。

「那麼，先生。你是尋訪不遇了？——」中年人把煙捲夾在指甲上。一縷煙息自他鼻腔裡逸出。他瞪望張權的眼光中，顯示出他落魄的外在，不能掩飾他內在的睿智和靈明。張權愁苦地領首，但沒有說話。在夜霧漸濃中，遠方的街燈，光芒逐漸化成一片迷糊的氤氳。一群夜行人，身影飄忽忽地，拐過街隅，向一盞霓虹燈，不住閃爍的店屋走去。那裡突兀地，露出一嶄，在黑寒無星的夜晚下，唯一吐露着，人造光芒和繁華的所在地。那裡進出着滿臉誘惑的女性。也有一輛迭一輛的流行轎車，送來幾許腦滿腸肥的買醉客和尋芳客。一簇水兵打扮的歐洲人，則在門外手舞足蹈的叫嚷着。幾輛狹小的三輪車，把一群癡醉的水兵，載送到暗無燈光的街頭和巷尾。

張權和中年人，二人毫無目的地，走在長街寂寂的虛黯中。二人聽着自己的步聲，也聽着那店屋，伴着霓虹燈光下，隨着而來的音樂聲。那裡好像有人在跳舞。舞曲的節拍聲響，有一截無一截的，流向悶靜的街頭上。幾只懶洋洋的野狗，在店屋一隅的黝暗裡，瞪着失神的眼睛。——張權透過夜霧的半氤氳，總算看到，那店屋是一家嶄新的酒吧。門外堆簇着花籃，門簷外發光的招牌，寫着「玫瑰大酒吧」五個字。一幅勾勒着一個美女和一只酒杯的圖畫，在燈花璀璨中，閃耀着勾魂和攝魄的魅力。

張權和中年人，一道走近河邊的草坪上。二人踢濕了滿腳的露水。也一路上，談了許多的感慨和無奈。這裡仰望蒼空，尤其清晰地，看到銀河耿耿的煞是美觀。在天邊，流星閃耀。但二人却注意到，河岸的雜樹林中，幾座被炮毀的防空壕，蜷縮着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客。有人在河水裡洗濯身體。幾個年邁的印度人，則半裸着上身，在靠近張權和中年人身畔，在草褥如茵處，吸着廉價的草煙，和用家鄉話，談論着彼此的境遇。

中年人掏出兩支煙捲，由張權劃火柴點燃着。二人靠在河邊的圍欄上，望向倒影不定的河水，和那癱瘓在河床上的廢船。戰時英國人，爲了毀滅有利於日本佔領軍的軍需用品，在這河流裡，拋置了許多的戰車和炮車。在沿河的泥濘裡，在河臭的薰腥中，猶可見到崢嶸的廢鐵，亂堆在螢火虫群飛的草澤中。一群水蛇掠過水面，把河水撩起微瀾。遠處的流浪漢，在苦中作樂的，低聲吟唱着思鄉的悲歌。也有人涉水而過，在河水裡捕捉魚蝦充飢。

張權靜靜地，聆聽着中年人，對他絮細地，講述了這裡戰前戰後的種種悲劇。他自然提到「陳記洗衣店」被炮轟的一幕。他說，在那天夜裡，星斗無光，但是火燄的蹈張，使到周沿半里的人，都能夠眺望得到。他補充說，自從日機乘夜出擊以來，全城鎮兀地湧現了不少劫匪。他親眼目睹，許多趁火打劫的惡徒，在日軍統轄時期，仍然劣性難改的作奸犯科。許多人都被砍斷了頭顱，把屍身埋在河裡。人頭則串成一氣，張懸在通街大衢的電燈桿上，任由飛蠅舔吮，和陽光暴晒。在日治時期，幾乎是宵小狗偷，完全絕跡的社會。但是，日本人妄殺無辜則無日無之。當時也是漢奸走狗，無孔不入的時期。被誣告而喪生的人也多。當戰後露出了和平的曙光，也點燃了人們復仇的火燄。一群漢奸走狗，被人衆押着沿街鞭打。最後，被仇恨蔽了雙眼的人衆，用極殘酷的刑法，對付那批十惡不赦的走狗。他們被吊在樹上，剖開了心肝，讓一群如狂的獵狗，咬噬着他們的五臟。一些走狗則被砍斷了雙手，任他們在街頭上慘嚎而致死。至於一些如暴民的復仇者，則漏夜把漢奸走狗的華廈大屋火焚。他們糾衆，把走狗們的妻女，一起綁架了。帶到荒僻的野外，或者城近廢置了的防空壕，進行集體強姦和屠殺！那些皮光肉嫩的裸屍，沿着河床的草蔓，處處可見。有幾個半死的女人，因爲羞憤之故，紛紛在這沿河的木棉樹上自縊而死！

中年人敘述的戰爭慘劇，在張權的腦海裡，交替浮沉着他的戰時經驗。一場戰禍之後，就有這麼許多的後遺症。被屠殺的人，宛似把他們的血液，化成潺潺而流的河水。岑默而淒淒地，往東而流。他，張權，宛似聽聞群鬼哀哭。他風中而立，感到渾身泛寒。一種沁入心肝的涼凍，使他微感不適和心躁的，把最後的煙蒂，向河床裡彈去。他把最後的一口煙氣吐盡。然後，對中年人來說：「真對不起，我看夜已深。我要回旅邸休憩去了！——」他說着，在星花的晃照下，揮揮道別的手，向黝暗如故的街外走去。中年人在寒風撲送的河沿上，仍然叼着煙，對張權歉意地說：「真對不起你，先生！我沒有辦法，幫助你找到你的朋友。一個女子和一個小孩！——」可是，風湧而來，把他的話語，吹

散得毫無所聞。張權已在螢火蟲的照路下，沿着草蔓不休的土徑，向街上微有人影和燈影處走去。路上這時候，來了幾輛飛馳的三輪車，車斗上載着幾個歐籍水兵。他們腰擁着各自的中國女子，口中吹着狂哨，在三輪車疾跑的動勢下，他們的叫嘯，逐漸消失在冷黑的街頭。沿街屋宇，在點點微弱的燈光下，看到有一男人，推開窗扉，用不屑的口吻，並吐着涎沫，說：「荒誕！無恥！——」

張權的身影，由街燈一長一短的晃照着，而緩緩地，回復到方才的街頭上。他踟躕的腳步，好不容易，才蹭到霓虹燈，如百花綻放般瑰麗的酒吧前。「玫瑰大酒吧」幾個大字，被光影照得熠熠生輝。門前沿階，都是花籃和花牌，如花丘似地擺陳着。幾個穿著制服的司機，正偎靠在主人的轎車畔，在瞪着失神的眼睛呆等着。一個手持報紙在閱讀。另一個也借着店門前火燙的燈光，在打着呵欠，並手擎着一冊連環圖，在聚精會神地覽賞着。門外衣衫襤褸的三輪車夫，則乾脆蜷曲着身軀，在車斗上半閉眼的歇憩。酒吧的門扇，偶然讓進出的人，推開半片裂縫，而讓一重冷氣，夾着脂粉氣，向光輪未及的街外流去。門前的光輪下，張權站在酒吧的門階上。頭頂不住閃耀的霓虹燈，幻化成千種百種的五彩光華。那種古怪瑰麗的人造燈光，照在人的臉龐上、肌膚上，十足把一個正常的人，染成一個稀奇怪狀的舞台小丑。站在燈花的光輪下，張權真的感覺到，宛似自己正立在舞台中央。由於自己的顏容，被閃灼的燈火，塗成一種神話般的色彩，在幽晦的街心外，好像正有千千百百只，好奇而又新奇的眼睛，向他自己瞪望着。——他一下子，內心湧起如陷夢魘的恐怖，連忙抽身回步，正欲向街外的幽黯處奔去。可是，在他兀然轉身之間，他聽到酒吧的門扉，嘎然地被幾個酒客推開。他們搖晃着醉紅的臉，一口吐着酒氣，腳步浮蹉地，踏下門階，向遠深無光的街頭上走去。

張權在這一瞬間，意識陷入半恍惚的迷糊中。他幾乎發呆的，站在酒吧的門階前，耳畔聽到，酒吧內夾着冷氣和脂粉氣，傳來一片舞樂聲和歌唱聲。歌曲是時流的「玫瑰玫瑰我愛妳！」在各種聲色的衝激下，張權頭腦發昏的，抬眼望向酒吧大門外，一片碩大的玻璃彩櫃，上面先先後後的，排綴了一簇，燕瘦環肥的照片。每一幀照片上的女子，都是摩登時款的打扮。她們排列在一行美術字上。字句的全意是：「本酒吧美女如雲。保君如醉在溫柔鄉裡，享受人世的蓬萊緻景！——」由於霓虹燈忽紅忽白的轉動不休，張權根本無法，讀完整句的宣傳術語。但是，他疲累而苦澀的眼瞳，却牢牢地，被其中一幀照片的內中人，緊緊地吸引住了！他看到影中人，如墜入遠年的舊事般，腦海裡浮沉又浮

沉的，想起那個，在暮色和華燈初上後的街頭，由人力車夫，拖拽着而沒入夜色將垂的迷茫遠街的女子。她那雙誠摯殷殷的眼瞳，長長的留印在張權的心板上。而如今，那雙眼瞳在經過人工的粉飾後，而仍然神采奕奕的，在照片中人的臉龐上，流溢出來。她就是阿蘭！可是，如今她的新名字，被描在照片的邊沿上。她叫「柳燕」！她的打扮，已披上彩圖紛繁的衫裙，手持着一扁絨毛扇，把頭髮燙成蓬鬆式。在那裡，用矜定和怡然的笑容，對着鏡頭，作着一種仍然屬於青春式的微笑！

嚥着酸澀不已的涎沫，張權把自己昏陶的腦袋，稍為用長長的舒氣，而使之平穩和平抑下來。他的內心，除了震撼後的餘痛，就是現世人間的苦楚和傷感！他想不到，在再見阿蘭的時候，竟然是在糜糜的樂曲聲中，和騷騷的脂粉氣中。他站在酒吧的門扉外，他的臉色，被流麗的人造燈光，晃照得五彩綻發，而根本再看不到他原本的神情。他的心是痛的、熱的，而街外的墨漆黑空，却是寒的、涼的。他把自己的心腦，強抑平靖之後，人已迎着冷氣頻放的酒吧間走去。他有一種被歡迎的感覺。在他踏入酒吧間，幽黯的燈火下，一個提着小型電筒的男侍，對他的腳下，用電筒的光芒照射着。那男侍很快就靠近他的面前。那是一個結着領花，頭髮梳成波浪型的青年男子。他用英語，簡單地說了一句「歡迎！」在他的指引下，張權耳畔裡，不住盤繞着，樂隊在演奏「玫瑰玫瑰我愛妳！」的樂聲。在酒吧半幽明的彩燈下，在男人的煙捲氣霧下，在女子們的孜孜笑聲中，張權隱約見到，碩大的酒吧盡頭，有一小型的凸台，被鮮花或彩球點綴着。燈光焦點，隨着樂曲的演奏而旋轉。幾個西裝畢挺的菲律賓樂師，正在舞動樂器，在如癡如醉的演奏。場央有一小片的舞池。一對對的男女，在相擁的跳着慢步舞。一個身材高大的歐洲人，頭上戴着紙帽，臉上掛了一具塑膠面具，是一個唐老鴨的臉型。他隨着舞姿，作了許多滑稽趣怪的動作，並不住的，作着鴨叫聲。這場下的表演，引得他的女伴咕咕作笑。台上的菲律賓樂師，更其忘形投入的，把音樂演奏得出神入化。台下四沿的人，也被歐洲人逗得樂不可支。

張權終於，被帶到一片空蕩的廂座裡。那是環曲型的坐椅。軟綿綿的，幾可把人深深的吸陷其中。桌上置一瓶花和煙缸。一盞小量毫芒的桌燈，在那裡發着寂寞的光彩。四周除了幽黯，仍然是幽黯。隣座傳來，男女碰酒的孜孜笑聲。也有女人在撒嬌，男人在討好的混話。幾個歐洲男人，在詰屈聱牙的，向幾個中國女子馬來女子，學說中國話和馬來話。因為說得趣怪，引得女子們笑得喉嚨咳哈。舞池上，這時候，伴隨着樂曲轉入熾烈，男男女女們

，相擁跳得更形骸。男人們把女的，擁擠得頻頻浪笑和嬌嗔！

這是一幅戰後劫後的升平圖。在這萎靡的樂曲下，人人如癡似的，掉進深淵不見底的夢境裡。在燈紅酒綠的氛圍下，沒有一個人會想到，在此一牆之隔後，在酒吧外的寒涼街頭，多少人仍在流浪而飢饉中！有多少人，仍在爲溫暖和溫飽掙扎！多少人在血淚交織中，從戰爭的廢墟裡，匍匐爬行起來。而在苦酷或嚴酷的氣候下，用自己的舌，舔乾自己的淚，和自己的傷！

張權猶在半恍惚的沉思中。却發覺，女侍穿着端正的制服。站在他的，燈火無法看清她的臉龐的眼前。張權稍爲要動一下眼皮，才把意識調整過來，接過她遞在自己面前的飲食表。他的動作，顯得遲滯和笨拙。他自己也對自己慚愧似的，半沉吟的說：「我不習慣這裡的環境。燈光太虛黯了！——」可是，女侍沒有回答他的話。她只是略略移動了一下桌燈，把燈火稍爲照向張權，讓他好看得清楚飲食表。張權出於本然的，低聲說了句「謝謝！」這引起了女侍的興味。她對張權着眼地眺望一下，一種瞭然的神態，寫在她清淨的臉龐上。她顯然看出，張權絕不會是，識途老馬的，風月場中脂粉客！——她只是抿嘴一笑，用平淡的語氣說：「先生，你要吃點什麼、喝點什麼？——」她在半虛黯中，翻動着她假綴的眼睫毛。

在半微明的桌燈下，張權猶然未能，看夠清楚飲食表上的文字。他有點窘急的，滿額沁出微涼的汗水。舞池上一曲已罷，相送的傳來鼓掌聲。隣座的男女，在呷酒之餘，彼此用相關猥褻的話語，取笑並愚弄對方。有一個男的，大概在騷一個女的胛肢窩，引得女子在笑罵中夾着求饒。幾個中國男子，用中國方言，講着粗鄙淫穢的笑話。女子們在聽說間，不住的噴聲，大罵男子們沒有教化！——一個女子，突然對另一個侍者說：「給我們來三瓶啤酒！——」——在隣座的張權，在惶愧中，忽然靈光閃耀的，對眼前的女侍說：「請給我一瓶啤酒吧！小姐！」女侍有點沒好氣的，對他領首未語。張權趕緊附帶一句，說：「給我一包香煙，什麼牌子都行！——」他的語調，帶點生硬和羞澀。他不知道，這樣夠不夠。只好用戰兢的神態和眼光，望向黑暗中，一直無法看清對方表情的女侍。

舞池又已完奏一曲。男男女女，彼此相偎相傍地，向舞池四沿的廂座誓回去。不知是誰，在提起照相機，頻頻攝影。趁着鎂光燈的閃耀，那種白光，如流星如鬼眼似的，在煙氣和酒氣，相繼漫騰的黑黯空間，不住閃灼和躍動。張權在鎂光燈的明滅間，看清楚眼前的女侍，竟是一個年青，但已過份裝扮和老誠的女子。她半寒着臉。也許生活和環境

，早已使她頹退了，年青女子本應有的嬌憨和俏媚。她對周遭的音樂和淫諛笑語，竟毫無所動的，只用眼角，瞟望了隣座一眼。那裡幾個酒客，正在向女子們索吻，而鬧得天翻地覆。張權的耳根，不期然的燥熱起來。他正在無以自處時，也不知道時間是如何流過去的。他只感到頭腦有點混沌，放眼在人影綽綽的酒吧間。才見到舞池的一隅，有一棵高聳的聖誕樹，正在昏沉的空氣下，閃動着繁星似的光花。在舞台上的樂隊，菲律賓樂師們，正用喇叭吹奏一曲。舞池央，又出現幾對男女在婆娑起舞。四周的冷氣，已被煙霧和酒氣，冲刷得毫無涼意。幾個菲律賓樂師，在台上邊演奏邊拭汗。

在轉眼的功夫，張權才發現，女侍已持着托盤，在他的桌面上，擱下一瓶啤酒和酒杯。也帶來了一包舶來香煙。她仍然是毫無表情的，對張權眺望一眼。然後扭轉身，正欲向無邊昏黯的酒吧裡間走去。張權在四處眺望，仍然看不清，任何一個女子的臉龐，也看不到阿蘭的身影，或聽聞到她的笑話。他只感到心頭的憋悶和惶急。他把話衝出喉膈外，嗓音聽來有點尷尬和不穩。他努力使自己變成自然一點，說：「小姐，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他爲自己的突兀和魯莽，而感到忐忑不安。舞台上的樂音如雷的湧起，台下舞池也擠滿，如癡如醉的男女。有人在腳踏着節拍，在高低起伏的，聲唱着時下流行的樂曲。

女侍轉身走去之後，張權才知道，阿蘭，她在這裡是「柳燕」，是初來半月的侍酒女郎。她在這地方，只是陪陪酒客坐談，或斟酒陪酌而已。由於她沒有學會跳舞，亦沒有富商巨賈的支撐，所以，她在「玫瑰大酒吧」，僅只是一艷名和風頭，都無法出色的女子。她那種初入歡場的忸怩和拘束，使她在這裡，僅能謀取到一粥一飯的生活費。她連固定的捧場客也沒有，只能偶然，陪陪新來的酒客，打打招呼，說幾句毫不討喜，而且略嫌生硬和彘扭的笑話！

在女侍身影，掩在人影幢幢的酒吧裡間後，張權呆呆地，回味起女侍對他說過的一番話。他想起，並且聯想到，阿蘭的命道多蹇，看來還沒有完全改觀。她的命苦，生活苦、際遇也苦。這是張權，完全可以想像的！他感到阿蘭，實應該離開這污煙和瘴氣，一直使人半窒息而幾乎，頭腦無法保持半刻清明的環境。她在這裡呆下去，一種無形的吞噬力，遲早要把她，完全吞噬掉的！一個人，生活在無光的天地裡過久，最終，一定變成一個，不願意接近陽光，而至於畏懼陽光的人！一種生活，真的可以改塑一個人。即使那人的意志力是堅定的，但長期的腐蝕，會使一個人，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沉淪和消匿！

張權已經思緒疲累得，不能再想得更多和更遠了！他感到，戰後歸來，許多人和事，都未盡如意。許多人，都在戰火下，變成一縷浮魂。未死而猶在生存中的，却又掉在苦海和地獄裡。每一個人，都恍惚午夜夢迴中，夢到自己在掙扎在悲嘆。但是，在人間的另一隅，却又有人，在冷氣的酒吧裡淌汗。在熱烈的舞步裡，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一個勁的，毫無保留和吝惜的，在腳踵下踩得稀爛和粉碎！

張權發狠地，往喉腔內灌了一口啤酒。心肺內溢起一重麻痺的感覺。他提杯，正要把啤酒，往口腔內灌去。忽然，眼前一亮，一個熟悉的身影，在桌燈的微然折射下，使他看到，她柳絮似的眉梢，襯着她斜吊而起的眼尾。在蒼鬱中流傾而出的嫵媚，到如今，仍然清楚的，烙印在張權的心板上。而今夜，在四周的浪蕩的笑語中，在酒濃情濃的情境下，他看到了阿蘭。那個化名「柳燕」的女子，正好坐在他的桌對面。她半濃淡的打扮，把那綵軟髮，梳成波旋型。髮梢上綴着一只蝴蝶夾，手上和頸脖上，都戴着廉價的人造珠飾。她著了一襲緊身的衣袍，清紅的花案環繞胸脅。她唇上的桃紅，在桌面燈光的迴射下，顯得油膩生輝。她一抬眼間，看到擎着酒杯，神情發楞的張權。她倒抽了一口氣，用驚詫、呻吟、疑懼、和惶恐，種種情緒都無法形容之的形態，用一種幾乎迸裂出來的聲音，說：「張先生，呵！是你！張先生！——」她的語音，宛似遇到了，世間最大的意外和突兀，整個人像痙攣似的顫抖。她的臉肌不歇的抽搐着，宛似雷擊一般，整個人接近崩潰的邊緣。她帶着惶愧和不安的，用含糊的聲氣，說着含糊不清的話語：「張先生哦，真想不到，會是你！——」她把雙手捂着粉飾的臉龐，兩肩在跳躍着，使人看到她經受着極大的折騰和痛苦。她的兩行酸淚，潸潸地，自她的指縫間溢出。她滿手戴着的人造珠飾，在發着清淡而毫無鮮亮的光色。四周響起了舞曲。男女們又熱情地擁舞了起來。四隣都是酒客的鬥酒聲，有人喝醉了，在說着胡話。男侍們正趕來視察現場。人們引起了一陣騷動。但是，隨着酺醉的酒客，被人拖拽入裡間，酒吧內又恢復了原來的和樂氣氛。一群男的和一群女的，在鬥酒並轟笑着。

這裡寧靜的一隅，張權把身軀微然附前。他把一只溫熱的手，輕輕的覆按在阿蘭的手背上。阿蘭眼眶內的清淚，如斷珠的，向胸脅前和桌面上飛濺。她提起淚眼，望向張權，二人恍惚，經歷了千百年的瞭解。彼此用目光，把各自的心事和情意，盡在默默無言的對視間，一瀉無盡的傾露出來。——阿蘭半嗚咽的，聳動着肩胛，說：「我也是沒有法子，張先生！我來到南城，才驚悉叔父已告故世。

他的鋪子、生意，統統在日本人侵略的第一個年頭，就被炸彈轟毀了！——」阿蘭說着，已無法收淚的，讓淚水爬滿脂粉濃淡的臉頰上。有一個端酒到隣座的女侍，剛好在張權的桌前經過。她趁着微弱的燈照，很詫異的，發現阿蘭在淚眼滂沱中。她的好奇，只是瞬間即逝的事，一個酒客正招揚着手，向她示意要各式的膳食。舞台上的樂師，又在演奏他們拿手的「玫瑰玫瑰我愛你！」

張權遞給阿蘭一挾手絹，對她說：「不要再傷心了，阿蘭。我已知道了你的事故。你的叔父，和他的家裡人，都在日機投彈時，葬身火域了！——」他說着，很自然的抽着煙捲。舞池內的男女們，把臘板敲得咚咚響。聽着，真使人疑真疑幻的，恍如一簇炸彈在狂爆着。——阿蘭瞪弄着圓眼，對張權審視半晌，才抽了口氣，半明白的說：「張先生，你——」她還說完，張權已揮揚一下手勢，由於使力之故，煙霧被他撥動得裊裊四散。「叫我張權吧，阿蘭！」他的語氣有些躁急，但心意却是至善的。

阿蘭嘴上囁嚅的，有點猶豫和胆怯的，幽幽地說：「張權，你都知道了哦！——」她邊說，邊流露出女性特有的羞澀。一下子，她聯想翩翩的，想起當日在列車上的一幕。也想到張權和葉漢，在暮靄中相送時的一幕。當時，她一再殷功的，寄語張權和葉漢，在他們機緣許可的時候，能到南城來看她！她認為，亂世的友情，是一種難得的友誼。亂世可以考証，人與人間的真誠。也可以，同時管窺到，人性的善與惡，其涇渭和界線，是太平盛世時，酒酣耳熱時，所不能測其究竟的！

阿蘭很迅速而敏感的，想到張權此來，是完全爲了看她。她心裡溢蕩起一重暖意。耳根上一陣麻熱，連帶那星型燙金的耳飾，也燦亮得在虛黯中透着光。她在喉膈裡，沉吟地嘆叫了一聲。那嘆聲裡，飽含着幾許，女性特有的情意和滿足。她沾着淚汁的睫毛，震動着，把自己內心的亢奮和喜悅，強自在心頭壓抑着。張權自己呷着咖啡，並揚手囑咐女侍，給阿蘭遞來一杯洋茶。阿蘭默默地，用羹匙拌攪着茶水。她沒有則聲地垂下頭。她憑着女性的直覺，感到張權的眼光，正逡巡在自己的身上。她感到羞慚和悲傷！她感到自己已墮落了。如今成了一個歡場的女子！在陪酒賣笑中，把自己的尊嚴和貞潔，放在這烏煙瘴氣的，五色令人迷的境地。讓自己沾蒙了下流的、恥辱的惡名。讓自己無法，再昂揚而高潔地，在人衆前走過，而覺得自己，活得春花煦爛，而無愧於她愛的人、和愛她的人！

一想到這裡，「她愛的人、和愛她的人！」她越發惶愧交集的，把方才張權遞給她的手絹，蘸得滿滿沾着淚水。這次，張權沒有阻勸她。也許，讓

她把自己的苦難和痛楚，一個勁兒的，藉着如潮的淚水，反倒沖滌得一乾二淨。有時候，哭是一種正常的宣洩。把一切苦難和痛楚哭光，也許人倒反而，變得平靜而舒坦起來。——張權待半晌之後，才用緩慢的語氣，對阿蘭說：「其實，妳見到我不必驚奇，阿蘭！我這次來南城，是專誠探訪妳的。當然，我也想見到妳的孩子！——」

阿蘭仍然被自己的處境，深深縛捆着，而無法舒然起來。她的臉色泛白，兩眼也沉滯而無神。她感到自己是一個罪人，她實在不配坐在張權面前，聽他說這種，充滿真摯情感的話。她感到自己無可恕。她實在不配對張權說話。想到這裡，她內心如被刀攪着，痛楚得紅唇轉青，兩額上泌汗。在虛黯沉悶的酒吧間，她的喘息聲越來越響。

張權善解人意的，又在把溫熱的手，覆按在她的手背上。這次，他是輕柔的，在她的手背上摩挲着。一種情感上的高潮，在二人的心湖裡掀起。他把所有的愛，都透過手指的移動，而深深切切地，灌注在她的心靈裡。但是，阿蘭在情感和思維的交戰後，突然猛省到自己的處境。一種巨大的自卑感，在她的心頭上壓下。那種力量，幾乎使她無已自持的，雙手發凍起來。她連忙，把手從張權的掌握裡抽出來。她用悲苦而哀告的口氣，對張權說：「張權呵！——」後者揮揮手，示意讓他先說話。然後，把身姿在軟椅上挪移一下。他說：「阿蘭，我要再說一次。我此番來南城，是完全是爲了，看妳和妳的孩子！——」阿蘭感動和感激的，半機械地說：「我知道，張權！——」後者把煙蒂揀熄，對阿蘭睜視着說：「我本來以爲，陳記洗衣店，在戰時慘遭兵燹，你叔父和家人，也在戰火中犧牲。而妳也杳無踪影！我還以爲，我今生不會再見到妳了！——」張權隨着說話，情緒逐漸地亢奮起來。他說：「真是我意料不到的，我竟然在最失望的一刻，在街頭上躑躅。却無意中，在這裡「玫瑰大酒吧」，門前的那幀影片上，看到妳的臉影！阿蘭，上蒼待我，還算仁慈！——」張權不知是否，被那一丁微的酒意，沖擊着頭腦，使他在激動間，說了許多阿蘭越聽越羞赧的話。

酒吧熱烘烘地，有一個歌星，在唱着「對酒當歌」。女歌星在歡唱的同時，不住的高舉着酒杯，把澄黃的酒液，不歇灑向舞池光溜的牆板上。台下湧起鼓掌聲和吹哨聲。女歌星穿着蓬蓬式的衣裙。她把胸脯挺凸的聳起，然後扭動着臀部。隨着快節奏的樂曲，她不歇的跳着瘋狂的舞蹈。台下的男人們，則發狂的鼓掌和吹哨。幾個歐洲籍水兵，甚至歡呼地，把他們的鞋子，在虛空中拋擲。

燈火幽然下的張權阿蘭，二人正在雜音紛沓下，談着分別以來，二人的際遇和處境。阿蘭幽幽愁

愁地，呷了一口洋茶，說：「張權，你會不會感到失望，感到我下流！——」她抬眼，篤定地望向，臉容略爲青癯的張權。後者半錯愕的，對她望向說：「失望，下流？」阿蘭頷首，並說：「像我這樣，逼於生活，又無法再投靠故親。爲了安頓自己和孩子的生計，才到這類場所來討生活。在世俗的眼光看來，我豈不是很下流、很下賤嗎？」她說着，在「下流」之後，再添上一句「下賤」！

張權聽到這裡，內心止不住懊惱的說：「阿蘭。爲什麼妳要這樣想呢？下流嗎？下賤嗎？妳放眼瞧瞧！——」他指涉一下酒吧的周遭，那些可憐的陪酒女郎，她們都在強擠着笑容，應酬着那批，滿臉色情和猥瑣的男子。男人們把碩大的手掌，伸入女子們的胸懷內。女子們在尖叫聲中，滿臉洶汗的，半迎半拒的，對男人求饒並討賞賜！——張權又悶又恨的，搖着腦勺，說：「這種下流和下賤，是誰造成的呢？阿蘭！——」張權說到這裡，猛抬脖，把酒液往喉腔內灌。阿蘭這時候，伸手把張權的酒杯拿過來，對他說：「張權，酒不能這樣喝。你會喝壞身體的！」她把酒杯擱在一旁，用關切和憐惜的眼光，望向這個滿臉風霜的男子。他真的是，一個品格無瑕的男子呵！——阿蘭心腦裡，湧起了一種愛情的甜蜜感。她心裡溫溫的。無比的暖意，使她輕柔帶情的說：「張權，請你相信我。我不是自甘墮落的！——」看看張權有抗議的衝動，她趕緊把話接上去，說：「本來，我打算在南城找點更好的事做，或者，讓人家看着，感覺到體面一點。但是，你該知道哦，在戰後在南城，地方小小的，一個男子尚且謀事難如登天，何況是一個女子！——」她幽然的嘆息聲，使張權能夠，完全洞悉她的背景和困厄。

「這一切，我都懂，阿蘭。」張權燃煙後，篤定的望向阿蘭，說：「我回家之後，也體會到現社會的壓力。失業的人多，現政府又沒有體恤民困，到處都是半飢饉的營養不良人群，和工潮鬥爭。社會上，充滿戾氣和失望！這要怪誰呢？一場戰爭之後，使英國人，更形的露出厭厭疲態。他們那金碧輝煌的外壳，已逐漸褪色和保不住了！他們只好，任由那一批，被派遣來殖民地主事的三等文官，在俱樂部和跑馬廳，忙得團團轉之餘，才撥出僅有的一點心思和精力，來爲殖民地的庶民，做一點小小的建設。而把大部份時光，耗在徵歌逐色上！他們把行政機關，搞成比戰發前更其官僚。在經濟建設上，他們是完全交白卷的，只有維繫一點原產品的貿易。工業完全沒有，你要在工廠裡出賣勞力，事實上也沒有廠房來吸納你！——」張權一口氣的發着牢騷。他把兩個多月來的所感，一併地，在這個笙歌處處聞的所在，藉着一點酒液的反芻，一傾無

剩地宣洩出來。他說完，把酒杯重新注滿酒液，慢慢而舒緩地，用唇舌品嚐着。這次，阿蘭也不勸阻他。也許他真的，需要一點酒意，把心腔內的苦惱，稍為澆熄一點。而讓自己，在時代的苦悶中，得以吸到一點清涼的空氣。把自己，從失望和挫難中，重新振奮和積極起來！

酒吧裡虛黯如故。有一對舞姿特優的男女，正在伴着高潮迭起的音樂，把舞技發揮得淋漓盡緻。一群微有酒意的男女，圍成一個半圈，正觀賞並喝采着。爲這一對熱烈於舞的男女，作全誠而無保留的欣賞和支持。一個新臉孔的女歌星，著着膠片閃爍的大紅衣，在舞台上扭怩作態的演唱着「給我一個吻！」台下周沿，又是男男女女的調笑聲。一個酒客，用他自己的中國方言，把歌詞重新填譜，而隨着女歌星演唱。他出色的唱藝，引得他身畔的同好，群聲叫好。連台上的女歌星，也愜意地對他眯眼睛。

張權對這裡的環境，越感噁心的皺眼眉。阿蘭也垂下愧赧的臉龐。這一種醉生夢死的生活，最終難免腐蝕了一個純潔的靈魂。張權這樣的想：「如果我要她跟隨我，她會不會答應呢？」他自己稍爲哦吟，又在想像中，自己對自己說：「我當然知道，她對我是有着情意。但是。我應該如何開口呢？如何對她說呢？呵！難、難、難！」張權在幽黯中，吮煙並覷了阿蘭一眼。只見她的俏嬌，仍然未因屢歷風霜而減色。她仍然保持一種綽約的風韻，仍然未有褪色的，浮游在她那雙，微微吊聳而起的眉梢上。她仍然是可愛和可憫的！——張權對自己，肯定地頷着首。他望着阿蘭，自己在想：「葉漢說的一點不錯，她是個好女子！呵，葉漢吶！——」

張權猛然想起葉漢。他嘴唇瞬即發青。一雙手，緊緊地握捏着酒杯。他顫抖的手勢，把黃澄澄的酒液，不經意地潑在桌面上。他座攀似的臉相，使阿蘭微有詫異的，用焦慮和關切的眼光，凝望着他說：「張權，你怎麼啦，是不是感覺不舒服？嘎！——」她問着的同時，身軀向前傾俯着。她要藉着微弱的折返燈光，把張權看個真切。張權這才第一次，和阿蘭靠得這樣接近。他看到她的耳飾在閃光，嘴上吐着蘭氣，身軀上透着成熟的芬芳。張權一時間，感到情感複雜的，對阿蘭說：「有一樁事，我實不知，應不應該告訴你，阿蘭！——」張權說到這裡，宛似舌根成結。他的話音囁囁，完全不若素常的平穩和怡然。

阿蘭一刻間，已想到事態的不尋常。她極力的，使自己不致於露出惶懼。她雙手交枕在桌上，用眼光詢請着張權。她明慧的心性，使她意料到，這將是一樁突兀而意外的訊息。她已作好心理準備。她知道張權，要告訴一件，他們兩人，都會同樣

感到傷心和悲痛的事！張權那沁着汗珠的臉頰，和他發顫的手勢，他平時的穩定和怡然盡失。加上她女性特有的敏銳感，使她聽到張權，很難過很痛苦的，迸出聲音，說：「葉漢兄死了！——」她有一種意料得到，而又不肯相信的，用幾乎尖厲的聲音，說：「不，不！不可能！——」她的臉色陡地泛青。在微溫的冷氣下，她臉頰上，已佈滿汗珠，而眼眶內也溢起一重淚霧。她連迭的，對張權說：「告訴我，張權。那是不可能的。葉漢沒有死！他是個好人，不可能這樣早死的！——」阿蘭幾乎是討饒似的，擺動着惶亂的手勢。她希望，這只是一場夢魘，一場玩笑，葉漢沒有死！

但是，張權把她的夢幻，徹底而殘忍的搗碎。他頹唐地，宛如一個老人般的孱弱，緩慢而篤定的，自衣袋裡，掏出一張已告皺折，但摺疊得甚爲齊整的舊報紙，攤擺在阿蘭的面前。那醒目的標題，說是中年漢戰後歸里，驚聞妻喪兒亡，而自溺於綠海柔波！——文字阿蘭無法看得清楚，她只看到，葉漢那錚錚漢子的圖照，仍然像鮮活立體地，凸現在她的眼前。她彷彿，仍可耳聽到，葉漢慷慨而誠率的言談。也好像，聽到葉漢，在敘說一樁笑話，而引致旁人，喜孜孜無端地嬉笑着。——可是，葉漢的談笑聲，却迅速被一種狂肆的暴笑，所掩沒了。酒吧裡如冥獄似的幽黯。一個酒客，大概又是借酒瘋，在大庭廣衆間，在扯開喉嚨嘯笑着。他說着含混不清的話言。但人們仍可辨認出，他在講着粗鄙的下流話。他站在虛黯的酒吧間，兩腿不勝酒力的搖晃着。他越說越大聲，引致幾個男侍，不得不用蠻力，把他半推半拽的，拖往暗無燈光的內裡間。他的叫嘯聲，仍然在酒吧內，各人的耳膜裡縈旋。

張權和阿蘭，在唏噓嘆息中，互相沉浸在，對葉漢的無限哀思裡。張權一下子，像突然蒼老了多年。他微微咳嗽中，把新聞報紙摺疊好，對淚如斷珠的阿蘭說：「妳說，阿蘭，好人真的是不壽嗎？呃！——」他的語音幾乎微弱如蚊蚋，但阿蘭是聽得清楚的。她心痛如絞的，用嗚咽的聲音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但願這是夢！」她喘息中，夾着輕微的哭聲。「可是，他真的去了！——」張權愁悵地說。他把報紙重新揣藏在衣袋裡。酒吧內四處，又是湧起美妙的音樂，和男女們情虛意假的嬉笑聲。張權把最後一滴啤酒呷乾，說：「他若不是，經受這樣的打擊，他也不致於這樣不值，把自己沉溺在大海裡！——」張權說着，話態沉重得，使自己的聲音黯啞起來。阿蘭則把手絹拭着眼眶。她無聲地哭着，默默地爲葉漢悼念着。

「戰爭沒有什麼公理的，也當然，不會有什麼理智！——」張權說到這裡，有意地，借着桌上的燈火，覷望了一下自己的右臂膀。那上面刺戳着，

半輕淡的圖紋數字。那代表一種身份。一種被屈國的俘虜。他們已是一個奴隸和戰利品。只要主宰者願意，他們的生和死，往往只繫於征服者的一喜和一怒。他們生和死都沒有權利。只有征服者能夠對他們裁奪。他們只是一件物質，而不是一具生命！

張權半呆楞的，背靠在軟綿如絮的座椅上。他想到，生命的價值，在草菅人命的戰亂時代，真不知「價值」這個詞語，還能代表什麼意義！他想起生靈塗炭的集中營。也想起，戰後歸來，所目睹和耳聞的，種種人寰慘劇！不論認識的或陌生的，他們都在戰禍的輻射下，直接或間接的，都在戰時或戰後，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裡，把他們的寶貴生命，當作祭祀品的獻奉給戰神。他們，如葉漢，就是其中之一。他們在戰時中苟全性命，但却在戰後，和平的樂奏中，把他們自己的大好生命，奉獻給戰爭狂飆過後，猶在張牙舞爪的戰爭後遺症裡！

經過一場默默的哀悼，和默默的思念，張權和阿蘭，二人旋即恢復了常態。在阿蘭的多次詢請下，張權臨時下決定，他不打算把葉漢的死因，十分清楚和確鑿的告訴阿蘭。他不願意，讓同是女性的阿蘭，知悉葉漢的妻子，是被逼脅成軍妓，而後又染劇疾故亡的！他寧願她想得純美一點！這才對葉漢的妻子公平。也對葉漢是一種尊重和維護。——張權搖着腦勺，對阿蘭說：「妳不必知道究竟，阿蘭。葉漢的妻子，是被日本軍閥逼死的。他的兒子也亡故。這些都是事實。如今，連葉漢也故世了！爲了讓大家好過一點，我想，不必要對這齣慘劇，再加上枝節上的渲染！——」張權說時，臉色的莊肅和凝重，使阿蘭在微有失望之餘，仍然是諒解和體恤的，對張權微然頷首，並很溫順的，低着頭，把剩餘的眼淚拭乾。

「葉漢兄在與我道別的那一天，他曾經對我勸說，希望我能到南城來看妳，和妳的兒子！」張權吸吮着煙氣說。四處傳來酒吧的音樂聲。有兩個印度人在台上表演魔術。一個印度人手裡，明明抓着一只公雞。可是，轉瞬即變成兔子。另一個印度人，把手向虛空一揚，登時在半空上撒滿汽球。兩只如魔眼的電光燈，聚照在兩個鬍鬚滿臉的印度人身上。全場的男女，嘖嘖稱奇中並鼓掌。連菲律賓樂師們，也停下手腳，用瞪突的眼睛，觀賞着表演。——張權也好奇的向台上眺望幾眼。這時候，侍者爲二人，各送來了一碗熱粥。張權和阿蘭同時進食着。張權說：「葉漢是一個很重友誼的人！」阿蘭沉聲地應說：「我很感激他，一直都惦記着我母子。」她想起葉漢，想起命運的坎坷，內心如潮的，湧起難堪心事。她把碗羹放下，用呆滯的眼神，望向昏沉不已的，冷氣和煙氣，相互交織的空間。

「阿蘭，妳的孩子，可好嗎？」張權嚼罷熱粥

，對阿蘭提問道。他兩道飽含殷切的關懷的目光，使阿蘭內心裡，微微打了一個疙瘩。她想，要來的總歸要來的！人世上，要遇到一個本應你要找的人。往往，要兜旋一個極大的圈子，和耗費不少的時光和心血，才會因時際會的碰在一起。也許，一種亂世的滄桑，把他們兩個，本不相干的人，相互吸引而靠在一起！他們都需要，對方的關懷和體恤。也需要，經過坎坷和歷劫之後，對方能夠，給予適當的勉懷和同情。也需要對方的愛、對方的情！可是，那可能嗎？阿蘭在覷張權一眼之後，自己內心作着問語：「他會看不起我嗎？我是一個淪落的人，在酒國舞榭中討生活，他會嫌棄我嗎？還有，他的家人呢？呵，他的家人啊！——」阿蘭的內心，在旋迴着自己，苦思無法消釋的疑竇。她想到張權的現實處境，不禁抽了口涼氣，讓自己頹然的坐陷在柔軟的座椅上。酒吧裡陷在短暫的岑靜中。樂隊在休息，全場只有男男女女的絮語。打情罵俏仍然不絕如縷。

「阿蘭，妳的孩子——」張權再次覆問一句。他猶未說完，阿蘭已答上話頭，說：「很好。小寶托人帶着。他很乖覺。是一個懂事的孩子！」阿蘭本然地，流露出母性的慈祥 and 光輝。張權很感滿意地，對她說：「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孩子！——」也許他感到，自己太過突兀了。他微有尷尬地，用輕柔的咳嗽聲，掩飾着內心的掙扎和不安。阿蘭臉上紅暈翻旋的，用極淡極馴和的聲氣，說：「孩子們，多是很逗趣的！」她爲自己的詞拙，說了一句毫無意義的話，而感到臉紅和羞愧。但是，張權却無所覺。他還是極自然的，用平和的口氣說：「我的妹妹，嫁後育了一個男嬰，也是怪逗趣的！」張權吐了口煙，露出一個童稚式的笑容。阿蘭只是抿着嘴，勾勒起一溝輕淡的笑紋。

「可是，我回家之後，也知道了，阿爸也在戰時，因我的失蹤，而鬱鬱而歿！——」張權提起亡父，就由不得臉盤上覆罩愁雲。他無意義的交搓着兩掌，任由掌心相搓得熱漲而不可已。阿蘭哦嘆了一聲，低沉地說：「許多人，都一塊兒的，葬身在這酷烈的戰禍中！」她的臉色和眼色，都驟然地暗滯起來。張權經過半刻的沉默，又說：「阿蘭，爲什麼妳不問問，我從前的女友呢？妳完全沒有好奇心，呃？——」張權閃着狡詰的眼光，存心要作嬉阿蘭。

阿蘭像被張權戳破了心事似的。她有點措手不及，神情緊張而窘急的，用恍惚不定的語氣說：「張權，我，我難道適宜，提到這樣的問題嗎？——」她不知如何地，才把這些話堆砌起來。她的臉是紅了又白的，把寒涼的汗水，硬生地逼出臉肌上頸脊上。這時候，舞池上又回復了熱鬧。各男女偶成一

團，由樂音引導着，跳起溫馨的相擁舞。張權把阿蘭的窘迫，着實地看在眼裡。他最終不忍地，只好對阿蘭說：「她真幸福，有一樁美滿的婚姻，也有了一個嬌媚的小女兒！——」張權內心的惆悵，是外表所不能窺探的。他滿腔都是酸辣，但表面上却裝成極之平和。他說到這裡，阿蘭已知悉他內心的痛苦。她很瞭解的，對張權掠動一雙充滿同情的眼光。張權心裡一凜。他驚詫於阿蘭的洞悉力。她完全把他內心的情感脈絡透視了。她知道，張權一直在痛苦煎熬中。她知道，張權在情感之海裡，正孤獨揚帆的飄泊着。他在探訪一個避風的良港！但是，人世的事，又誰能逆料呢？感情不是同病相憐式的寄托。感情的火花，是兩個異性心靈，達到最投契的境界時，才會燦然生光的。而她和張權，是不是有這種發熱發光的條件？他們如果有愛，那麼，愛的契機和基礎，又在那裡？

阿蘭明顯地，讓這個玄機式的問題，攪昏了腦袋。也許，感情的事，是不能強化解釋的。解釋感情，會讓一個靈明的人，變成一個傻瓜。或把一個勇於愛的人，變成情關下的懦夫！——阿蘭在思緒無端的時候，她聽到張權說：「阿蘭，我知道妳在這環境裡謀生，決不是長久之計。我如果有什麼能幫助妳的，請妳坦率的對我說。我一定略效綿力！」張權的語音，成了金石之聲，在她的耳鼓裡，頻頻的敲打着。她又聽到張權說：「我在西城的小學校裡，辦了復職手續。我此生，能夠對社會人群供獻的，就是我一點的知識和教學才能。我要好好的，窮此後半生，在教育事業上，敲擊火花。為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許，在世俗的眼光看來，我是迂腐和落伍。但是，人生的正道，本來就是寂寞和多厄的。我相信，只要一個人活得對別人有意義。他就是，等於擁有了，世間上最大的財富！」

在半昏噩之中，阿蘭猛然，被舞台上的一下鑼聲震醒了。她在怔忡間，才看到張權已站在她的面前。張權的眼中，透出那種，任是那一個女子，都會感受得到的，愛的光芒。那是灼人心坎的熱力。使人在昏眩中，感到無可抗拒的溫暖和甜美。但是，阿蘭讓自卑戰勝了情感，讓疑懼戰勝愛心。她不知道，接受愛情，是用那一種方式。拒絕愛情，又用何一種語言！她在兩可中猶豫和徘徊。她讓自己，在感情之海裡載浮沉。她不知如何去愛，或如何去拒絕！她只是呆楞地，望向張權。她的眼眶內，漫起了閃閃灼灼的情淚。

張權稍為移動了一下腳步，他揮手向女侍，示意她結賬離座。阿蘭這時，才大夢初醒似的，搖手對張權說：「這裡的賬，讓我來結，張權！」張權的動作，仍然是固執要付賬。阿蘭情急之下，幾乎用哀求的口吻，對張權說：「請讓我結賬，張權！」

——」她咬着唇皮，強忍着奪眶而出的眼淚說。張權感動的，攤攤手勢，說：「我要真的感謝妳，阿蘭！」他最後，無言的，把滿腔的感情，吞嚥在肚腹裡。二人向對方凝望了一眼，然後萬分悵惘地，舉步向酒吧外走去。張權殘缺的足踝，使他又傷心又難過的，把牙齦咬得實實的。他沒有把愁悶嘆息出來，他不想在分別之際，又讓阿蘭感到更其的痛苦。他們的苦楚已經夠多了。再多一點，難免會使他們落入崩潰，而不能自解！

酒吧內灌滿女歌星的高唱「天涯歌女」。音樂像一個人嗚咽似的，在斷續地抽噎着。張權的內心惆悵。阿蘭的內心滴血。二人推開酒吧厚重的門扉，一種自然沁人的夜風，很自然而怡然的，撲向二人的臉龐上。二人都打了一個寒噤，望向昏沉無己的黑空，月亮半掩面的，隱蔽在烏雲裡。星光在雲眼的，望向人間的蒼涼和幽恨！——張權站在門階上。他在熠熠而動的五彩燈照下，才看清楚，阿蘭的純美和樸質，並未被酒氣和虛華所攫奪。她仍然有一種落落的情緻，在她的眉宇間迴旋着。她看着張權，帶着淡淡的淚光的，對他說：「張權，我真的很高興，你會來看我。就可惜，我們都失掉了，一個共同的朋友，葉漢先生！——」她黯啞的聲音，被夜風撲得裊裊而散。但張權完全明白她的心意。他說：「只要我們仍然活着的一天，葉漢兄在我們的心目中，並沒有死去！」張權向門階走下一步。他採取仰望的態姿，向阿蘭佇望着。「是的，葉漢先生，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裡！——」阿蘭的語音，包含着多大的愁苦，恐怕捨張權，沒有任何人可以體會得到了。張權千言萬語，一時如喉腔梗塞似的，苦苦不能砌詞。他望向阿蘭，眼瞳裡射着熱切的光輝。他把阿蘭的心燃亮起來。後者惶懼而無措起來。她近乎懇求似的，對張權呼喚了一聲：「張權呵！——」

街外清冷的路面上，除了偶然馳過幾輛巴士車轎車之外，就是空寂如死域的塵寰俗世。幾個流浪漢，在各屋宇的牆角下，頻頻蜷縮着身軀並打呵欠。幾只野狗，在向黑暗如漆的街頭，在舞着蹄爪並叫吠。——張權這時候，又把腳步蹬回門階上。他的心像火燙的酷熱。他把阿蘭看得，有點難過而恐懼的，把身軀往後挪。酒吧的門縫內，傳送出來一片靡靡之音。舞池上熱烈的舞步，在遠距的厚門之外，仍然隱隱可聞。張權鼓起勇氣，對阿蘭趨近，說：「阿蘭，我們都是情感疲倦的人，是不是？也許，我們彼此都能幫助對方平穩下來！我們飄泊得太久了，我們要靠岸，但必得要有一個引樁的人！——」張權一口氣，把憋在內心的話，傾訴而盡。他感到有些暢快，但也充滿疑懼。他不知道阿蘭的取決是什麼。因為燦爛的霓虹燈火，把她的臉龐，照

得五顏六色。除了她自己，沒有人可以窺測到，她的決斷，是取或捨的。尤其是，此刻自己也陷入迷惘中的張權！

時間在二人的心窩裡，好像過了天長地久的悠悠歲月。二人都讓紛湧的愁思捆住了。二人都要把千萬的話，簡單而扼要地陳述出來。但二人都感到疲累和詞拙。他們在愛情這樁事情上，表現得很稚嫩很無助！他們無法，把愛或不愛講得清清楚楚。因為他們太純，太沒有機巧！——阿蘭在沒有答話的時候，張權喃沉地說：「我明天早上，搭早車返西城了，阿蘭！——」他的嗓音裡滿盛着情感。阿蘭突然的詫異說：「明天早上？張權，你不能多留下幾天嗎？」她滿頰的漲紅，却讓閃灼的霓虹燈沖淡了。

「我們學校復學在即。我有許多事，是要張羅和籌措的，阿蘭！——」張權在夜寒的風凍下，無可奈何地說。「那麼，張權！——」阿蘭情不由己地，不知如何措辭的，只是搖晃着腦勺，把柳型的眉線扣成峰聳。「我居停在，火車站隣街的悅來客棧。阿蘭，我希望——」張權稍為遲疑一下。他的舌根麻痺，情感如翻江倒海的，不知何以自持。他吞下幾口涎液，才幽幽沉沉地說：「希望我仍能再見到妳，和孩子，阿蘭！——」張權說罷，人已走在門階下。他站在路畔，那裡堆簇着各式花籃和花牌。一種薰然的花香，沖得張權有點醉意的，腳下浮晃了一下。在怔忡間，他才感覺到，自己仍然在冷酷如故的塵世上。

阿蘭在嘴裡，充滿情感和愛意地，伸手向黑夜街頭中，向踏步踽踽而去的張權，聲聲切切地說：「張權，你一切，要保重哦！——」霓虹燈如花綻似的，把所有人所能製造成功的光彩，都開在阿蘭的臉上。她感到，燈光如棘的刺在她的臉肌上。她感到麻癢難當的，眼眶內的淚腺被絞擠得，涇涇地排出如潮的淚水。她默默地，承受着內心的錐痛。她讓眼淚，在夜寒風湧下，毫無抑制的，潑向臉腮和頸脅。她無力而低沉的，用情真意懇的聲氣，由內心由口腔內，頻然地呼喚出來：「張權呵！——」

街頭月，已漸然的冒出雲頭。一斜清輝，把通街都照得，如鍍銀似的幽亮。阿蘭在虫鳴和狗吠的夜空下，仍然呆立的，望向寂寂無人的街頭。張權已遠去了不知多少時候。他的腳步聲，也消失在無盡的空街。在遠遠的所在，夜行的列車，轟然而過。那種攝人心魄的聲音，震得月亮，掛在蒼空中，微然的顫動。阿蘭對着明月，愁愁慘慘地，長長地嘆了一口聲氣。

——張權在客舍的窗沿上，仰望明月的光華，耳畔聽着，夜行列車，相繼的馳過寂靜的夜空。那

種攝人心魄的敲響，震得天上的月亮，也不由的顫抖。大地上未眠的人，也慄然心驚的，隨着火車的嘶鳴，而模模糊糊地，在意識浮沉間，感到月亮已漸次的隱去。人間的鷄鳴，已盈耳地，從四野傳來。在晨霧的瀰漫下，可以見到，日出的景緻，已在山巔的盡頭出現。人們為迎新的一天，正在忙碌着各人的工作。有一群工人，正踩着腳踏車，在屋後的甘蔗園小徑上疾馳。一輛輛的貨車，把貨件運往各自的目的地。一群睡眠惺忪的工人，正由貨車載送到工地去。在鷄鳴狗吠中，已隱見各舍人家，在蓬然升起炊煙。

客棧內，已有早起的人，拽着膠鞋或木屐，在浴廁內外走動。有男人和女人的雜談聲。也有人開動了收音機，在聆聽晨間的音樂和廣播。客棧外，隔着老遠，也聽到小販的叫賣聲，和報童的高喊聲。大型的巴士車馳過時，一種轟然的聲響，震得人在睡意猶未消時，從清夢裡乍然的嚇醒。——張權在夢去夢來間，折騰了一夜，終於轉醒過來，並陳臥在綿軟的床褥上。他一夜所想，都是阿蘭的臉影和倩影。他反覆回憶，昨夜二人絮談時的，每一句話和每一次的情感波動。他感到內心的悵惘，隨着日光普照後，而更然的高漲起來。他懷念阿蘭和她的孩子。他也愛他們。但是，如今若夢醒似的，一切都變成枉然的不真實！他感到，昨夜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是一場夢。夢醒後，只留下空漠的記憶和惆悵。一切均如過眼雲煙的，使人抓不住、記不住的，墜入莽莽蒼蒼的人生歧途裡！

張權洗盥已罷，才伸了伸懶腰，把自己的衣物，稍為整理後，才坐在床沿上，緩緩地，吮煙並吐着氣。房間內寒氣未斂，昨夜的霧珠，仍然在地板上淌動着。房外傳來男女們的談話聲。一個男人，不知何故，在厲聲斥罵着一個女人。女人的啜泣聲不住傳來。四隣的鷄鳴聲漸斂。張權這時候，才翻腕看了看手錶。他記起，他向阿蘭，清楚的提及到，他居停的客棧叫悅來客棧。他也告訴她，在早車的時候，他將回返西城去！

所有這些，綜合起來，使張權對命運，仍然有一種抱持和企望。他希望，阿蘭和她的孩子，仍然會見到他！他希望，這今天，才是感情的起點，而不是結束！他希望，在他離城之前，他仍然可以見到阿蘭。那個他喜歡的女子！——想着想着，他感到，仍有三小時，才是列車開行的時間。如果阿蘭和她的孩子會來，那麼，這三個小時，就是他生命的轉捩點。他要在三個小時內，把夢幻變成事實。他相信阿蘭一定會來的！他相信，她和她的孩子，一定會來的！想到這裡，張權熱切的搓搓手。在房間內繞走一圈。他滿額沁汗的，不住的翻腕看望手錶。

張權終於走出客店的門扉外。他在離開客店前，在雨道，讓他看到冷酷的一幕。一個碩壯的男子，正揪着一個哭得死去活來的女子，在拳打腳踢的敲打着。那女子幾乎被撕破了上衣，但圍觀的人，竟沒有一人出言勸止。張權在沉痛的心情下，提着小籐筐，在不住翻看腕錶的動作下，他失望而迷惘的，往客店的門檻外蹭去。

朝陽的光芒，把一街盡照得，充滿新生活的氣象和活躍感。車水馬龍中，張權看到，代表着新機械時代的轎車，也看到，代表古典和歷史的牛車和人力車。一群人踩着腳踏車，正向沙塵浮湧的街頭蹬去。那裡矗立着一幢肅穆的教堂，晨禱的聲音，喃沉地溢向街外。在沿街所見，除了多數的勞動階級，就是少數衣衫襤褸的流浪者和乞丐。滿街跑動的巴士車，飽滿地載動着各族男女。

張權越過馬路，帶着沉悵不歡的心情，在路畔的茶攤上，坐落下來。這裡打着布篷，把陽光相隔於街外。座上的茶客，都是各族的勞動階級。人們在啜茶的同時，在掀閱着當天的日報。隣屋是一印度廟宇。那裡進出着男女的印度焚香客。幾個印度人，在廟門外兜售鮮花和水果。——張權呷飲着苦澀的咖啡，也嚼食着麵包。他不時翻看腕錶，心裡的沉重，如鉛墜的，使他悵悵不樂。他看錶，知道距離早班列車的開行時間，只能剩有二小時。但是，街上穿梭來往的人群中，他看不到阿蘭和她兒子的踪影。他只感到，早上太陽升起的熱氣，已在各個角落裡漫騰起來。他有點煩躁地，翻掀一下桌面的報紙，同時，眼梢不住的眺望，街對過的「悅來客棧」。那門扉內外，不住的進出着人群，但始終看不到阿蘭母子的身影。一個婦女抱着嬰兒走過。這引起張權內心的一陣騷動，但他定睛一看，那只是他的錯覺。阿蘭母子的影兒，隨着時光的流逝，而仍是杳無踪影。張權低聲地，自嘆着說：「阿蘭，她不會再來了！——」他難堪寂寞的，眼睛放在當日的報紙上。頭條的新聞，自然是，日本軍閥山下奉文被鞠訊的消息。各方聲討之下，這戰爭之虎的名將，勢必要被送上絞刑台。日本方面的消息，是國際法庭，在密鑼緊鼓的，籌措大會審事宜。各方仍在爭議不休，究竟日本天皇將置於何等地位？一方堅持鞠審天皇，另一派則以為不可。天皇的命運，一時成為舉世矚目的大新聞。

張權頗感厭倦的，把新聞報紙推攔一邊。可是，隣屋傳來新聞廣播聲，說的又是同樣的話題。他頭腦裡嗡嗡不休。他實在受不了，這一切，仍然是戰爭歷劫後的遺後氣氛。他受不了，戰爭後，他仍然像是活在戰時裡。仍然飽受着，戰爭殘酷後的喋喋不休。提醒着他，那些已冤死的人，和發動戰爭的人，仍然是人們生活裡的主要話題！

在市集聲頻仍中，張權匆匆提着小籐筐，步履顛簸中，向火車站蹭去。通街都是車聲人影，也可看到，四隅無不是璀璨的陽光。火車站畔的市集，也陸續的湧來人潮。貨車喇叭四響。三輪車人力車喝道的聲音，不絕於耳。——張權走在熾熱的街頭。他內心仍然抱持一絲希望。希望能見到阿蘭母子的出現。但是，他的企望很快就成泡影。阿蘭母子仍是沒有所見。他見到熙攘的人群，紛紛湧向火車站。月台上人影幢幢。搭客和腳伕，都忙亂不堪。送行的人和被送的人，殷殷話別。有幾個老婦人，宛如生離死別似的，擁抱着送行者，哭嚷得極其心酸。

張權神態頹然的，購置了車票，就向寫明着「往西城」的車廂位走去。一大群小販，在提捧着各式土產，向搭客們兜售着。幾個馬來搭客，不知與誰爭奪着座位，在發生口舌之爭。一群人，不分男女，不顧風度和尊嚴地，在爭奪着座位。一個身穿制服的列車服務員，正在詈罵着幾個中國人馬來人。人們在苦酷的天氣下，不住的泌汗。列車內的秩序，到最終才告平緩地恢復過來。

張權好不容易，才在車廂一隅，找到了一個臨窗的座位。早上的陽光，斜照在座位上，使他坐落在椅背上，有一種麻痺燥熱的感覺。他無奈，只好把窗簾拽下過半。他頭腦內的混亂，仍然如濤的湧。他想記阿蘭。想起他的希望和失望。想起他的過去和現在！想起許多許多！但是，越想，內心的鬱結，越難開解。他感到無望的，把頭顱垂下。他耳畔聽到，月台內外的人聲喧攘。他聽到列車，在扯響訊號。一重煙霧，在車頭的煙囪內湧起。訊號聲再次扯動時，月台上的服務員，吹起哨子，並作着手勢，催促搭客，及時的趕往車廂內。列車像蛇長的身軀，稍為蠕蠕似的搖動一下，然後，鉄軌上響起金屬的鏗鏘聲，列車就在氣笛長鳴中，向蒼綠無垠的遠郊駛去。列車逸出了月台，在白花花的太陽下，張權掀起半角窗簾，望向繁華和浮華，互相交織成一片的南城。他想到，在那白雲靄靄之下，就是他所思念的阿蘭所在地。她如今在那裡呢？她母子倆，今後又何去何從呢？人生本來就是一場沒有理路的棋局。誰能知道，這一別，就頓成天涯的張權和阿蘭母子，今後，彼此又會經歷怎樣的人生呢？人生呵，那真是一場無可奈何的角力和掙扎！

列車出了市郊，車勢因地處陡坡，而顯得顛簸不堪。張權在神傷之餘，兀然地感到心胃不適。他有點欲嘔的感覺。但他迅速有平抑嘔吐的衝動。他把頭匍向窗沿，讓陽光和清風，把自己昏沌的心腦晒醒和吹醒。列車內簇擁着各族的人等。人們在聒嘈地談論着自己的話。沒有一個人願意平靜下來。

宛似大家，都在趕赴着一場愉快的遠行。沒有人會想到，還是不久之前，這裡還是日本軍閥試刀的場所！張權放眼荒野外，只見纍纍的荒墳後，盡是燒毀的農舍和壕溝。在山腳的周沿，仍可見到一排炮車被棄置在那裡。

張權在沉思中，痛苦猶未息時，列車突然抽搐一下，全車人在驚駭怔忡中，張權猛然抬頭。他眼睛一熱，頭腦一下子清亮。一個熟悉的身影，在雜沓的車廂內，向他浮游過來。他訝然地驚叫一聲：「阿蘭！」他幾乎有墜在夢鄉的感覺。但眼前的阿蘭，著着水綠色的衫褲，把原來的臉孔，洗淨了脂粉，明明爽爽地，擺放在張權的面前。她一手提着皮篋，另一手抱持孩子。母子二人，在車勢搖晃中，用篤定和專注的眼神，望着在夢幻和現實中掙扎的張權。後者連連喘氣地，臉色由煞白而轉落酡紅。他用顫抖的手勢，表示出他內心的驚疑和喜悅。他良久，才吞嚥着涎沫，說：「阿蘭，妳終於來了。真好！——」他黯啞着聲音說。有一種連他自己，也無法開釋的迷惑和迷惘。

阿蘭明淨的嫩臉上，洋溢着愛情的期待和滿足。她只是抿緊唇線，把一種特有而神秘的微笑，堆湧在滿帶感情的眉宇間。她只是輕悄地，呼喚了一聲「張權！」——張權已証實，這是熙攘的人間，而不是虛佞的夢境。一切都是，爲他而鑿實地顯露在眼前。他感到，普天之下，都充盈着美麗的陽光。空氣是美麗的，人是美麗的！一切都是，那麼的值得戀棧和歌頌。一切都是，那麼溫馨，而使人感覺到生之悅樂！

張權終於，把自己的座位，讓給阿蘭母子坐下。他自己寧願站着，用背脊靠着擠擁的人群。他的心熱烈的跳，渾身發汗。但他是快樂的！一瞬間，他似乎感到，他是人世上最快樂的人！——原來「快樂」是這樣的一回事！張權實在，無法掩抑內心的亢奮。他俯下身，對阿蘭懷中的小孩，逗趣的對他說：「小寶，乖小寶，叫叔叔！——」小孩踢了踢腳，用睜圓的眼睛，望了望張權，又望了望母親。一種陌生感在他的臉龐上描劃着。阿蘭慈愛而溫煦的，對孩子用母親特有的呵哄口吻，對他說：「小寶，乖，快叫叔叔！——」小孩又是踢了踢腳，望了望母親和張權，兩副完全寫着愛意的臉孔。他終於，嘟圓着小嘴，用半含糊的稚音，說：「叔叔！——」

隣座有一個半瞌睡的錫蘭婦人，正在酣夢中，被列車鐵軌傾軋聲震醒。她惺忪轉眼過來，望到小孩在母親阿蘭的懷裡。他正手舞足蹈的，向母親和張權憨笑着。阿蘭和張權，都笑不攏嘴的，彼此在眉目間，綻放着愛情的火花和甜美。大人和小孩都

聚笑在一團。——錫蘭婦人聽不清中國話，她由衷地，用馬來語讚美說：「這孩子真乖俏。是你倆的孩子嗎？呃！——」她瞪弄着詢問的眼光。

阿蘭瞬刻間，把通紅的臉龐，偎在孩子的頭顱上。她滿是羞意的臉孔，讓孩子的頭髮掩蓋住。張權則半尷尬的，對錫蘭老婦聳聳肩。他無言的臉孔上，充斥着甜蜜的笑意。

列車鳴唱着笛音，在長嘯的聲嘶下，終於爬過陰黯的山林，而向陽光明媚的、黛綠青山逸去。——西域就在那，彩雲密佈的蒼空下。

(18)

——全書完。稿於一九八三年新加坡

愛護馬華文學，

請投稿給

『蕉風』！

支持馬華文學，

請立即訂閱

『蕉風』！

*雨

賂耀庭 8月10日的信：

369、370期的稿費已收到，謝謝。

妳來了兩封信，鼓勵我「寫寫散文及小說」，並問我「寫作有多久了」；今天，又剛收到第三封（由家人轉寄），也多了一個「問題」：「原來你在去年考STPM，成績如何？」因此，我決定趕緊回信給妳。

先談我的STPM成績，我得四科特優；目前，在馬大攻讀工程系一年級。由於自己是個理科生，對於平時寫作，常自嘲為「不務正業」。在數字和公理的森林裡尋幽探勝、打獵游泳，固然是一件「高級」的樂事；然，在文學的湖畔邊獨釣，看湖中偶而閃現的頓悟，甚至釣到鱗光閃閃的意象，却也不失為賞心悅目的雅事。

至於我「寫作有多久了」，答案是：兩年半。開始寫，是因為發表慾在作祟；如今「長大了」，雖然世故了些，但對於寫作，我一直很執著，興趣絲毫未減，更重要的，還是那一份責任感（或者，用誇張語法：使命感）在支持著。

可惜，我很寡產；這一點，我很生氣自己。這幾個月來，偶而只寫些散文（一半是因為被妳「迫」出來的），一首詩也沒寫，真氣煞。後來，細加檢討，發覺自己自從學寫詩評以來，每每下筆，總有太多的顧慮。我想，以後寫詩，該「放」一點吧。……

黃潤岳 9月12日的信：

上星期收到374期蕉風，翻遍不見附言，如有所失。想起你那麼忙，又要做工養生，又因興趣要編，那裡來的時間，每次寫短柬，心中也就釋然。我這幾個月，每月有專題要談

。聖經專題都得有根有據，出自聖經。同時自己也要發揮；要發揮又得參看別人的意見。一小時的講演，要花十幾天來準備。既然要看別人的書，順便就做筆記。整理出一份詳細的綱要，自己要再看幾遍。融會貫通了之後，才能上台。因為這是教會內的活動，參加聽講的最多十餘人。有人以為「浪費」，我却心安理得。這原是自己追求，別人願來分享，求之不得。倒不一定要有場面。

這兩個月，我要進聖經學院的夜學部，每週一晚，六次一個課程。近年來，一直做主日學的老師。現在去做學生，想可更多得一些領受。於是又要準備功課了。……

讀大作『蕉風』，才知「現代派」這頂帽子。有一位朋友（當然是蕉風的讀者）很多年前就對我說：「在蕉風的作者中，只有你仍然沒有改變」，他的意思是我仍在寫，也仍寫我的那一套。我大概是五七年開始為蕉風學報寫稿，快卅年了。不講變不變，維持這「欄」已是不易。自從你來信催稿，使我只好老當益壯，鞠躬盡瘁，為你這位老編効力。目前似乎只此一家，其他能停的便停了下來。保留這一個老字號，對我來說，也是值得驕傲的。因此，只要老編要我唱，我就唱下去！我們教會的刊物，由我主編，大約每月出版一次。都是比較硬性的，與我的以「閒」為招牌的專欄，完全不同。有人說全是「牛排」，沒有甜點。我仍堅持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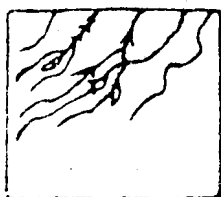
蕉風文藉的郝着陶詩新析，我常常翻來看。毅民先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私心至為佩服。我開始在想，從一個基督徒的立場來讀那組陶詩，可能也會有些心得。今年底或明年初，準備花幾個月時間，認真來思索一番。如他有新書出版，請代我買一本寄來。先此致謝。

祝福

家毅 10月11日的信：

謝謝你的信。上個月自意大利回來至今一直在幫人趕畫一些設計。有空如果寫了些稿，一定會寄給你。很久沒看『蕉風』了，是否還是原班人馬？……

（編按：家毅現在倫敦攻讀建築系。）



* 風訊

◆謝川成所寫的論析文章，一向以現代詩居多，今次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試論小小說的特色』，是他在批評論述方面的一項新努力。本地能夠寫有條有理的批評論述文章的作者太少，因此我們殷切的希望，謝君以及其他的有心人，能夠努力不懈的往這條道路上開創新天地。

◆長篇小說『紅塵』已在今期刊完。從下一期（十二月號）起，我們將連載鍾瑜君的另外一部長篇小說『茫茫夜』，敬請各位留意。

◆在十二月號，本刊也刊出馬華文學資格最老的小說家章暈先生的訪談。章暈先生寫作歷史超過半個世紀，亦是本地讀者最熟悉的馬華作家之一，因此請萬勿錯過下期刊執行編輯與他的訪談。

◆最近也有一讀者，向本刊建議，開闢一個新欄，以介紹馬華寫作人及其創作史。我們認為這在目前來說，是不必要的，因為馬崙君所編的『新馬華文作家群像』（1983年出版），已收入了大多數馬華知名寫作人的生平資料，有興趣者句拿來參考。不過，本刊一系列的「蕉風人物」，倒是可以較為透徹的反映出有關被訪作者的文學見解與創作宗旨。而且，就如我們在上一期「風訊」中所說的，這也是一種為我們孤寂的寫作人打氣鼓勵的方式。

◆在十二月號，本刊也刊出為悼念剛剛故世的法國新浪潮大導演杜魯福的專輯，此專輯將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出現，喜愛電影的本刊讀者，不論是杜迷抑或非杜迷，一定不會錯過。

◆本刊稿費已發至374期，若有作者仍未收到稿酬，請速來信聯絡。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從傳統水墨畫中求變

●周清嘯



鍾正山近照

提起鍾正山，有涉足畫壇的人無不知曉他的大名，他不但是我國名水墨畫名家，也是藝術教育界聞人，現任馬來西亞藝術學院院長曾擔任過台灣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系客座教授，多次出席國際藝術教育會議，近年鍾正山致力於「水墨畫現代化」運動，聯合了馬新港台的水墨畫人士組成「現代水墨畫會」，透過畫展與座談的方式推動現代水墨畫。

鍾正山是畫壇上一位爭論性的人物。他原本畫傳統水墨畫出身，因感於水墨畫受傳統拘束太大，以致羈留在框框中無法創新，因此他推行「水墨畫現代化」運動，希望為水墨畫開拓新途徑，而此運動曾引起不少爭論。

將在隆集珍莊舉行個展

由於身為一院之長，鍾正山為校務而忙，加上他極為珍惜筆墨，近幾年來他的水墨畫甚少展現在展覽會場上，令人頗有難得一見之感。現在，鍾正山決定在吉隆坡集珍莊畫廊舉行個人水墨畫展，這無啻是畫壇的一項喜訊！

此項畫展將展出傳統水墨畫共四十幅，題材有人物動物花鳥，其中動物以馬、牛、虎為主。

根據鍾正山說，這類傳統題材早已給古人畫絕了，如果再畫這類題材，却未能突破古人的框框，不但未能與古人相比，也沒有創作的意義了，所以，他的畫從傳統中求變求新，從構圖佈局的重新設計，再配上新穎的構思，以求為傳統題材帶來新意。

正山的畫強調神而不重於形。他運筆用墨及構圖都頗為大膽，故意破古畫的忌諱而為他的畫帶來獨特的風格。就內涵而言，鍾正山的畫都蘊蓄有他的人生哲理，遂使他的畫更具有深度，愈看愈有意思。

就以他的人物畫來說，其人物的輪廓簡單而不清晰，但人物的神態却生動而富變化，為表現其畫中旨意而有不同的表情動作，畫和字溶成一個主題，而他的字往往有畫龍點睛之妙，正合了「字中有畫，畫中有字」的境界。

像其中一幅畫「一醉解千愁」(見圖十)醉翁倚着酒罈酩酊欲醉，面部表情可感酒意，而醉翁的衣袂飄飄，筆調簡單而意味無窮，加上人物安排在中上，下半面留白，真有醉酒後飄飄然的感覺。

今人畫虎而能傳神的不多，鍾正山是其中一位，他畫虎必缺，為的是求構圖的創新，而虎尾自另一端掃回中央，這一筆令畫面動態全出(見圖十一)。更重要的是虎的各種形態，如兇猛威武，如鬼祟狡詐等等，鍾正山都畫得自然生動，表現出畫神的功力。

其他諸如墨荷、牛牲、老梅、竹、奔馬等畫作，都表現出用墨之嫺熟及運思的精妙，有的用潑墨大筆揮就，表現其粗獷豪邁的一面，有的以乾筆輕掃，表現綫條組合之美，都是有他的意義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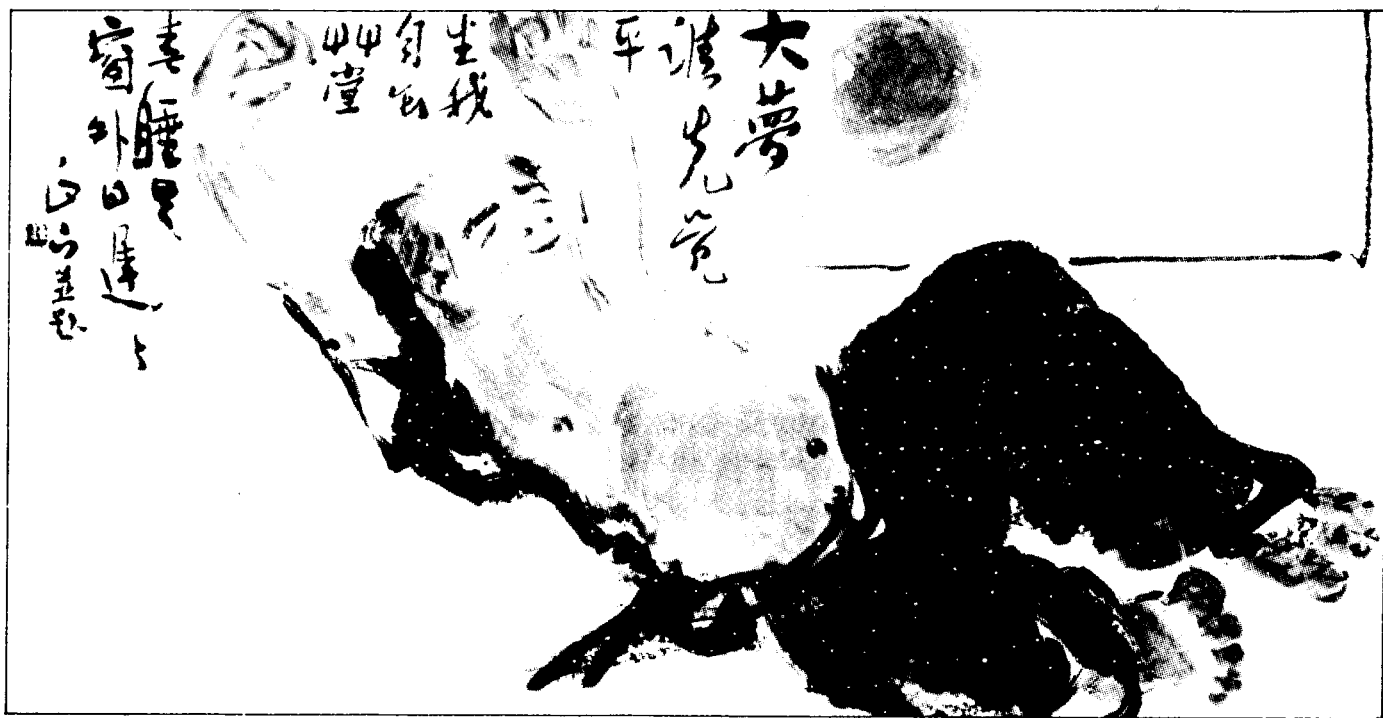
鍾正山的作品將展現在大家面前，相信此次畫展將為畫壇掀起熱鬧的氣氛！

鍾正山人物畫中的趣味

●姚拓

中國畫中的人物畫，在唐朝已有很高的成就。歷代以來，人物畫家輩出。即以近百年來說，人物畫亦相當突出。可是，像鍾正山先生的大寫意的潑墨人物，在人物畫中却不多見。

正山的潑墨人物，與歷代以來的人物畫都不相同。他雖然也畫古人畫過的題材，但他却用了「現代」的手法。例如圖一的「大夢誰先覺」。整幅圖的構圖，有非常「現代」的色彩



大夢誰先覺（圖一）

。簡單的兩條綫，任誰一看都知道它是窗子；猷猷的紅日，懶懶地剛爬上窗口。圖左下方，留了那麼多的空白，却正好襯托出圖右下方的雙褲和雙腳。尤其是那一雙褲子，墨色十分濃厚，使得整幅畫具有穩重的力量。

我不是畫家，也不是畫評家。我所說的都是我的「直覺」。所以，我也不求別人有我一樣的看法。我對正山的人物畫特別偏愛的地方，倒不是圖面的結構與刻意的經營，而是正山人物畫中的「趣味」。仍以圖一為例，我最欣賞的是這個人物的「雙腳」與「腳趾」。尤其是十個圓圓的腳趾頭，笨拙得十分可愛。正山作畫，一向不求「形似」，他數十年來一直所追求的是「神似」。這個愛睡的懶人正在伸懶腰，睡眠朦朧，似醉非醉，確實已達到「神似」的境界。

封三的「獨吟歌曲絕無憂」，像這樣充滿整幅畫面的構圖（四尺宣紙），在前人幾乎是不敢這樣去做的。但正山的這幅人物，巨構之中却顯得十分調和。上半身袒胸露臂，只是潦潦三筆，却把上衣很清楚地表現出來。褲子的線條，用的是「狂草」的簡練筆法，看是無意却是有意，有意之中却又無意。正山對焦墨和水墨的駕馭，可以說已到了純熟的地步。所以，他才能隨心所欲地表現出他心目中的形象。圖中人物的頭部，正山多數以淡墨圖繪，眼、眉、口、鼻，但求神似，故有栩栩如生之感。右手肘下的石頭，正山以濃墨潑成，也許正山正要藉此頑石，顯示出整幅圖的「重量」所在。這幅圖也有濃厚的趣味。它的趣味是「無憂無愁，心地調和，倚石而眠」。大有「天下事，管他娘」的不在乎神情。

正山一向喜歡老子與莊子，所以畫中常常帶有「玩世不恭」，甚至有些「遁世」的意味。圖三的「可嘆浮生人」，我認爲是正山這類遁世形的人物畫代表之一。圖中人物袒胸垂首而坐，一足着地，一足放在橈上（橈子是無形的），手執蒲扇，正在閉目養神。也可以說，他對他周圍形形色色、花花綠綠的世界，一概充耳不聞。正山爲什麼要作這幅畫，我不得而知。不過，在這幅畫中，我倒認爲正山的下意識中，是他對現世界物質生活的反抗。假如有機會的話，我相信他會解脫他自己的一身束縛，然後跑到高山僻野、人烟特少之處，去過他羲皇上人的生活。我不知道這個猜想對不對。



可嘆浮生人（圖三）

不過，我自己倒真是有這樣的想法。

圖四的「丈夫不識字」，用的是寒山子句。此人身枕古籍，翹足斜臥，其怡然自得的神情，把寒山子所欲表達的「禪意」，表露無遺。圖中人物似乎已與天地合而爲一，却又享受了天地間的「與世無爭」的至上快樂。也許這正是正山所欲表達的畫意與禪意。是耶非耶？有待高明。

圖五的「洗耳」，充滿詼諧趣味，是「洗耳恭聽」，還是「充耳不聞」，任讀者去猜好了！濃色潑墨的雙褲，極其自然穩重，左手挖耳，右手攀右腿，上身略向左側，臉部神情至爲逼真。我認爲這一幅四尺巨構，是正山的傑作之一。

圖六的「不作嗟來客」，充份表現出這位乞食者的傲骨。這種傲氣，表現在他的眉目之中。他爲什麼手持竹桿，我想，正山大概有意用「竹桿」的「節」，以表示這個人的「氣節」。整幅人物的重心，在於他的背部及臉部，濃淡有緻，次層分明。

圖七的「李鉄拐造像」，另有一種趣味。破衲赤足，雲遊四方，身背酒葫，無牽無掛，好像是遊戲人間，却與天地合而爲一。整幅圖的結構至爲奇特。

圖八的「牧童與水牛」，最精彩的地方，是那隻老牛的「雙眼」，似乎滿懷幽怨，道不盡一生的艱苦與辛酸。回首看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老牛一條？

圖九的「打起黃鶯兒」，趣味是「美」。與古詩配合得恰到好處。黃鶯的「眼」與「嘴」，都富有含意。

封面的「立天下之正位」，我想是正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衣服是狂草式的，衣領及雙鞋却用濃墨塗成，使圖中人物有千鈞之力。臉部表情，至爲嚴肅。這幅人物，亦爲四尺巨構。大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氣概。

其他各圖，在此不一一剖析。不過，正山的每一幅畫，不論是荷花、梅花或竹子，甚至是一鳥一木，都有正山的思想在內。他不單單是畫畫，他已經把他的人生觀，注入在他的作品之中。

把正山喻之爲現代的一大畫家，誰曰不宜



丈夫不識字（圖四）



竹



洗耳 (圖五)



不作嗟來客（圖六）



後休村東
任君居行以印出凡

抱青龍人間王上
和聖一悟真定脫羅羅
為才衡獨造像此幅最佳心

李鉄拐造像（圖七）



牧童與水牛（圖八）



打起黃鸝兒
啼時胡蝶飛
尋芳不似
春遊西
戲寫

打起黃鸝兒（圖九）

一醉解千愁
醉意難多
偶然
可忘
真
難求
心山



一醉解千愁（圖十）



虎（圖十）



留得殘荷聽雨聲



惟有飲者留其名

此畫寫飲者留其名

唐詩心山

高瞻遠矚
志在千里
安馬以
濟世常
有三道外
收獲
正山補白



高瞻遠矚



怒目看人間



白梅
 人不知
 古人也

梅老逾潔

馬來西亞柔佛州
 方學院
 馬華文學

久住寒山
 凡幾秋
 獨吟歌曲
 絕無憂
 錢
 一粒
 伽陀
 葉
 地調
 和係
 五部
 山



獨吟歌曲絕無憂 鍾正山



坐虎 鍾正山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封面說明：玄天地之正位 鍾正山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per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